思無邪匯寶

拾壹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歡喜冤家（下）／明・西湖漁隱主人　編

思無邪滙寶 ㊗㊀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歡喜寃家］(下)

／明・西湖漁隱主人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叢書總序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㊉㊀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㊷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歡喜冤家」

（下）

明・西湖漁隱主人 編

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事到頭來不自由。　水流花謝兩休休。
齊女守符（節）沈巨浪。　綠珠仗義墜危樓。
每美虞姬全節義。　却嫌蔡琰事羌酋。
王嬙肯棄千金體。　西子傾吳一旦休。

話說關西一個經紀。喚名蔡林。到了三十歲上。方纔娶得個妻子。叫名玉奴。年紀恰正二十歲。生得有七八分容貌。夫妻二人十分眷戀。這王玉奴爲人柔順聰明。故此蔡林得意着他。其年玉奴母親四十歲。玉奴同丈夫往岳丈家拜壽。丈人王春。留他夫妻二人。陪衆親友吃酒。過了兩日。蔡林作別岳父母。先自歸家。留妻子再在娘家住幾日來便了。玉奴道。你自歸家做生意。我過兩日自己回來。不須你來接我。蔡林去了。

玉奴又在娘家耍了兩日。遂別了父母。逕往家取路而回。未及行得里餘。只見。

狂風急至。驟雨傾來。杏花遍野。正好農忙。水綠平堤。不妨魚釣。是吾爲政。閒中遣婢梳頭。於物無妨。臥裡看妻檢藥。酒因病禁。詩爲愁吟。黃鸝被濕。雙雙跳入深枝。白鷺劇乾。一一獨宿寒渚。隔林曉梵。稍欣寺有殘僧。此屋晚炊。且喜巷無饑婦。童子支吾以烹茶。道人研硃而點易。書卷爲巢。陸放翁之作記。燈光如水。(月)魯男子之閉門。漏添海水。滴宮漏之長宵。鐘以(響)寒山。到客船而夜半。行人盡避於人家。遊客忙投於酒市。

玉奴見雨來得大。連忙走入一寺中。山門裡檯上坐着。心下想道。欲待轉到娘家又不能。欲待走到夫家路尚遠。又無船隻可通。那有車輪到

此。悶得慌將起來。進退兩難。如何是好。初時還指望天晴再取。不想那雨盆傾一般。倒將下來。那平地水深三尺。教這孤身婦女怎不愁煩。不想一時天色晚了。玉奴無計可施。左右一看。見金剛脚下儘好安身。不免悄悄躲在此處。過了今宵。明日再取。還自席地而坐下。須臾。只見寺裡兩個和尚。在傘下拿一盞燈籠。走出來閉山門。把山門拴了。在兩邊一照。玉奴無處可藏。忙走起來。道個萬福。道。妾乃前村蔡林妻子。因往娘家而回。偶值大雨。進退不能。求借此間。權留一夜。望二位師父方便則個。原來這兩個和尚。一個喚名印空。一個喚名覺空。是一對貪花好色的元帥。一時間見了一個標致青年的婦人。如得了珍寶。還肯放過了他。那印空便假意道。原來是蔡官人的令政。失敬了。那蔡官人常到小房耍子。與我二人十分契厚的好友。不知尊嫂在此。多有得罪。如今既得知了。豈有放尊嫂在此安置的道理。況尊嫂必竟受饑了。求到小

房素飯。玉奴道。多承二位師父盛意。得歸家與拙夫說知。來奉謝便了。只求在此權坐。餘不必費心。覺空道。你看這地下。又有水進來了。印空道。少頃水裡如何安身。我好意接尊嫂房中一坐。不必推却了。印空道。師兄。你拿了傘與燈籠。我把娘子抱了進去便了。言之未已。便上前一把抱了就走。玉奴叫道。師父。不可如此。成何體面。他二人那裡聽着。抱進了一個淨室。推門而入。已有一個老和尚。先與兩個婦人。在那裡頑耍。覺空叫。師父。如今一家一個。省得到晚來奪。老和尚一見。看道。好個青年美貌的人兒。先與我師父拔個頭籌。那二空那裡肯。竟把玉奴撳倒在禪椅上。鬆他鈕扣。褪他繡裩。覺空掀住。印空挺着小和尚。往裡一湊。一把抱住就弄。玉奴掙得有氣無力。再三求饒。那裡睬他。玉奴無奈。到此地位。動又難動。叫又沒幹。忍羞含怒。揩着兩淚。憑他弄了。印空拔了頭籌。覺空又上。老和尚上前來爭。被覺空一推。跌個四脚朝天。半日

爬得起來。便叫那兩個婦人道。乖肉。這兩個畜生不仁不義。把我推上一交。你二人也不來扶我一扶。一個婦人道。只怕跌壞了小和尙。那一個道。一交跌殺那老禿驢。三個正在那裡調情。不想玉奴被二空弄得淫水淋漓。癡癡迷迷。半晌開口不得。二空放他起來。玉奴穿了衣裙。大哭起來。兩個婦人上前勸道。休要愁煩。你旣來了。去不得了。玉奴道。我如今醜已出盡。只索便了。如何去不得。二空道。我這佛地上。是沒邊沒岸的世界。只有進來的。那裡有放你出的道理。你今日遇了我二人。是前世姻緣。從今死心搭地跙(跟)着我們。你要思想還家。今生料不能了。玉奴道。今晚已憑二位尊意了。明早千萬放奴還家。是師父恩德。連忙拜將下去。三個和尙笑將起來。道。今晚且完宿緣。明日再取。忙忙打點酒食勸他吃。玉奴敢怒而不敢言。只不肯吃。兩個婦人再三勸飲。沒奈何。只得吃了幾杯。兩個婦人又道。奴身俱是好人家兒女。也因撞

着這兩個賊光頭。被他藏留此處。只如死了一般。含羞忍恥過了日子。再休想重逢父母。再見丈夫面了。玉奴見他們這般一說。也沒奈何。想道。且看後來再取。且說這老和尚。叫名無礙。當晚便要與玉奴一睡。覺空印空各人摟了一個進房去宿。無礙扯了玉奴進房。沒法取了。只得從他完事。後來三對兒。每日夜。捉對兒飲酒。拈鬮兒宿歇。過了幾日。那蔡林不見妻子還家。往丈人家接取。見了岳父母。道。玉奴爲何不出來見我。王春夫妻道。去已八日矣。怎生反來討妻子。蔡林道。幾時回來。一定是你嫌我小生意的窮人。見女兒有些姿色。多因受人財禮別嫁了。王春罵道。放屁。多因是你這畜生窮了。把妻子轉賣與人去了。反來問我討人。丈母道。你不要打死了我的女兒。反來圖賴。便跌天跌地。哭將起來。兩邊鄰舍聽見。一齊來問。說起原故。都道。果然回來了。想此事必竟要涉訟了。遂一把扭到縣中。叫起屈來。太爺聽見。叫將進來。王春把

女婿情由一訴。太爺未決。王春鄰舍上前。一口兒齊道。果係面見還蔡家去的。蔡林稟道。小的住的又不是深房宅院。只得數椽小舍。就是回家。豈無鄰舍所知。望老爺籤喚小人鄰人一問。便知詳細。知縣差人拘蔡家鄰舍來問。不移時四鄰皆至。太爺問你。可知蔡林妻子幾時回家的。那四鄰道。蔡林妻子因他丈人生日。夫婦同往娘家去賀壽。過了幾日。見蔡林早晚在家。日間街坊生意。門是鎖的。並不曾見他妻子。已有半月光景。門是鎖的。王春道。老爺。他謀死妻子。自然買囑鄰居。故此與他遮掩。知縣道。也難憑你一面之詞。但王春告的是人命。事情不小。把蔡林下獄。待細訪着再審。登時把蔡林。不由分說。竟扯到牢中去了。那兩邊鄰舍與王春。一齊在外。不時聽審。這蔡林生意人。一日不趁。一日無食的了。又無親友送飯。難道在監餓死不成。還幸喜手藝高強。不是結網巾。浼人去賣。便是打草鞋。易米度日。按下不提。且說玉奴。每日囚

於靜室。外邊聲息不聞。欲待尋個自盡。又被兩個婦女勸道。你總然到此。我你一般的人了。尋死。丈夫父母也不知道。有寃難報。但是我和你在此。也是個緣分。且含忍守着。倘有個出頭日子。亦未可知。倘你府上丈人女婿尋你之時。兩下推托。自然涉訟。倘你一死。終無見期。可不夫父二人終沈獄底。怎得出頭。還且依奴言語爲上。玉奴聽了。兩眼流淚。道。多謝二位姐姐勸解。怎得忍辱偷生。便不知這個什麼寺裡。有這般狠和尚。一個婦人道。奴家姓江。行二。這位是郁大娘。我是五年前到此燒香。被老和尚。喚名無礙。誘入靜房。把酒(藥)做的酒。放於花糕內。吃了幾條。便醉將起來。把我放倒床上如此。及至醒來。已被淫污了。幾次求。只是不容。那兩個徒弟。面有麻點的。叫名印空。另號明月。就是先奸你的。後邊這個叫做覺空。別號清風。我來時都有婦人的。到後來病死了一個。便埋在後面竹園內了。又有一個也死了。照如此埋。這郁大

娘。也是來燒香。被明月清風二秃。推扯進來上了路。便死也不放出去了。這寺名雙塔寺。有兩房和尚。東房便是這裡。聞西房又是好的。如今說不得了。我們三個兒。且含忍着。或者惡貫滿盈。自有個報應在後。正說間。只見二空上前。摟摟抱抱。把三個婦人弄得沒法。正是。

每日貪杯又宿娼。　風流和尚豈尋常。

袈裟常被胭脂染。　直掇（裰）時聞花粉香。

按下不提。且說覺空一日正在殿上閒耍。只見一個孤身婦人。手持香燭。走進山門裡來。覺空張了一雙餓眼。仔細一看。那婦人年紀有三十五六了。一張半老臉兒。且是俏俐（麗）衣衫雅淡。就如秋水一般。清趣之極。舉着一雙小小脚兒。走進殿上。朝佛燒香點燭。拜了幾拜。起來道。請問師父。聞知後殿有個觀音聖像。却在何處。這一問。抓着覺空癢處。便想道。領到那邊。三個又奪。付之偏倍（僻）這一個兒也不妨。忙

道。小娘子。待小僧引導便是。那田寡婦只道他是好心。一步步振入了煙花寨。進了七層門。到一小房。果有聖像。那田氏深深下拜。覺空回身。把七層門都上了拴。走將進來。田氏道。多蒙指引。告辭了。覺空道。小娘子裡邊請坐待茶。田氏道。不敢打攪。覺空說。施主到此。沒有不到小房待茶的理。田氏道。沒甚怖(佈)施。決不敢擾。覺空攔住回路。那裡肯放。田氏只得又走一房。極其精雅。桌上蘭桂名香。床上梅花紙帳。只見覺空笑嘻嘻捧着一個點心盒兒擺下。又取了一杯香茶。連忙道。請。田氏道。我不曾打點香錢奉送。怎好無功受祿。覺空笑道。大娘子不必太謙。和尚家的茶酒。都是十方施主的。就用些也不費僧家的己鈔。請問大娘子高姓。田氏道。奴身姓田。丈夫沒了七年了。守着一個兒子。到了十五歲了。指望他大來做些事業。不想上年又死了。孤身無倚。故來求佛賜一個好結果兒。覺空笑道。看大娘子這般美貌。怕沒有人來求娶

你。田氏不答。不期喫了幾條花糕下去。那熱茶在肚裡發作起來。就是喫醉了的一般。立脚不住。頭暈起來。道。師父。爲何頭暈眼花起來。覺空道。想是大娘子起得早了些。無人到來所在。便在小床一睡。如何。田氏想了道。中了禿子計了。然而要走。身子跌將倒來。坐立不住。只得在桌上靠着。那禿賊把他抱了。放在床上。田氏要掙。被酒力所困。那裡遮護得來。只得半推半就兒。順他做作。那禿賊解開衣扣。褪下小衣。露出一身白肉。喜殺了賊禿。他便恣意兒幹將起來。

怨鶴離鸞狗禿。滚魚渴鳳妖嬈。初起半推半就。漸漸越湊越騷。初然花心蜂採。後來雨應枯苗。上下的光頭齊動。東西的兩奶頻搖。白腿架僧肩。竟似瓜邊兩藕。光頭擂玉乳。渾如蒲撞雙瓢。問一聲大娘子。這般可好。答一聲好師父。手段直高。

大娘子不耐煩。雲停雨住。小賊禿正暢美。莫要粧喬。弄得落

紅滿地無人掃。只怕深夜柴門帶月敲。

那田氏把酒都弄醒了。道。師父。我多年不曾如此。今日遇着你。這般有趣。怪不得婦人家要想和尚。你可到我家常來走走。覺空事完。放起田氏。道。你既孤身。何須回去。住在此處。日夜與你如此。又何須擔驚害怕。到你家來。倘然被人看出。兩下羞臉難藏。如何了。田氏道。僧房無內外。倘被人知道。也是一般。覺空道。我另有外房。這間臥房是極靜的幽室。人足跡不到的所在。誰人知道。田氏道。如此也使得。待我家去取了必用之物到此。方可盤桓幾時。覺空問道。是什麼必用之物。田氏道。梳粧之具。必不可無。覺空開了箱子。取出幾副鏡抿花粉衣服。悉是婦人必需之物也。去掇出一個淨桶。道。要嫁女兒也有在此。田氏見了一笑。把和尚照頭一扇子。道。看你這般用心。是個久慣偷婦人賊禿。覺空笑道。大娘子也是個慣養漢婆娘。田氏道。胡說。覺空道。既不慣。爲何方纔將

扇子打和尙。兩個調情掉趣。到午上列下酒餚。二人對吃。摟抱親嘴。高了興便幹。覺空只守了田氏。竟不去爭那三個婦人。印空知他另有一個。也不來想他。把三個輪流奸宿。一夜該玉奴陪無礙歇。玉奴因思家心切。只是一味小心承順。以求放歸。再不敢一毫崛(倔)強。以忤僧意。這無礙見他如此。常起放他之心。然恐事露。敢而不敢之間。到上床之際。又苦苦向無礙流淚。無礙說。不是出家人心腸更毒。恐一放你時。倘然你說出原由。我們都是死了。玉奴道。若師父肯放奴家。我只說被人拐到他方。逃走還家的。若說出師父之事。奴當肉在床。骨在地。以報師父。無礙見他立誓眞切。道。放便放你。今夜把我弄個快活的。我做主放你。玉奴喜道。我一身淫汚已久。任憑師父所爲便了。無礙道。你跨上我身。我仰臥着。你弄得我的來。見你之意。玉奴就上身跨了。湊着花心研弄。套進套出。故意放出嬌聲。引得老和尙十分興動。不覺洩了。玉奴

扒下來道。如何。無礙道。果是有趣。到五更。還要這般一次兒送行。玉奴道。當得。玉奴倒摟了無礙。沈沈睡了。一到五更。玉奴恐他有變。把無礙推醒。又弄將起來。無礙道。看你這般光景。果然要去了。玉奴道。只求師父救命。須臾事完。玉奴抽身。穿了衣服。取了梳具。梳洗完了。叫起了無礙。無礙一時推悔不得。道。罷。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只是從(有)到此的。決無生還之理。萬萬不可漏洩。玉奴忙拜下去。蒙師父釋放。豈敢有負盟言。無礙便悄悄兒領玉奴。一層層的到了山門。開得一路兒。道。你好好去罷。玉奴認得前路。逕奔夫家。這無礙重新閉上山門。一路兒重重關上。再不把玉奴在他們面而(前)說起。且說玉奴走得到家。天已微亮。把門一看。見是鎖的。却好一個貼鄰起早往縣前公幹。見了玉奴。吃了一驚道。蔡娘子。你在何處。害丈夫坐在監裡這幾時。玉奴見說丈夫在監裡。撲睃睃掉下淚來道。奴今要見丈夫。不知往那一條路去。

那鄰居道。我今正要往縣前。可同我去。二人取路而行。一路上將二空之事。一一說了。已到縣前。領他到了牢中。蔡林見了妻子。吃了一驚道。你在那裡。害我到此地位。玉奴將所事一一說了一遍。滿獄通恨那二空。登時那禁子上堂稟明。取出蔡林夫妻一問。玉奴將前項事一一訴明。縣公大怒道。他寺中共有幾房。玉奴云。聞有東西二房。西房是好的。實不知詳細。知縣把二人帶起。喚打轎。逕往雙塔寺擡來。寺裡鳴鐘迎接。知縣逕到東房。分付把房頭細搜。公人一齊打進。一層層打得個透徹。拿出三個婦人。三個和尚。兩個道人。三個行者。道內中都搜到。並無人了。知縣又着人到竹園內。掘出兩個婦人屍首來。縣公又到西房叫搜。只見幾個青年讀書的秀才。俱是便服。道。老父母。東房淫污不堪。久恨於心。今蒙洞燭。神人共喜。這西房。門生們在此攻習書史。實是淸淨法門。門生們向時有感。有俚言八句爲證。

東房每夜擁紅粧。　西舍終宵上冷床。
左首不聞鐘磬響。　右廂時打木魚忙。
東廚酒肉腥羶氣。　此地花燈馥郁香。
一座山門分彼此。　西邊坐也善金剛。

縣公看罷。道。諸兄見教。也罷。忙把左右喚傳回衙。逕上公堂。道。郁氏。他怎生騙你到他房內。郁氏道。老爺。婦人到寺燒香。被明月清風二禿。蠻推緊扯。到他內房強奸了。再也不放出來了。玉奴恐江氏說出無礙情由。便道。老爺。不須細問。都是二禿行爲。與這老和尚一些無干。婦人若不是老僧憐放。就死在寺中。也無人知道。江氏會意道。老爺。就是埋屍。也是（報他一放之恩）印空覺空二人。縣公問明。道。把無礙釋放還俗。把兩個婦人屍首。着地方買棺收殮。江氏郁氏田氏。俱發寧·家。道人行里。(者)各歸原籍。把東房產業。着西房管下。出銀一百兩。助修城池。發放蔡林夫妻。到

岳丈家說明此事。以完結案。把二空各責四十板。定了斬罪下獄。以待部文取決。判曰。

審得雙塔寺僧覺空印空。色中餓鬼。寺裡淫狐。見紅粉以垂涎。睹朱顏而嚥❶吐。假致誠而邀入內。眞實意而結同心。教祖沙門。本是登岸和尚。嬌藏金屋。改爲入幕觀音。抽玉笋。合掌禪床。竟做陽臺之夢。托金蓮。舒情繡榻。混爲巫楚之場。鸛入鳳巢。始合關睢之好。蛇遊龍窟。豈無雲雨之私。明月豈無心。照霜閨而寡居不寡。清風原有意。入朱户而孤女不孤。併其居。碎其軀。方足以盡其恨。食其心。焚其肉。猶不足以盡其辜。雙塔果然一榻。兩房併作一房。婦女從此不許入寺燒香。丈夫縱容。拿來一併治罪。

判訖。秋後市曹取決。那幾家受他累的。把他屍首萬千□辱。把他光頭

登時打得稀爛。正是。

只道伽藍能護法。　誰知天算怎生逃。

自古不秃不毒。不毒不秃。惟其頭秃。一發淫毒。可笑四民。偏不近俗。叫秃爲師。遇俗反目。吾不知其意云何。

總評

天下事。人做不出的。是和尚做出。人不敢爲的。是和尚敢爲。最毒最狠的。無如和尚。今縉紳富豪。刻剝小民。大斗小秤。心滿意足。指望禮佛。將來普施和尚。殊不知窮和尚雖要肆毒。力量不加。或做不來。惟得了施主錢財。則飽暖思淫慾矣。又不知奸淫殺身之事。大都從燒香普施內起禍。然則普施二字。不是求福。是種禍之根。最好笑當世縉紳。所讀何書。尚不知異端二字。現今白蓮無爲天主等教。是亂天下之禍根也。戒之。戒之。

校記

❶「嚥」原作「燕」，據正續本改。

第十二回　汪監生貪財娶寡婦

富貴從天不自由。何須妄想苦貪求。
庸愚癡蠢朝朝樂。伶俐聰明日日憂。
彭祖年高終是死。石崇豪富不長留。
人生萬事皆前定。勉強圖謀豈到頭。

話說嘉興府秀水縣。有一監生。姓汪。名尙文。別號雲生。年長三十歲了。他父親汪禮。是個財主。原住徽州。因到嘉興開當。遂居秀水。那汪禮有了錢財。便思禮貌。千方百計。要與兒子圖個秀才。爭奈雲生學問無成。府縣中使些銀子。開了公摺。便已存案。一上道考。便掃興了。故此汪禮便與他充買附學名色。到南京監裡納了監生。倒也與秀才們不相上下。就往南京坐監。不期這年五月間。時疫相染。這汪禮夫妻。并雲生妻

子。一齊病起。三人相繼而亡。家人們一面治棺入殮。一面飛也報到南京。雲生得知這個消息。大哭起來。登時出了丁憂文書。即日起身。趕到家中。俯棺痛哭。遂有詩曰。

哭罷爹來哭罷娘。妻兒哭得更悲傷。
其間孝順和恩愛。都在哀中見肚腸。

此時便開喪追薦。一應喪儀已畢。出棺安葬。凡事皆完。歸家料理。把當中盤過。停了當業。只聽取贖。雲生爲人不比汪禮。是個酸澀慳吝之人。故此銀子只放進不放出。俗語叫名挾殺雞。放放恐飛了去。這般爲人。豈能受享。那家人們一日止給白米六合。丫鬟小使給半升。如此尅減。那食用之間。一發不須講起。有人背後寫了四句詩兒。黏在他的大門上去。

終朝不樂眉常皺。忍饑僨(攢)得家貲厚。

錙珠（銖）捨命與人爭。人算通時天不湊。

雲生見了。大笑起來。也寫四句貼在門上道。

生平不肯嫌銅臭。通宵算計牙關鬬。

揚子江潮翻酒漿。心中只是嫌不夠。

以後人人曉得他是個澀鬼。遂取一個渾名皮抓擒。言其水濱（賔）不漏之意。這雲生一發臭吝起來。恰好一日坐在家中。申時光景。那天起一陣狂風。烏雲四合。登時下起雨來。

但見雲生東北。霧起東南。農人罷其耒耜。旅人滯其行裝。萋萋芳草。思楚國之王孫。淡淡清楓。望漢皐之神女。蓋已預驚蠶病。何言特爲花愁而已。足不見園。堆案久無招飲帖。心忘探節。閉門聽斷插禾歌。焚蕓香而辟濕。燒蒼木而收溫。懶慵稱意。行客懷愁。閉門且展閒書。安枕恍如春夢。

這雨直落到傍晚。越覺大了。雲生見天晚雨大。自己同了兩個家人。出來閉門。只見門樓下。歇着一乘女轎。中間坐一個穿白的婦人。又見一個後生。戴頂巾兒。也穿素服。又有兩個家人。扛着一架食羅。那後生見汪雲生出來。知是主人。連忙上前施禮道。只因避雨。攪擾尊府。實爲罪甚。雲生答曰。不知尊駕在此。有失迎候。裡邊請坐纔是。不知足下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弟姓王名喬。轎裡邊的是舍妹。因舍妹夫華子青不幸棄世。今日正是三週年。與舍妹同往墳上祭奠。不想回來遇了這般大雨。一時間路遠。又去不得。如今正待拿了三百文錢。去尋一間空屋。借歇一夜。明早便行。不知尊府可有這樣一間空房兒麼。雲生想道。有三百文錢便留他歇一夜。落得趁他的。只恐他這幾個人要酒飯吃起來。倒不好了。便道。就有空屋。晚間炊煮未便。王喬便道。食羅內酒盒都有。只要借間空所便是。明日黎明就行。雲生道。這般大雨。不便出門去尋。

無錢便。是不留

若不棄草舍。不若權宿一宵。如何。王喬忙道。若得如此。實爲陰德了。忙取了三百文錢。送與雲生。雲生說。豈有此理。兄倒俗了。決不肯受。王喬說。若尊處不收。小弟亦不敢相擾府上也。雲生見他如此說。便道。既如此。權收在此。分付。快擡了大娘子到後廳上去。雲生同王喬到後廳。重新施禮。轎兒裡走出一個嬌嬌滴滴青年美色婦人。上前施了一禮。雲生回揖。連忙把眼看他。一雙小脚。穿着一雙白綾鞋兒。眞如小小一瓣玉蘭花兒。心下十分愛極。又把臉兒一看。生得。

芙蓉爲面柳爲腰。兩眼秋波分外嬌。
雲鬢輕籠身素縞。白衣大士降雲霄。

那隨來的家人。連忙食羅中取出一對大燈燭。着汪管家點在堂前。擺下兩副酒盒。男左女右。請雲生坐了。雲生假意不坐。王喬一把扯定不放。雲生坐在下邊。與王喬對飲。這王氏自己喫了幾杯。將酒餚散與家

人轎夫去了。雲生見王氏喫完。忙分付打點被褥在西邊側房。與王氏歇了。這王喬與雲生答話兒喫着。雲生問道。令妹丈在日。作何事業。王喬道。說起也話長。先妹夫在日。是個快活人。只因他父親在日。掙下萬頃田園與他。不期五年之間。他父母都亡了。並無族屬枝葉。先妹夫想起家緣。年將三十。尚無子嗣。又無宗枝承立。倘然無了後代。這家緣丢與何人。只爲兒女心急。把這性命來弄殺了。如今止丢下舍妹。今年纔得二十五歲。怎生守得到老。即使到老。這家私又無人承召。故此今朝去祭奠了先妹夫。以後要尋一個有造化的丈夫。送他這個天大家緣。雲生聽了這幾句話。就是螞蟻攢(鑽)了他心一般。登時癢將起來。道。誰人做主嫁他。要用多少財禮。王喬道。財禮誰人受他的。也沒人作主。只是小弟倒要隨舍妹去的。這些田地產業。從先妹夫去世。都是小弟收管。那人上拖欠。也須小弟催徵。故此小弟也要同去。雲生笑道。小

弟失偶。尚未續紘。若是不嫌。求兄作伐。如何。王喬道。原來沒有令政。只是舍妹貌醜。恐沒福消受府上這般受享。若果不棄。小弟應承是了。不須一毫費心。只要揀個日辰。小弟送來便了。雲生道。承兄金諾。不知令妹心下未必。王喬說。放心。都在小弟身上便是。雲生大喜。倒把酒兒勸着王喬。喫到三更。方纔兩下安歇。各人俱睡了。不提。到了次日。王喬借出粧具。男女各各穿戴完了。正待作謝起身。只見雲生連忙出來施禮留坐。王氏不肯坐。作謝上轎逕行。雲生見王氏去了。道。王兄。親事敢是不妥麼。王喬道。正是妥了。不好在此坐得。只求個吉日。小弟同來。雲生把。(道)日子已揀了。只是待(怠)慢。怎好又唐突。王喬道。兄倒不消如此。既是愛親做親。不須謙遜。分付那一日是了。雲生說。三月十五。是個陰陽不將黃道吉日。還是到何處迎親。王喬道。往水路來。只在水西門外。也不多幾步了。待小弟先來通問便了。雲生扯住。留喫早飯。王喬

道。舍妹等久了。後來正要在府上打擾。何必拘拘如此。雲生假脫手兒放了。送出大門。那兩個家人擡了食籃。隨着去了。雲生進到內房想了一會。道。好造化。一個銅錢也不破費。反得了三百文。又喫了他半夜酒。又送個花枝兒一般的美人。還有偌大家緣。實是難得。想我命中該是這般。那富貴便逼人來了。看看又是三月十五日。雲生想道。今已及期。只是那王兒又不見。又不知他家住在何處。那日失算了。着一個人隨他去。認了住場。方有下落。如今若是不來。只好空歡喜一樂。(番)心下悶悶不落。(樂)走進走出。心中不安。直待午後。只見王喬穿了新衣。走入門來。雲生見了。就是見了寶一般。慌忙走下階來。拱到堂上相見坐下。雲生道。小弟正在這裡自悔。前番不曾着一小价送到府上。今日若來相請。無由而來。重(垂)蒙再降。使小弟不安之甚。王喬道。船住水西門了。不知是那一個時辰。雲生道。日沒酉時。是金匱黃道。即時

分付手下。打點迎婚之事。心下諸凡要省。事到其間。未免要用銀子。不怕你肉割了。一時間時辰已到。把新娘擡至堂上。下轎拜了天地神祇。化了紙馬。揭去巾扇。露出那花容月貌。愈加比前番嬌媚了幾分。

玉貌亭亭髮似雲。　翠眉淡淡點朱唇。

一雙俊眼含嬌媚。　三寸紅連(蓮)半捻春。

雲生見了。魂飛天外。須臾擡進八個皮箱。十分沈重。排在房中。雲生算計。並不請着親鄰。只與王喬兩夫妻合着一桌酒。就在房中坐飲。吃到二更。王喬辭了下樓去。送在書房中宿下。新郎新婦。未免解衣就枕。

只見二人雖舊。兩下重新。一個駕鶴乘鸞。一個攀龍附鳳。一時間。巫雨會襄王。片刻間。彩雲迷楚岫。金蓮高架。水津津不怕溢藍橋。玉笋輕抽。火急急那愁燒妖廟。口對口。舌尖兒不約而來。腿夾腿。那話兒推來又去。久已離鸞。今夜不能罷手。

向成渴鳳。何時方得能丟。雖然交淺。實是情深。

直至五更。方纔着枕。次日梳洗已畢。王氏將八箱之匙齊開。與雲生逐件件看過。衣服首飾。金寶珠玉。滿滿八箱。又將田地原契。一併與雲生收下。雲生心暗歡喜。也將前妻箱鑰交付王氏。併自己積下三千餘兩。亦交付妻子收下。自此夫妻二人。如魚似水。步步不離。好生恩愛。正是。

守己不求過分福。　安居惟樂自然春。

這王氏嫁到汪家。將五十日。恰遇端陽佳節。汪雲生只是家常淡飯。並不設酒做節。王氏只暗地一笑。便道。聞知煙雨樓上看龍船。極是美觀。我心中要去一看。你可肯麼。雲生想道。去看未免又要破費幾錢船錢。只因心愛了他。慳吝不得。道。使得。即時吃了午飯。夫妻二人上船去看。分付王大舅照管家下。王氏將匙鑰都付與王喬收了。一船直至煙雨樓前。上岸登樓一望。但聞得金鼓之聲。震驚數里。

梅天欹雨。萱草舒花。畫鼓當湖。相學魚龍之戲。彩舟競渡。咸施爵馬之儀。旗影如雲。浪花似雪。上下祠前戲紙。去來湖上嘔(謳)歌。於是罷市出觀。皆爲珮(佩)蘭賽(簪)艾。登舟遠泛。無非疊翠偎紅。梔子榴花。並綰同心之結。香囊羅扇。相遺長命之絲。短笛横吹。相傳弔古。青娥皓齒。略不避人。分曹得勝。識爲西舍郎君。隔葉聞聲。知是東鄰女伴。杏子之衫污酒。藕絲作攬(纜)留船。檢點繁華午日。歡於上巳。殷勤寄省。昔年同是阿誰。而樹裡樓臺。列户皆懸蒲艾。堤邊羅綺。無心更去鞦韆。待月願遲。聽歌恨短。及時行樂。故從俗子常多。睹貌相歡。蓋忘情者或寡。已乃逸興漸闌。纖謳並起。將歸繡榻之中。却望銀塘之上。草煙罷綠。蓮粉墜紅。驢背倒騎。白酒已薰遊客。渡頭上火。黄昏盡送歸人。載還十里香風。閒却一

鈎新月。於時龍歸滄海。船泊沿(清)河。可惜明朝。又是初六。

雲生看罷。與王氏下樓。上船搖到家來。已是黃昏時候。王喬早已接着。進了中堂。完了一日之事。不提。不覺光陰似箭。看看過了中秋。又是重陽節過。十月來臨。雲生與王大舅云。目今將收晚稻時候了。明日煩勞尊舅。往租戶家一行。先取些早米也好。王喬云。我已計議定了。只在早晚同妹丈一行方好。雲生道。使得。王喬晚上與妹子說明此事。次日。王喬道。妹丈今日且慢去。待小弟先去一看。若是時候。方可同去。不然何苦跋涉一番。雲生說。有理。王喬去了一日方回。道。明日同妹夫早去。已是將次了。遂連晚僱下一隻小船。明早同行便了。次早。王氏早早抽身。做了早飯。與丈夫哥子喫了下船。一路往海鹽而行。般(船)至曹王廟。王喬道。住了船。與雲生說。妹丈。你且在船中略坐一坐。待我先去一

看。我來接你同去便了。雲生說。大舅。你先去就來便是。王喬去了。雲生上岸閒行。步到曹王廟前。只見臺上演戲。雲生近前一看。演的是四大癡傳奇。正好盧王(至)員外與妻子唱那懶畫眉道。

幾時得奇珍異寶萬斯箱。金玉煌煌映畫堂。珍珠珊瑙愛垣牆。夜明珠百斛如拳樣。七尺珊瑚一萬雙。 怎能夠巴清寡婦守中房。倚頓陶朱販四方。烏孫阿保收牛羊。石崇王愷開銀當。刁氏豪奴千萬行。

那盧至妻子凍餒難當。唱與盧至聽道。

我笑你。蠅頭場上歷冰霜。馬足塵中曉夜忙。你一生衣食兩周張。妻兒老小遭磨瘴。那裡有。金槨銀棺葬北廊。

那盧至回唱與妻子聽道。

一生錢癖在膏肓。阿堵須教遠臥床。便秤柴數米有何妨。那

饑寒小事何足講。可不道。惜糞如金家始昌。

却好裡邊孩子餓得哭起來。那妻子聽見道。員外聽見麽。

那嗷嗷黄口亂饑腸。你百萬陳陳貯別倉。便分升斗活兒娘。

也是你前生欠下妻孥帳。今世須當剜肉償。

盧至回唱道。

我豈是。看財童子守錢郎。只是來路艱難不可忘。從來財命

兩相當。既然入手寧輕放。有日須思没日糧。

雲生看得入眼。直看完了。天色已黑。回到船中。問家人。王大舅曾來麽。家人道。竟不見來。如今天色已夜了。還是怎的。雲生道。自然住在此處等他。一面收拾些晚飯吃了。就睡在船中。次早起來。還不見到。家人說。大舅還不見來。船中柴米也無。怎生是好。雲生想道。此時不來。不知是何意思。欲待要等。奈無柴米在船。不若且回去再取。登時把船搖轉。回

到家中。走進裡邊。只見女使們報道。大娘今早不見在房裡。往四處相尋。後門都開了。不知往那裡去了。雲生吃了一驚。忙上樓來一看。箱籠全無。搬一個盡情絕義。並無一物存留。雲生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計也。雙脚一跌。撲簌簌掉下淚來。道。容易掙得這個家私。一旦付之烏有。實好苦也。家人背地裡皆說。日常間半文不使。如今被婦人騙去。眞眞可惱。雲生只見桌上一張字紙。上寫道。

憶昔清明遇雨。遂爾逢君。幸結三生。永諧百成（歲）幸遂唱隨之念。寧無時序關心。午節欣逢。吝治一巵濁酒。半文不費。竟圖萬頃良田。棄妻雖有七出之條。背夫豈無三尺之法。借宿一宵。奉錢三百。身陪七月。也得千金。妾爲媚色綠林。君實謀財强盜。罪係一般。法分輕重。妾學西子之遨遊。君似忘（亡）羊於歧路。想君此際。寧無淚零。再休想錢過北斗。恐

翻成身葬南山。勸君耐煩。幸毋嘆息。只有香餌釣魚。那見無餌釣鰲。大擔打翻芝麻。再莫糖餅刮屑。

雲生看罷。自悔道。原來我惜了錢財。逢時遇節。竟不說起。若得依先還我家私。我使(便)朝朝夜夜元宵。我也情願了。那街坊上人大為稱快。又做一隻掛枝兒唱着。

皮抓擠。水屑(筲)没得漏。進一文。積一文。着甚來由。家私積得眞豐厚。猶自貪心重。惹得個女風流。指望他萬頃田園也。反弄得空雙手。

總評

自古道。得便宜處失便宜。又道。貪字是個貧字。雲生慳吝成家。實為色慾所迷。終為艷婦所誘。翻成苦夢。堪助一笑。

第十三回❶ 兩房妻暗中雙錯認

風景從來説古杭。白居易 山青水綠足徜徉。虞集
烹羹膾玉年年脆。郎士元 蘆橘含花處處香。許渾
教妓樓高春艷冶。黃存齋 夢兒亭古月蒼茫。杜本
畫船載得春歸去。袁伯長 爛醉佳人錦瑟傍。任庚

且說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有兩個土財主。一個姓朱。名子貴。號芳卿。年長二十八歲。正妻早故。止有一妾。乃揚州人。喚名喻巧兒。年方二十二歲。生得天姿國色。絕世無雙。一個姓龍。名天定。號天生。年長二十六歲。妻亦亡過。因往南京。嫖着一個姊妹。名喚玉香。年方二十二歲。乃蘇州人。那姿色不須說起。十二分的了。他兩家住在浙江驛前衝繁之所。貼鄰而居。他二人俱是半文半俗土財主。或巾或帽假斯文。朱子貴又愛

小朋友。相與了一個標致小官。喚名張揚。年方一十七歲。生得似婦人一般。令人可愛。日逐間接了龍天生。三人做塊兒吃酒閒耍。捉空兒便做些風月事兒。龍天生也愛他貌美。幾番要與他如此。因朱芳卿管緊了。不得到手。就要如此。也不難事。只因兩家內人不放鬆。故此倒也算做一樁難事。閒話不提。且說西湖內新造起一所放生池。週圍數里。有兩層陂岸。中間建一所放生池。甚是齊整。可與湖心寺並美。故此艷女八方叢集。遊人四顧增輝。年年四月初八。乃佛浴之日。滿城士民皆買一切水族。放於池中。比往日不同。張揚得知。與芳卿道。明日四月初八。那西湖放生有趣。何不明早喚船。湖上一遊。芳卿道。使得。忙喚小使往湧金門叫船。撑到長橋伺候。龍天生得知這個消息。道。我也出些分資。同去耍耍。玉香知道。說與丈夫。我有五錢銀子。買些螺螄之類。同去一遊。天生道。須接朱二娘同去方好。玉香走到後園裡。叩着角門。只見一

個女使開門。巧兒聞知龍二娘到。連忙走來迎接。玉香說其原故。巧兒笑道。承二娘擕帶同去走走。奴家也買些水族。同做些好事。不枉一番勝事。便留玉香吃了午飯。須臾別去。巧兒與丈夫說龍二娘約他之意。大家同去一遊。芳卿道。使得。未免隔夜整治酒餚。次日喚下轎夫。一逕擡到長橋。下了湖船。各人相見。巧兒與玉香坐下一桌。他三個男人坐在下邊一桌。把船撐到放生池邊。都往寺裡一看。果是勝會。蓮池大師有云。

人人愛命。物物貪生。殺彼軀克己口腹。心何忍焉。夫靈蠢者性。身命豈靈蠢之殊。愛憎者情。生死原愛憎之本。是以聞哀鳴。而不食其肉。見觳觫。則易之以羊。凡俱有生。莫不均感。於是擇四月八日之會。着千鱗萬羽之思。個個開籠。放雪衣而歸去。人人發笥。從頳尾以將來。全生起於一念。惻怛由於天

然。脱殘生於鼎鑊。蘇物類於刀鋒。梵咀(唄)之聲。騰於岩谷。香花之氣。藹於林泉。神鬼共所欽聞。❷賢愚齊加讚歎。而放無常期。舍無定處。車停松柏。載將惠遠談禪。舟散菰蒲。樂比坡仙會客。途中肯行方便。厨中尚乏餘糧。況費用不過常餐。解脱實同權教。在天在地。咸得遂其生成。隨喜隨緣。疇敢資其利益。變漁獵必爭之所。爲飛潛不死之鄉。檀越存心。咸期普津梁之會。家居作業。聊當遠庖厨之寃。

又一聯附後。

茹素亦茹葷。憑我山有野味。

不殺亦不放。任他海濶天高。

那來來往往。男男女女。絡繹不絶。如行山陰道中。使人應接❸不暇。五人遂爾登舟。逕至湖心亭。住着。上岸登樓。果是暢心悦目。朱芳卿看了

玉香。頻頻偷眼。龍天生見了巧兒。步步留情。兩個婦人暗暗領意。看看紅日將西。急忙返棹。早到原所。轎夫早候。依先取路而歸。自此兩家內人相好。你去我來。各不避忌。只因龍天定每每要與張揚結好。朱芳卿亦知其意。一夜張揚宿於芳卿書房。與芳卿勾當。芳卿說起玉香標致。愛慕之極。不能夠如此。張揚說。這事不難。自古道。捨得自己。赢得他人。包你上手便了。芳卿道。終不然把自己之妾換他不成。張揚笑道。龍天定每每要我和他如此。我因爲你。不好又和他上手。這事只須在我身上。便好圖之。芳卿道。你不可視爲兒戲。他婦人家不比你。倘然不肯。叫喊起來。體面不像了。張揚道。自古色膽大如天。這般芥菜子兒大的膽。原(怎)好幹得大事。芳卿說。怎生在你身上。後(便)好圖謀。張揚笑道。他管門的老李。是聾而且盲的。此事你可預先閃在龍家門首。待我叩門。叫出天生。只說你往某處吃酒。夜間不回了。我倒和他到你房中

歇下。你見我進來了。你竟做天定。直進內房。房中沒燈火更好。有燈火只須將口吹隱。逕進被中。那玉香難道說你是別人不成。你切莫做聲。竟到手了。慢慢說也未遲。芳卿笑道。好計好計。恐有差池。認出怎好。張揚道。認出怕他怎的。他無非是個妓女。倒也不放你在心上。又不是貞節的婦女。就是認出。他一發快活了。芳卿道。這樣我今晚倒要在巧兒面前說謊。只說和你在書房歇了。張揚說。這也做我不着了。計議端正。芳卿除巾脫服。等到黃昏時候。同張揚到龍家大門上。叩了幾下。老李問是何人。張揚道。是我。要見你主人。老李道。大爺睡了。張揚道。有要緊的話兒見他。你進去傳說便了。老李開了大門。進去一會。說道。來了。芳卿閃在一邊。天生此來見了張揚。張揚扯到前邊。附耳說了。天生歡喜之極。張揚道。你可悄悄的逕進書房。我叫老李拴門便了。天生進了朱家大門。張揚推了芳卿進龍家。叫老李閉上大門。老李應了一聲。把門

閉上。芳卿一逕走到後軒。見一個女使持燈出來照着。芳卿把袖口掩住下邊口臉。逕往內走。見房中也有一燈。把眼一看。床帳分明。連忙把燈滅了。閉上房門去睡。玉香道。我只說那小東西叫你出去幹那副勾當。原何倒肯進來了。芳卿冷笑一聲。便一把摟住。去做那買賣。玉香那裡知他是朱子貴。連忙分散金蓮。輕偎玉體。在芳卿。喜出望外。更加幾倍工夫。在玉香。見他不與張揚如此。却來和他留連。分外添許多騷意。果是兩情歡暢。須臾雨散雲收。沈沈而睡。直至五鼓。重上陽臺。將及微光。芳卿抽身而起。玉香道。天早還好睡哩。芳卿低道。有事便來。逕出了房門。一路開門出去。到了街上。見自己大門還是閉的。倒走了開去。須臾開門。那天生也恐芳卿回來撞見。趕早的出了朱家。逕往家中去了。芳卿走進書房。見了張揚。各道夜來之事。二人暗暗歡喜。且說龍天生恐玉香問及。不好回話。逕到書房梳洗。玉香見了天生。並無一言。天生

大喜。此後常常暗渡陳倉。竟不知情。後來天生倒與張揚情厚。三回五次在張揚面上說巧兒標致。怎生得個法兒睡得一夜。便死甘❹心。張揚笑了一笑。暗地想了一會。道。不難。如今芳卿常往外邊去歇。還不歸家。只須待他出門。你竟假做芳卿。逕進內房去睡。二娘問你怎生進來了。你只說和我言語起來。決無疑事。天生大喜。次日。專等得芳卿出門。天生捱入書房。張揚道。事不宜遲。好進去了。倘然停燈。必須吹滅。方可上床。天生道。倘巧娘認出。叫將起來。如何。張揚笑道。也是個不啣溜的東西。你一時進去。他怎生知你是龍天生。就是做出來。不過是朋友的妾。也無甚大事。只管放心進去。天生依了張揚之言。大了膽。直至裡邊。見了佛前燈火。依路悄悄而入。到於內房。燈尚未滅。忙閉房門。吹燈脫衣。巧兒說。今夜恭喜。爲何撇了心愛的人。（暗中顛倒張揚。好覆雨翻雲）倒肯房裡來睡。天生假笑一聲。（手段）一把摟住。便去親嘴。巧兒啐住舌尖。兩個雲雨起來。但見。

深抽淺送。輕叫低應。説不盡萬般親愛。描不出一段恩情。寫意兒。伸伸縮縮。眞愛惜。款款輕輕。一個柳腰亂擺。一個笋掘齊根。一個水流不住。一個火發難停。只有人間如此景。總求仙筆畫難成。

兩個人完了事。雙雙摟住睡了。直至雞鳴。重赴巫山之約。須臾天亮。天生抽身穿衣逕出。會了張揚。悉言其事。竟回家去了。張揚心下想道。這兩個婦人。都錯認了丈夫。就是做出來。不過是兑換姻緣。只是瞞他兩個便了。那芳卿却也怕天生。賊頭狗腦的回來。這天生又怕撞見芳卿。遮遮掩掩藏躲。兩下該是緣法。再也不做出來。又❺這兩個婦人。一些也不知道。不期過了兩月。只因朱子貴完願。家中演戲。請着親友。玉香也來吃酒。上得戲將晚。半本時。這玉香到巧娘樓上小解。芳卿無心上樓。走到床前。恰好玉香未及繫裩。芳卿上前抱住。玉香抵死不肯。芳卿

笑道。好了兩月。今朝倒不肯起來。玉香道。還(你)不要亂話。我養你廉恥。不叫起來。好好放我下去。芳卿想道。且放他下去。慢慢省問他便了。放他穿好衣服。玉香飛也跑下樓去了。不期過了幾日。家中忙完了。天生想着巧兒。芳卿思着玉香。未免又是張揚線索。芳卿見玉香睡在床上。他竟脫衣就寢。有心把玉香便幹。弄得酣美之際。芳卿叫道。可好麼。玉香道。好。芳卿道。今夜這般親熱。爲何前番在我家樓上。死也不肯。玉香心上吃了一驚。此事並不吐露一些。原何丈夫知道。又說在我家樓上。莫非朱芳卿了。燈尙未滅。把眼仔細一看。驚道。你原來這般大膽。倘遇見我良人。怎樣開交。芳卿道。你尙在夢裡。只因你天生要相取張揚。我從前月那日。如此如此。直到如今。只我再不提起。所以你不猜疑。玉香笑道。這樣奇事。如此和你扯個直了。芳卿道。爲何。玉香笑道。你的令政也差認了尊兄。亦被良人冒名宿歇了。芳卿聽見大怒道。有這般

奇事。了不得。我決不干休。玉香笑道。好沒道理。我把你睡了兩月。你妻子又難道我丈夫睡不得的。這是你不仁。不是他不義。還是誰先做起此事。芳卿默默無言。又道。我妻子怎忍與他睡。玉香笑道。此時天生也在你家恨你着哩。這是天理昭彰。一報還你一報。還要氣甚的。下次肯換。兩下交易幾次。如不肯。各自守了地方。逕自歇了。倒說得芳卿笑將起來道。不要便宜了他。便又弄將起來。這玉香初然只說是丈夫。不在意上。後來這番曉得芳卿。自然又發出一段媚人的光景。芳卿十分愛極。便道。玉娘。我與你十分恩愛。不若兩下換轉了。可使得麼。玉香道。活該死的。只好暗裡做此醜事。聞知於人。豈不羞死。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把人罵了烏龜忘八。看你如何做人。想你二娘。還不知他是天生。你明晚歸家。與二娘說明。看他心事如何。言之未已。天色微明。穿衣別去。逕到書房。見了張揚。便怒吽吽的說着前事。張揚穿衣起來笑道。這是顛

倒姻緣的小說一樣了。你不淫人婦。人不淫你妻。你的嫂嫂還不知道此事。倘然知道。亂將起來。外人知道。便不好了。只好隱然滅醜。方是高人。若是播揚起來。外邊〈人〉路上行人口似碑。一人傳兩。兩人傳三。登時傳將起來。那賣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兒。街坊一賣。天下都知道了。那時就將一萬銀子去買他不做聲也難了。不若靜忍。方是上策。芳卿道。我想起來都是你做成此事。張揚道。干我甚事。你自想玉娘標致。做起的勾當。與我何干。芳卿進去。見了巧兒。巧兒道。好梳洗了。只管鬆頭散髮的。芳卿扯了巧兒。低低道。我昨夜失陪了。你不要怪我。巧兒笑道。這樣昨夜睡在床上的是一隻狗。芳卿道。我晚上與你說知。巧兒滿肚皮疑心起來。欲待再問。見芳卿又走了出去。暗暗千思萬想。摸摸情由。比丈夫身子輕巧。莫非被人盜了。嗟嗟呀呀。嘆息到晚。芳卿與張揚吃了晚飯。逕至房中。與巧兒睡了。巧兒忙問早上情由。芳卿

將偷玉香緣故。從頭一說。巧兒嘆息道。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原是你不是起。如今切不可再蹈前轍了。芳卿道。那玉香是個妓女出身。極會勾人。昨夜說出原由。知是我了。反發出許多憐愛之情。一時難捨。必須再與他睡睡。方肯住手。巧兒笑道。倘龍天生到來。我也變不得臉了。芳卿道。且看下回分解。兩夫妻未免有一番兒事情。次日。恰好龍天生往親戚家拜壽。芳卿知道。逕至後園。開了後門。逕到玉香房內。玉香看見。吃了一驚。忙走到後邊冷房內。住了脚步。芳卿隨他同到房中。玉香道。此事只好暗地裡還好做。怎生青天白日。走將過來。倘被下人看見。還是教我叫喊起來。還是隱藏得過。以後切不可如此了。芳卿笑道。只因愛卿。一時見天生出去。起了念頭。望你恕我則個。芳卿細把玉香一看。果是十分愛人。摟抱求歡。玉香難推。就在椅兒上雲雨起來。兩人愈加恩愛。直至事完。玉香要出外淨手。道。你且坐着。我出去了。來與你講

話。逕至房中淨手。併看女使俱在外堂閒耍。將軒門反閉。又到房中。笑道。我昨晚把你情由。說與天生。他也沒奈何道。這是天使其然。只索罷了。只是難捨巧兒。如之奈何。我便取笑他道。兩下換轉了。如何。他說這却使不得。總然你閱人多矣。他是個小妻。兩下渾些帳兒罷了。我想他肯如此。我怎生作難。不若與張小官說明。着他中間幫襯。擺席通家酒兒。大家各無禁忌。如何。芳卿笑道。總是槐花洗手。白不來了。依你這般說便了。芳卿同玉香到園中角門首。芳卿推門。那門鎖緊了。忙叩兩下。巧兒開門。見他兩個。便笑道。倒好得緊。明公正氣的來往了。玉香臉兒紅將起來。巧兒忙道。二娘取笑。如此認眞。大家一般般的。有甚羞澀。一把扯了他到自己房中。喚女使整些便物。留玉香吃酒。芳卿到書房。說與張揚道。玉香說天生原故。張揚道。待我與你兩下打一個和局罷。次日。張揚走到天生家。就是撮合山一般。花言巧語。說了一番。龍天生已

依允了。又與芳卿說了一遍。兩下都應承了。每邊出銀二兩。做一本戲文。不請一個外客。就擺在後花廳上。就做一本南北兩京奇遇的顚倒姻緣戲文。兩下自此明明白白交易了。不期那些左右鄰舍聞知此事。傳將起來。笑個不住。有那好事的。登時做下一首西江月詞兒道。

相交酒食兄弟。兄換柴米夫妻。暗中巧換世應稀。喜是小星娼妓。　倘是生兒生女。未知誰父誰爺。其中關係豈輕微。爲甚稱觴做戲。

滿杭城傳得熱閙。朱龍二家也覺得不雅相。欲要挪移開了又不便。欲要賣了婦人又難割捨。遂自拈了四句詩。回着諸人道。

這段奇緣難自由。　暗中誰識巧機謀。
皆因天遣償花債。　没甚高低有甚羞。

後邊人見了他四句。又題他四句。

張郎之婦李郎騎。　李婦重爲張氏妻。
你不羞時我要笑。　從來没有這般奇。

朱龍二家見了。又復四句道。

兩家交好又何妨。　何苦勞君筆硯忙。
自己兒孫如似我。　那時回覆怎生當。

自此各人猛省道。果是。倘然兒孫不爭氣。妻子白白養漢的也有。還不如他小阿媽兌換的好哩。內中又有人道。小阿媽換了。也無此事。內中又有人說。此乃世間常事。豈不聞愛妾換馬。筵前贈妾的故事。內中有個王小二。是個單身光棍。無賴小人。其日吃醉了。便道。這〈是〉朱龍兩個都是無恥烏龜。所以做這樣事。朱子貴恰好出門。聽見他罵得毒。幾個溜風巴掌。龍天生聽見。也走出來幫打。一衆鄰舍都來勸息。把王小二怨暢一番道。小小年紀。也不該如此輕薄。王小二自知不是。到夜

深。跳入江中死了。大家都不知道。過了幾日。那屍首飄將起來。浮於江面。漁戶撈上岸來。大家一認。方知是王小二投江死了。那地方里長。見有對頭的。不肯買材盛貯。恰好這日錢塘縣太爺到浙江驛迎接上司。地方將此事從頭至尾一稟。太爺一根籤把三個人一齊拿到。跪在地下。太爺道。你二人爲何縱妾渾淫。又打死王小二。朱子貴道。老爺在上。縱妾渾淫。罪當甘受。王小二辱罵。止打得幾個巴掌。他自知無禮。投江身死。於小人何干。太爺道。果是投江。豈着你償命不成。速追燒埋銀兩。將張揚龍天生朱子貴各責三十板。以正縱淫之法。二婦不知不坐。地方免供逐出。登時寫下審語。

審得朱龍二犯。世上雙姦。縱妾渾淫。偷生禽獸。自取罵名人敢罵。甘心忍辱辱其身。王小二酗酒無徒。已作江流之鬼。朱子貴不思有法。妄加風流之拳。龍天生一力幫扶。同擬不應

之罪。恨張揚兩家撮合。豈堪警杖之偏。速取燒埋。以完罪案。三人同罪一體。二婦另擇良人。各娶正妻。可免宗枝之玷。待生親子。方無訝父之疑。諒責三十。前件速行。如違申報上臺。理合從重究遣。

那朱龍張三人。一蹺一步。出了郵亭。早到家門。完其所事。沒奈何斷除恩愛。將二婦各嫁良人。各娶妻房。重偕伉儷。一個移在吳山。一個遷於越水。自此無人再生話了。正是。

一時巧計成僥倖。　千古傳揚作話頭。

總批

揚州艷女。南院名姬。兩皆國色天姿。四下目成心許。張揚詭計。調虎離山。兩婦乘機。養魚換水。朱龍各有移風換月之奸。天意懲於覆雨翻雲之報。王小

二揑造西江月。命殞東流水。天理絲毫不錯。人心枉自安排。鑒此以爲後戒。

校記

❶ 正續本自此回起爲「續集」，本回作「第續一回」，以下類推。

❷ 「聞」原作「問」，據《歡喜奇觀》改。

❸ 「應接」原作「指應」，據《歡喜奇觀》改。

❹ 「甘」原作「其」，據《歡喜奇觀》改。

❺ 「又」原作「有」，據《歡喜奇觀》改。

和尚偷花元帥。見色釘血螞蝗。鑽頭覓縫騙嬌娘。露出佛牙本相。　淨土變成慾海。袈裟伴着霓裳。不思地獄苦難當。那怕閻王算帳。

且說柳州明通寺一個和尚。法名了然。素有戒行。開口便是阿彌陀佛。閉門只是燒香誦經。那曉得這都是和尚哄人的套子。忽一日。有個財主攜的艷妓李秀英來寺閒耍。那秀英是柳州出色的名妓。嬌姿艷態。更善琵琶。常於清風明月之下。一彈再鼓。聽見的無不動情。了然素聞其名。那日走進寺來。了然不知。劈面一撞。李秀英便忽地一笑。了然見他一笑。便爾留情。便想道。人家良婦實是難圖。紅樓妓女這有何難。須臾見秀英同那人去了。了然把眼遠遠送他。到夜來好似沒飯吃的餓

鬼一般。恨不得到手。自此無心念佛。只念着救命王菩薩。也懶去燒香。就去燒的香。只求的觀音來活現。整日相思。一日走到西廊下。將一枝筆兒寫道。

但願生從極樂國。　免教今夜苦相思。

一日一日害起相思來。非病非醉。不癢不疼。因而想曰。今晚換了道袍。包上幅巾。逕到他家一宿。有何不可。看看金烏西墜。玉兎東昇。晚將下來。往房中取了五兩銀子。鎖上房門。逕往李家而來。這和尚該是湊巧姻緣。却好這一晚還不曾有嫖客。秀英見了。就接進房坐下。問道。貴府何處。尊姓大名。了然道。本處人氏。小字了然。秀英道。尊字好似法名。了然笑道。小僧乃如來弟子。因慕芳姿。特來求宿。秀英心下想道。我正要嘗那和尚滋味。今夜造化。只恐妓館往來人多。恐人知道。恐連累師父。今晚權爲。料亦無事。當圖後會。必須議一靜處方好。了然道。且過今宵。

明日再取。連忙取出那五兩銀子。❶送與秀英。秀英歡喜道。爲何賜這許多銀子。了然道。正要相取。休得見外。須臾燈下擺出酒餚。二人閉門對飲。和尙抱秀英於懷中坐下。親親摸摸。十分高興。吃得醉醉的。收拾脫衣就寢。那了然見了婦人雪白身子。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下去。便一把摟緊。叫聲。活菩薩。便急頭急腦的亂搠。秀英笑道。有個門路的。爲何亂撞。把手相扶到了花門。抽將起來。自然與俗人不同。分外有興。

一個貪花賊禿。一個賣色淫根。和尚色中餓鬼。妓女花裡妖精。一個興起雲兵雨將。一個備着月貌花神。烟花寨裡夫人。這番受敵。寂寞房中色鬼。果是遭擒。叫一聲和尚心肝。眞快活。答一句親娘乖肉。實消魂。大光頭。小光頭。一齊都動。上花唇。下花心。兩處齊親。上陣時。黃昏時候。罷戰候。恰好三更。可憐數點菩提水。傾入紅蓮兩片中。

睡至五更。重新又起。至雞鳴住手。道。我要別去了。秀英道。我閱人多矣。並無一個如你這般興趣。望師父尋一所在。同你要子幾時。了然道。不須別處。我那僧家密室。都是房裡房。還有床裡床。人跡不到之處。只要姐姐留心。把轎擡到明通寺西首盡處這一房。你進來便是。秀英道。你先去。我梳洗一完就來。不然被人接了去。又道我失信。了然大喜。先別歸寺。恰好巳牌時分。了然在山門外望見一乘小轎。知是秀英。連忙擡到房頭。打發轎夫。領進密室坐下。果然潔淨清幽。但見。

曲曲彎彎。清流斜遶。芬芬馥馥。花片橫飛。半破蒲團。鋪在玉臺座下。一床布被。罩於竹榻之中。❷木魚石磬。體節不勞。燭影香烟。心清無睡。暮鼓遠青松。響聲清朗。霜鐘傳翠藹。音韻幽微。盆中種四季奇花。窗畔栽千竿異竹。池魚浮水面。自成活潑之機。仙鶴舞松前。竟有翱翔之勢。一聲清磬。心中萬慮

皆空。數字梵音。頭頂千魔盡伏。幾句彌陀清淨地。數聲啼鳥

落花天。果然曲徑通幽處。方信禪房花木深。自來足跡無人

到。誰料今朝有麗人。

秀英羨慕不已。了然帶笑。又扯了入一別洞天。非人間世之比。須臾擺下酒餚。十分豐潔。般般稀世之珍。不是尋常之物。兩相諧笑。四目含情。難延暮雨。遂作朝雲。自此朝夕。竟❸無別意。倏忽半年光景。了然衣鉢蕩盡。秀英見僧舍無聊。遂想紅樓有興。脫(托)故要回。了然無計留春。竟從其去。鴇兒見秀英回了。重煖久冷之青樓。再展向寒之翠被。門前車馬重喧。房內舊交都聚。不提秀英興頭。且說了然冷落。每想再整鸞儔。爭奈竟無實鈔。恰好一日有當鋪徽人。送銀五兩。助裝羅漢。(有了裝。羅漢)了然(的錢便去裝觀。音。)接了遂起淫心道。好了好了。且莫提裝羅漢。先須接我嫦娥。遂使徒弟梵空。將銀去約秀英一會。秀英接了銀子。十分歡喜。道。拜上你師。我還

有幾日官身。看一空便來會你師父。不須再來相接。梵空將前言語復着了然。了然歡喜。每日摩拳擦掌。專等玉人來至。過了兩日。恰好有一個陳百戶上京應襲。回來路經柳州。下了客店。聞得秀英之名。遂到其家。兩下相見。十分愛戀。正待整束取樂。失忘帶了銀錢。遂道。少停。屈至敝寓一談。可乎。秀英道。使得。送出了門。那陳百戶逕回寓所。着小使取了二兩銀子。隨即送到秀英家中。鴇兒接了道。有客在此整東。一時不得脫身。晚上進來便了。小使復了百戶。且說秀英上轎。一路裡想道。此去正往明通寺過。不若先會了然。免他懸念。再到客店。亦不爲遲。連忙與轎夫說了。竟到了然房頭。且喜無人知覺。了然一見。滿面堆下笑來。引進前房。着梵空打發了轎夫。擺下久備酒餚。兩人對飲。了然敍述別後相思之苦。秀英心上只爲還要去陳家去宿。無意留連。忙催了然如此。了然只說他來宿歇。教他脫衣就寢。誰知秀英要去。和他帶衣而行。

了然見他說出其事。心下大不快活起來。只得草草完事。秀英起身竟別。了然料亦難留。醋將起來。心中忿忿。送出房來喚轎。梵空說。想他在此宿的。打發去了。秀英道。那客店雖知(在)西市中街。一時獨行不便。此時黃昏人靜。料少行人。煩你送我到彼則好。了然只得勉強送着。問道。你記得舊年初遇。叫我和尚心肝否。秀英道。有錢時。和尚便是心肝。你無了錢。心肝便不對和尚了。了然大怒道。我爲你半年光景。費盡千金。不爲薄汝。爲何一旦說出這般絕義話來。秀英道。師父莫說小娘情薄。你出家人嫖妓。自然要倍用些的。也難怪我哩。了然道。今送你五兩銀子。難道就如此消受不成。秀英道。❹我與你還是舊交。遂❺你意思。若是別個和尚。不來。怕你取討不成。了然大怒。手拿石塊。照他頂門一下。打得嗚呼哀哉死了。恰好在陳百戶客店門首。了然見他死了。慌忙走回寺中。連梵空也不與說知。天明。驚動地方鄰里。恰好在客店門

首。鴇兒聞知。具狀赴告。府主差人將陳龍百戶。客店主人呂小山。一齊拿到。府主問。你爲朝廷命臣。飲酒宿娼。律有所禁。那店中有幾人與你爭妬。委是何人打死。陳龍道。並不曾接他店中來。也不與人爭妬。不知何故打死在門首。府主道。天下百戶也多。你不過在此經過。怎麼鴇兒就知你是百戶。陳龍道。只因久聞秀英之名。日間曾闖寡門是實。並不曾接他來。府主道。是了。你既聞知他名。蓄心已久。豈肯白放了他。鴇兒向前又道。他朝晨進我家門。戀戀不捨去。午上去的。府主疑心道。他去了可曾又來。鴇兒道。他去了。着一小使。現送二兩銀子。在此。府主道。銀子在此。還要抵賴。陳龍道。銀子是我送的。你女兒還是步來的。轎來的。誰送來的。府主道。你女兒怎生去的。鴇兒道。因接他二兩銀子。恐怕失約。門首僱一乘過路轎兒擡去的。百戶道。明明見鬼了。店主呂小山稟道。客店裡人甚是嘈雜。店外尚有十餘人同宿。豈無一人看見。況陳百

戶送他銀子要嫖他。是點愛念之心。怎忍又打死了他。其中還有緣故。府主問鴇兒道。那轎夫可認得的麽。鴇兒道。是過路的。其實不知。府主疑心。把百戶責了二十板收監。遂成疑獄。過了兩月。巡按蘇息出巡柳州。提起這件公案來審。不期瞌睡起來。分付帶起。便退私衙安息。睡至三更。得其一夢。到一寺中。見壁上貼着八個字。

一目了然。　何苦相思。

蘇院醒來。恰是一夢。想道。昨日正問陳百戶這件疑獄。瞌睡起來。爲何做此一夢。道。一目了然。何苦相思。明明是實情了。次日。將陳龍帶出。遂判道。百戶不合宿娼。又不合妬殺。擬成死罪。百戶有口難分。只得守死而已。蘇院巡歷事情已完。將要發牌。外府有一個同年王進士來拜。相見敍禮已畢。忙問寓所。云。暫寓明通寺了然房內。蘇院聽見了然二字。心下懷疑起來。同年別了。隨即打轎往明通寺回拜。就置酒明通寺大

殿上等候。蘇院轎過。見西廊壁上題着兩行字。看道。

但願生從極樂國。　免教今世苦相思。

見了吃着一驚。心下沈吟半晌。道。僧名了然。莫非李秀英之死。是了然打死的麼。到了房頭。王進士出迎。分賓〔主〕坐下。適了然進來。蘇院見了。問道。和尚什麼名字。王進士道。這僧家便是了然。素有戒行。吟得好詩。蘇院聽得吟得好詩。便道。西廊壁上之詩。可是你做的麼。了然叩頭。叫聲。不敢。蘇院假意道。原來是個詩僧。倒失敬了。明日相請敝衙一談。了然道。不敢。門子稟道。酒席已完。請二位老爺赴席。蘇院同了王進士走到殿上。戲房奏樂送了上席。送過戲目。王進士道。成本的不過內中幾齣有趣。倒不若揀幾齣雜劇一演。可好。蘇院道。絕好。王進士遂揀了幾齣蘇東坡遊赤壁的故事。一來取蘇字與蘇院姓同。二來取佛印禪師與東坡共樂。欲要了然明日到蘇院衙中去。好生看待之意。須臾

演了一番。完了。副末復把戲目與王進士揀。王進士遜道。這番該年兄揀了。蘇院取過一看。揀了那翠屛山內海闍黎奸潘巧雲的故事。與王進士揀的大不相合。天色傍晚。酒闌人散。送蘇院上轎。蘇院又遜王年兄先歸寓所。兩下不提。次日。王進士着人將謝酒帖送到當堂。蘇院道。你家爺幾時起程。家人稟道。明日准行。蘇院道。明日當面送。家人應了一聲去了。蘇院想道。今日若拿了然。王年兄必然要講分上。且待他去後拿他。次日。面送王進士下船。回到衙中。又想道。若就去拿。這些和尚慣會鑽分上。且待王年兄去遠些也不妨。又想道。若去一拿。恐公人露風。被他走了。如何是好。不免着承差下個請帖騙他到此。萬無一失。又過兩日。取一個友生帖兒。着承差去明通寺西首了然房。請了然師父一會。承差領命。逕往寺中。見了梵空道。按院蘇爺有帖在此。請了然師父一談。了然聽得。連忙出迎。慌忙治酒管待院差。自己換了偏(編)

衫僧帽。上下光鮮打扮。同了承差。逕到按院。傳鼓陞堂。蘇爺坐在上面。了然朝上跪下。蘇院不理。了然見他沒有禮貌。心下有些着忙起來。蘇院問道。那李秀英在此告你。了然慌道。小僧不曉得什麼李秀英。蘇院道。不用刑法。料你不招。叫左右與我夾起來。兩邊答應如雷。把了然去了鞋襪。夾將起來。那了然殺豬的一般叫將起來道。屈情。爺爺。沒有此事。蘇院見他不招。又敲上一百。抵死相賴。蘇院想道。莫非屈了他。分付帶往縣中稽候。過日再審。退入私衙。想道。明明一目了然。何苦相思八個字。已是眞了。況寺壁❻這一聯無疑了。怎生抵死不招。想了半夜方睡。只見過了兩日。那徒弟梵空寫了一紙保狀。來保了然。蘇院想了一會。道。如此如此。便知分曉。便道。梵空本不該准你保狀。看你僧人是三寶分上。准了你保。明日早間去取。今日你可先回。梵空叩頭道。願爺爺萬代公侯。去了。蘇院隨着健步。去喚李秀英鴇兒來。健步應了一聲。飛

跑到李家。叫了鴇兒就走。逕到堂上跪下。蘇院屏退左右。喚鴇兒跪在面前。道。你可想院中妓女有似那秀英模樣的可有麼。鴇兒稟道。有一個云奴。❼與女孩兒面貌身體一般無二。蘇院道。今晚可令他扮做秀英寃魂。伏於明通寺外。待了然走過。一把扯住。叫道。了然還我命來。看他回何言語。他若有吐露。我着人登時拿了入罪。事在小心。不可漏洩。如違重究。鴇兒叩頭道。不敢有違。出了衙門。逕到家下。與云奴說出此事。如此如此。云奴領意。裝扮停當。只等天晚。做弄狗禿。且說蘇院見天晚了。差兩個健步。扯一枝籤去縣牢裡。取出了然。押發到寺。又與健步說明云奴之事。果是。即可帶來回話。健步答應道。小人俱理會得。出了衙門。到得縣前。黃昏時候。傳梆進私衙。說知要取了然。知縣叫提牢吏。分付登時把了然取出。交付與院差。了然道。公差阿爹。不知老爺此時取我何幹。健步道。你徒弟梵空。日間到院下保狀。老爺憐你是佛門弟

子。故此准了他的。特着我二人押你到寺。差使酒飯。一些未有。還是怎的。了然道。蒙二位扶持。❽一到敝寺。自然奉謝。決不少的。健步道。將二更了。快來走。我們肚中飢了。天上雖然有月。又是雲籠的。況有數里遠。一邊說。正到陳百戶門首過。了然心下膽寒。又走上幾步。只見照頭一把砂泥撒來。了然吃一大驚。兩差人故意慌道。不好了。這沙泥是鬼撒的。怎生是好。又聽得鬼哭之聲漸近。三個慌將起來。了然道。不如回到飯店中歇了。明早到敝寺去罷。院差正待回言。只見黑暗裡一個披髮婦人。一把扯住了然。罵道。好狠心禿子。我秀英有何負你。把我打死了。我在閻王面前。已告准了。今有差人在此拿你。快快同我去見陰司大王。了然發寒起來。戰得聲也做不得。兩公人假作怕的形狀。俱已前後避開。須臾。了然叫。姐姐。實是我負你。望你放捨慈悲。我做道場超度你。云奴道。你這樣毒禿。料沒甚致誠道場追薦着我。只是我同你去。了然

道。姐姐。我與你情已不薄。豈無一念之恩。虧你下得。云奴道。我有什麼不好。便將我打死。了然道。那時只因你要到陳百戶處宿歇。一時醋恨起來。打得一下。誰想就死了。院差鴇兒人等。俱聽見說出情由。便上前一把扭住。取鐵索鎖了。依先捉到察院門首而來。恰正天明。少刻蘇院陞堂。一起人把了然帶進。把那云奴對答言語。一一講了。蘇院大怒道。有這等一個狠禿。一面差人到縣。取出陳百戶到來審問。蘇院又問了然有何說話。了然低頭無語。畫了供招。上了長板。把鴇兒陳龍逐出。賞云奴二兩銀子。把了然打四十板。收監伺候。把筆判曰。

審得了然。佛口蛇心。淫人獸面。不遵佛戒恣顛狂。敢托春心污法界。偶逢艷妓。色眼高張。一笑無心。三魂頓喪。熬不住慾心似火。遂裝浪蝶偷香。當不得色膽如天。更起迷花圈套。幽關閉色。全然不畏三光。淨室藏春。頃刻便忘五戒。衲衣作被。

應難報道好姻緣。蒲團當蓆。可不差殺騷和尚。久啖黄虀。還不慣醋酸滋味。戒貪青釀。渾忘却醉打嬌娘。海棠未慣風和雨。花陣纔催粉蝶忙。不守禪規居梵宇。難辭絞罪入刑場。

蘇院判完。連夜寫本申奏。過得幾日。票擬到部。將了然定絞。待到秋後。把了然盡法。那法場上看的人。那口裡念着。

謾說僧家快樂。僧家實是強梁。披緇削髮乍光光。裝出恁般模樣。上禿牽連下禿。下光賽過上光。禿光光。禿禿光光。纔是兩頭和尚。

總批

袈裟常被胭脂染。直裰❾時聞膩粉香。好色可知矣。和尚色中餓鬼。婆娘錢可通神。有錢。和尚便是心肝。無錢。心肝不對和尚。秀英實言也。醋葫蘆陡發無

明。粉骷髏須與沒命。若非蘇代巡立心任事。則陳百戶終爲歡喜寃家。云奴

不裝假鬼。了然怎吐眞心。秃毒宜誅。方能消恨。

校記

❶「子」字原無，據上下文及《歡喜奇觀》加。

❷「中」原作「低」，據《歡喜奇觀》改。

❸「竟」原作「意」，據《歡喜奇觀》改。

❹「道」原作「送」，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❺「遂」原作「還」，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❻「寺壁」原作「後過」，據《歡喜奇觀》改。

❼「奴」原作「如」，據《歡喜奇觀》及下文改。

❽「持」原作「推」，據《歡喜奇觀》改。

❾「裰」原作「綴」，據《歡喜奇觀》改。

第十五回　馬玉貞汲水遇情郎

休將別事苦相關。且把閒書仔細看。
楚岫無緣雲怎至。桃源有路便相攀。
桑間野合三生定。陌上相逢一語難。
固是奸淫人所惡。無緣魂夢不相干。

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一人姓王。名文。年紀三十多歲。在縣做個甲首。別名公人。合一個夥計。名喚周全。同在縣中跟隨正堂。遇着差使。兩小弟便出面皮賺人錢鈔。這做差人揷號叫做神仙老虎狗。行着一張好差使。走到人家。便居上位。人家十分恭敬。便是神仙一般快活。及至要人銀子。一錢不夠。二錢不休。開口便要十錢百錢。蘇注便是十兩百兩。就是老虎一般。遇了不公之事。拖倒在地。打了板子。問成罪名。比狗也不

值了。所以跟官人役。易榮易辱的生涯。不想兩夥計。一日捻了一張人命事的飛票。走到凶身家裡去行。那凶身是個大財主。那裡肯走出來。央人請着公人講下了盤子。送出前後手來。一百多兩紋銀。方纔寬他尋分上。做事情。了結公案。二人分了這主銀子到手。周全就出些銀子。買三牲獻利市。王文已出分資。自己買辦安排。周全燒火。兩個人忙了半日。方能完事。二人對吃着酒。周全道。夥計。一樁親事。倒也相應。勸你成了。你今半中年紀。廚下無人。甚爲不便。我對門一個寡婦。喚名馬玉貞。今年廿三歲了。前年死了丈夫。又無公婆。又無父母。止生一個女兒。前月又死了。丈夫存日又無十兩半斤丟下。虧他守了兩年。目今要嫁。只要丈夫家裡包籠過來。沒有人接財禮的。那一副面孔不須說起。雪獅子向火。酥了半邊。那一雙丟套脚兒。張生說得好。足值一千兩碎金子。王文道。據兄所言。十分的好。不知緣法如何。周全道。有個媒婆。是我

寒族。別日着他與你說合便了。兩個吃了一會。天色已晚。周全別去。次日。王文正在家中打算。只見夥計同一個女媒到來。見了王文。就取出個八字兒遞與道。你去合個婚看。如好就娶。王文道。夫婦前生定的。何用合。要多少財禮。送去便了。媒人道。別處鋪排長短。我老實說。財禮有無不論。如有衣飾。拿幾件包籠過來。如無。拿些銀子與我做了穿來便了。媒人錢倒是輕不得的。王文取曆日一看。道。十一是個吉日。就取六兩銀子遞與夥計道。十錢時銀在這裡。勞你送去。周全笑道。娶妻子也說出蘇意話來。取了銀子。同媒去了。王文到了十一。浼了鄰舍。家中男男女女。打點整酒成親。不免忙了一日。到晚。新人到了。拜了天地。宗親鄰友眷屬。坐席吃了。直至三更方散。有幾位親戚俱在樓下安置。兩個新人登樓去睡。王文雖然是個俗子。見了這般一個艷婦。不怕你不動情起來。但見。

芙蓉嬌貌世間稀。兩眼盈盈曲曲眉。
背立燈前羞不語。待郎解扣把燈吹。

王文叫道。娘子。和你睡罷。玉貞不答。自知不免。除下冠髻。脫下上衣。把燈吹隱了。逕往被裡。和衣睡了。王文忙忙入被。摸着玉貞。上下穿衣的。笑道。免不得要脫的。何苦如此。便去解他上下小衣。玉貞將機就機。(計)逕自精赤。王文把身子一摸。滑膩得可愛。將手去探他彼處。玉貞把手掩定道。且過一日。待熟了面貌再取。王文笑道。急急風撞了你這慢郎中。將他兩手推開。上去便湊。那二婚婦人。滑得有趣。

一個孀居少婦。一個老練新郎。一人打熬許久。如文君初遇相如。一個向没山妻。如必正和諧陳女。一個眼色橫斜。氣喘聲嬌。好似鶯穿柳影。一個淫心蕩漾。言嬌語巧。渾如蝶戲花陰。新人枕上低低叫。只爲雲情雨意。二人耳畔般般道。都是

海誓山盟。正是洞房花燭夜。勝如金榜掛名時。

兩夫妻如魚得水。十分如意。過了半年光景。王文忙去走差。去着便是十日半月方回。就是在家時。也不像初婚時節那般上緊。況王文一來半中年紀的人了。二來那件事也不十分肯用工夫。因此雲稀雨薄。玉貞心上也覺意興無聊。況王文生性凶暴。與前夫大不相同。吃醉了便撒酒瘋。好端端便把玉貞罵將起來。若與分辯。便揮拳起掌。全不知溫柔鄉裡的路徑。因此玉貞便想前夫好處。心中未免冷落了幾分。一日。王文又同周全出差去了。玉貞無水取汲。這井在後門外。五家合的。只因十指纖纖。拿那吊桶不起。一個手懶。把吊桶連繩落在井中。無計可施。不想後園內有個浪子宋仁。年紀與玉貞同年。單身過活。偶到後園。見玉貞徘徊無措。捱到身邊道。王娘子爲何在此望井咨嗟。玉貞知他是宋仁。道。宋叔叔。只因汲水。一時失手。掉下了吊桶。無計取起。在此沈

吟。宋仁道。待我來與你鉤起來。（吊桶便是媒人）忙到自己家中。取了一個彎鉤。縛於長竿之上。往井中撈起。便與玉貞打滿了水桶。自己取了長竿逕回。玉貞千恩萬謝。感激着宋仁。玉貞去提那一桶水。莫說提起。連動也動不得。倒把面色紅漲起來。宋仁又到後門一看。見玉貞還在那裡站着。一桶水端然在地。宋仁道。看你這般嬌怯。原何提得起。待我來與你提去罷。玉貞笑道。怎敢重勞得。宋仁道。鄰舍家邊。水火相連纔是。休說勞動。宋仁把那一桶水。與他傾在缸內。一時間竟與他打滿一缸。玉貞謝之不已。道。叔叔請坐。待我燒一杯清茶你吃。宋仁道。不消得。逕自去了。玉貞心下想道。（從來婦人家喜的是溫柔知趣）這樣一個好人。偏又知趣。像我們這樣一個酒鬼。全沒些溫柔性格。怎生與他到得百年。過了兩日。宋仁一心要勾搭玉貞。就取了自己水具。把水打了一桶。扣着後門叫道。大娘子開門。我送水來了。玉貞聽見。慌忙開門。滿面堆下笑道。難得叔叔這般留心。教我怎生報你。

又道。府上還有何人。宋仁道。家中早年父母亡❶過。尚未有妻。止我一人在家。玉貞道。叔叔爲何還不娶一個妻室。宋仁道。我慢慢的要尋一個中意的。方好同他過世。玉貞道。自古討老婆不着。是一世的事。宋仁道。像王哥有了大嫂這等一個絕色的。還不知前世怎樣修來的。只是王哥對嫂嫂不過些兒。正是。

駿馬每馱村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

玉貞聽說。無言回答。慌忙去燒茶。宋仁又與他打了一缸水。滿滿貯了。玉貞捧了茶道。叔叔請茶。宋仁道。多謝嫂嫂。哥哥去幾日。還不歸來。玉貞道。他的去住。是無定的。或今日便來。或再幾時。俱不可知。宋仁道。秋風起了。恐嫂嫂孤眠冷靜些。玉貞道。他在家也不見甚熱落。倒是不在倒清靜些。正在那裡閒講。只聽得扣門響。宋仁謝茶。出後門去了。玉貞放過茶杯。方出去看。是一個同縣公人來問。王文回未。玉貞回報去了。

自此兩下都留了意。一日天色傍晚時候。只見宋仁往王家後門首。見玉貞晚炊。問嫂嫂。可要水麼。玉貞道。我下午把吊桶兒取了些在此。有了。多謝叔叔。宋仁道。我這幾日往鄉間公幹。方纔回來。記念嫂嫂。特來相間。哥哥回也未曾。玉貞道。纔歸來兩日。下午又差往仙居縣關人(上)去了。宋仁道。原來如此。正待要回。只聽得一陣雨下。似石塊一般。打將下來。滑辣辣倒一個不住。玉貞道。雨大得緊。你與我關上後門。不可濕了地下。裡邊來坐。你哥哥有酒剩在此間。我已煖了。將就吃一杯兒。宋仁道。多謝嫂嫂盛情。玉貞拿了一壺酒。取了幾樣菜兒。放在桌上。道。叔叔自飲。宋仁道。嫂嫂同坐。那有獨享之理。玉貞道。隔壁人家看見不像了。宋仁道。右首是牆垣。左間壁是營兵。已在汛地多時了。嫂嫂還不知。玉貞道。我竟不知道。宋仁立起身。往廚頭取了一副杯筯。擺在桌上。連忙斟在杯內送玉貞。玉貞就老老氣氣對着兩兒坐下。那雨聲

越大。玉貞道。這般風雨。夜間已怕人。宋仁道。嫂嫂害怕。留我相陪嫂嫂。如何。玉貞道。這話怎生好說。宋仁道。難得哥哥又出去了。這雨落天留客。難道落到明朝。嫂嫂忍得推我出門。還是坐到天明。必竟在此過夜。這是天從人願。嫂嫂不要違了天意。玉貞笑道。天那裡管這樣事。宋仁見他有意的了。假把燈來一掭。那火熄了。宋仁上前一把抱住。玉貞道。不可如此。像甚模樣。宋仁已把褲兒扯下。就擎（撳）倒櫈上。湊了進去。依依呀呀。弄將起來。

浪子尋花。鑽頭覓縫。婆娘想漢。罣肚牽腸。爲着水言堪色笑。爲着雨就做文章。一個佯推不可。一個緊抱成雙。假托❷手憑他脱卸。放下身蝶浪蜂忙。成就了鸞交鳳友。便做了地久天長。耳朵畔低呼聲潤。口兒中舌吐丁香。枕猗斜雲鬢歷（壓）亂。汗珠兒漬透鵝黃。弄出了金生麗水。方纔肯玉出

崑岡。抱起巫娥輕說與。偷香情與倍尋常。

二人暗中淨手。重點蘭膏。坐在一堆。再斟殘酒。恩恩愛愛。就是夫妻一般。須臾收拾。兩人上樓安置。一對青年。正堪敵對。從此夜夜同床。時時共笑。把王文做個局外閒人。把宋仁做個家中夫婦。日復一日。不期王文回家。又這般煩煩惱惱。惹是尋非。玉貞只不理他。心下暗想。當時誤聽媒人。做了百年姻眷。如今想起他情。一毫不放我心上。我有此花容月貌。怎隨着俗子庸流。不如跟了宋子。逕往他方。了我終身。有何不可。過了月餘。宋仁見王文又差出去。就過來與玉貞安歇。玉貞說王文十分庸俗。待他回時。好過與他再過幾時。不好過。我跟隨你往他方躲避了他。宋仁道。我如今正要到杭州去尋些生意做着。以了終身。只爲着你。不忍抛棄。故此遲遲。若是你心下果然。我便收拾行裝。同你到去住下。可不兩下歡娛到老。做個長久夫妻。玉貞道。我心果然一意跟你。又

無父母羈絆。又無兒女牽留。要去趁早。宋仁見他如此有心。一意已決。將家中粗硬家伙。盡數賣去。收拾了盤纏。先把玉貞領在一尼庵寄下。自己假意在鄰居家邊說。王家爲何兩日不開門。鄰舍懷疑。一齊來看。止有什❸物俱在。不見人影。各各猜疑。都說玉貞見丈夫處他不睦。必然背夫走矣。丢下不提。且說宋仁到庵中領了玉貞。水陸兼行。不只十日。到了杭州。他也竟不進城。僱人挑了行李。往萬松嶺。逕到長橋。喚了船。一逕往昭慶而來。玉貞見了西湖好景。十分快樂。怎見得。有望海潮詞。

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嬌兒過沽酒樓前。紅杏叢中簫鼓。綠楊影裡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❹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妍。

又云。

萬户烟消一境空。水光山色畫圖中。
瓊樓燕子家家雨。錦浪桃花岸岸風。
畫舫舞衣凝暮紫。繡簾歌扇露春紅。
蘇公堤上垂楊柳。尚想重來試玉驄。

又云。

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烟。
湖邊爲問山多少。每個峯頭住一年。

一船逕至昭慶。上了岸。將行李搬向人家。且與玉貞往殿上閒耍。遊不盡許多景致。看不盡萬種妖嬈。宋仁喚玉貞出了山門。往石塔頭吃了點心。二人又走到湖邊。順步兒又到大佛寺灣裡。見一間精舍。貼着召賃二字。宋仁見了。與玉貞說。這間房子。倒召人租。外面精雅。不知裡面

如何。間壁一個婦人道。你們要看房子。待我開來你看。二人逕進一看。雖然小巧。實是精雅。上有一間樓房。正對西湖。果然暢目。床桌都有。宋仁便問道。大娘子。這房主是何人。婦人答。是城裡大戶人家的。每年要租銀四兩。如看得中意。可秤了房銀。我們與你做主便了。宋仁道。娘子你可中意麼。玉貞道。十分有趣。快快租了。宋仁向袖中取出銀子。秤了一兩。併四錢小租銀。借了一張紙。寫了租契。就與這婦人道。我們遠遠而來。今日便要來住了。婦人說。有了銀子。是你房子了。憑你主意。宋仁着玉貞樓上坐下。自己去取行李。須臾到湖口取了前物。又喚小船搖至寺灣而來。相幫移上了岸。又問隔鄰借了鍋灶。須臾往寺前買辦東西。玉貞燒煮。獻了神祇。請了幾家鄰居。盡歡而散。不說二人住得安逸。

且說王文回到家中。見門是閉的。吃了一驚。向鄰家去問。都說。你娘子不知何處去了。早晚間我們替你照管這幾時。王文見說。吃了一驚。連

忙推門進內一看。傢伙什物一毫不失。上樓檢點衣服。止有玉貞用的一件也無。箱中銀兩一毫不動。王文想道。他又無父母親戚可去。若是隨了人走。怎麼銀子都留在此。心下疑惑不止。這番想將起來。好生氣惱道。要這般一個婦人。做夢也沒了。便氣氣苦苦上床睡了。且說那城中有個光棍。專一無風起浪。詐人銀子。陷害無辜。姓楊名祿。人就取他一個渾名叫做楊棘刺。打聽得王文失了妻子。箱中銀兩尙存。他心下動火。不免弄他幾兩銀子用用。有何不可。裝了一個腔兒。竟到王家叫道。有人麼。王文因心下不樂。還睡着。聽見叫響。忙起穿衣。下樓開看。王文不認得。道。尊姓。有何見教。這般早來。楊棘刺道。我姓楊。我表姪女馬玉貞聞道嫁在你家。我在京中初回。聞道你朝暮把他凌辱。日逐痛打。我因憐他本分幼小。特來看他。叫他出來。見我表叔。王文見他這個入門訣。知道尋他口面的。道。他幾日前正去尋那表叔。至今未回。我如今

正沒處尋他。既是尊親到來。快快着他回來。楊棘刺道。胡說。大分是你
把我玉貞打死了。倒反說出這般話來。兩下爭個不止。鄰舍都來相勸。
楊棍道。今日不與我姪女。明日就告你。一逕去了。各人散訖。王文氣個
不住。方梳洗完。只見又有人扣門。又是不識面的。道。尊姓。到此何幹。那
人便道。小子孔懷。因見楊令親說起令政一事。他本心原因一向在京
中。令政嫁尊兄之時。他不曾做得些盒禮。如今令政又不知去向。他方
纔忿忿要告。我想涉起訟來。一時間令政回來便好。萬一難見。免不得
官府懷疑。其間之事。與小子無干。我想何苦勸人打官司。不若兄多少
與他個盒禮之情。這事便息了。王文是衙門裡人。那裡一時間就肯出
這一樁銀子。便道。承孔先生見愛。盒禮是小事。還我妻子。我便盡他禮
便了。那人見他不如法。作別去了。那楊棘刺想道。我的計策。百發百中
的。難道被他強過了。下次也做不起了。不免告他一狀。纔信老楊手段。

遂提筆來寫下一紙狀詞曰。

告狀人楊祿。本縣人氏。告爲殺妻大變事。姪女馬玉貞。嫁與

憲臺役虎棍王文爲妻。賊性不良。終日酗酒。將妻百般毒打。

祿往京回。昨特探訪姪女。屍跡無存。竊思妻非七出之條。律

文難棄。惡將三尺藐視。憲典安容。夫婦人倫大典。豈忍手碎

花容。人命罪極關天。肯漏獸心賊首。叩憲臺憐准。正法典刑。

死者瞑目九泉。❺生者感恩千載。上告。

次早投文。將詞投上。知縣見是他手下殺死妻子。罪極浩天。把王文取

到。先責三十板。竟下了獄。待後再審。那夥計周全來牢中望他。到家中

取了銀子。與他使用。還喜是同衙人役。終久凡事不同。周全遂上心與

他各處尋訪。那裡有半毫消息。過了幾時。官差周全往都院下公文。周

全聞知這個消息。連忙到牢中別了王文。把王文之事。竟托了衙中朋

友。逕往杭州進發。不提。且說宋仁與玉貞一時高興。沒些主意。走了出來。那堪坐吃箱空。又無生涯可守。看看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色〕起來。長吁短嘆個不住。正是。

上天天無路。　入地地無門。

進退兩難。如何是好。宋仁好悶。一逕兒走到城中去了。只見玉貞倚門而立。恰好一個戴巾的少年吃得酒(醉)醺醺的。往沿湖而來。早已看見玉貞。吃了一驚。想道。幾時移這個美妓在此。逕自往玉貞身邊走來。玉貞見他是斯文。連忙避進。這少年認定他是個妓女。逕自大步踏了進來。玉貞慌了。連忙上樓。那人也隨上樓。朝着玉貞拜揖。玉貞無奈。只得答禮。那人道。好位姐姐。玉貞道。妾是良人之妻。君休認差了。那人聽他說話。是外方人聲音。一心想道。他見我有酒的。假意托故。便向袖中取出一錠銀子。道。我不是來闖寡門的。你若肯見憐。我便送了你買

菓子吃。玉貞心下見了銀子。巴不得要。奈何他只管認我烟花。倒笑了一笑。那少年見他一笑。只道他肯留他歇了。上前一把拖定。便去脫衣。玉貞倒慌了手脚。欲要叫起來。又想他那錠銀子。欲待順從。又怕丈夫撞着。躊躕未定。被他到手了也。玉貞雖然受注(淫)道。妾非青樓。實係良家。見君青年。養君廉恥。不忍高叫（有此等淫女人。）從君所願。幸勿外揚。感君之德。那人見他如此言語。既承一枕之私。亦是三生之幸。尚圖後會。以報高情。玉貞道。快快完事。恐丈夫撞見。如之奈何。那人聽見。他急急忙忙完了。整衣下樓。說與玉貞道。我又來看你。玉貞點頭。那人逕自去了。玉貞掩上大門。上樓想着。笑了又笑道。杭州原來有這樣的書獃。一年遇這般幾個。不愁沒飯吃了。又想道。怎生對宋郎說出情由。道也罷。我身原是他拐來的。怕他吃醋不成。實實說了。看他怎麼。正在想間。宋仁推門而入。上樓見了玉貞。便滿面愁煩。玉貞道。那裡去這一會。有什好生意

可做麼。宋仁道。我看城中都是上千本錢鋪子。就是有小生意。我也不慣。就是曉得做時。那討本錢。我方纔往石塔上回。見了那小娘家的姐妹。個個穿紅着綠。與那些少年子弟調笑自如。倒是一樁好生意。玉貞聽了笑道。倒去尋得這個烏龜頭的生意回來羨慕。宋仁嘆一口氣。玉貞道。你若有這點念頭。我便從你心願。如何。宋仁聽罷。連忙跪將下去。若得我的娘救命。生死不忘。玉貞扶起宋仁。宋仁笑道。招牌也不曾掛一個（招牌上面寫。此處可賣風雲□□。）人來發市❻去了拿出那錠銀子遞與宋仁。宋仁一見。吃了一驚。此銀何來。玉貞把那個人光景。如此如此一說。宋仁大笑起來便道。這番我宋仁夫婦二人。不怕飢死了。宋仁忙去買了些酒餚。與妻子痛飲而睡。次日。那玉貞更加打扮。穿了件大袖衫兒。在門前晃了又晃。這次有人走過。他便笑臉相迎。這些書獃子一時裡傳聞起來。大佛寺前有一個私窠子。十分標致。又不做腔。全無色相。一時間嫖客紛紛。車馬不絕。這

宋仁倒做了一個長官。落得些殘盤剩酒受用。不提。且說周全逕至都堂下了公文。未及領文。下午餘閒。踱出清波門。道。聞知杭州西湖景致。天下無雙。到此不走一番。也是癡了。遂搭小船。撐出港口。他一見了青山綠水。讚嘆不已。道。昔聞日本國倭人住此遊湖。他也題了四句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7]

今日往從湖上過。畫工猶自欠工夫。

看此倭詩。果是有理。正嘆賞間。只見那船已撐到岳墳。周全上岸。往岳墳看了。遂至蘇堤。見一隻湖船內。有三桌酒。都是讀書人光景。傍邊一個艷色妓女。周全仔細一看。正是玉貞。心下着實一驚。恐怕錯認了。坐在一橋上。把眼不住去看。恰好那一船的客。同了妓女走上岸來。周全看見。閃在一旁。見他走到身邊。上下一看。一些也不差。又尾在後邊。聽他說話。正是溫州聲氣。心中想道。這個娼婦。你在此快活。害丈夫受得

好苦哩。又想道。不知他住在何處。好去跟尋。道。這也不難。我跟了他這隻湖船去。少不得有個下落。自己上了酒樓。吃了一壺酒。正會鈔完。恰好那船往裡湖撐去。周全沿了湖。慢慢跟着那船。撐在灣裡便住了。周全上前一看。却見宋仁出來相幫打扶手。攙了玉貞手到了家去。隨後酒客都進去了。周全十分穩了。又到大佛寺前。見一個長老出來。近前一問。那長老把宋仁幾時移來做起此事。一五一十。說得明白。周全別了。逕進錢塘縣裡。取路回寓。次日領了回文。逕至本州投下。忙去望着王文道。恭喜。妻子有實信了。這般這般一說。王文道。原來被宋仁這光棍拐去。害我受這般苦楚。周全登時上堂。保出了王文。太爺簽牌捉獲。又移文與錢塘縣正堂。添差捉送。周全同了一個夥計。別了王文。往杭州。走了十二日方到。下了移文。錢塘縣着地方同捉獲。又添了兩個公人。一齊的出了湧金門。過了昭慶寺。逕到灣裡。只見玉貞正要上轎。被

周全嚇住。宋仁看見。二人驚得面如土色。衆差人取出牌。交與宋仁一看。道。事已至此。不須講起。且擺酒吃。衆人坐下。玉貞上樓收拾銀兩。倒也有二百餘兩。把些零碎的與宋仁打發差使。其餘放在身邊。細軟衣服。打做二包。家伙什物自置的。送與房主作租錢。宋仁打發了錢塘二差。叫隻小船。逕至湧金門進發。玉貞坐在船中掉淚。遂占四句。以別西湖。道。

自從初到見西湖。　每感湖光照顧奴。
今日別伊無物贈。　頻將紅淚灑清波。

又有見玉貞去後。到樓邊顧者。逗遛咨[8]嗟。兀自望樓不捨。也有幾句題着即事。

王孫擬約在明朝。　載酒招朋竟爾邀。
鳳去樓空靜悄悄。　一番清興變成焦。

須臾到岸。一衆人逕至錢塘縣起解。夜住曉行。飢餐渴飲。不只一日。到了永嘉。逕至縣中。投到縣主。把王文楊祿一齊拘到聽審。先喚玉貞道。你是婦人家。嫁雞逐雞纔是。怎生隨了宋仁逃到杭城。做這般下流之事。害丈夫被楊祿告在我處。把你丈夫禁責。還是怎生講。玉貞道。爺爺。婦人非不能道。但丈夫生性急烈難當。奴心懼怕。適値宋仁欲往杭城生意。也是婦人有這段宿業要償。遂自一時沒了主意。猶如鬼使神差。竟自隨他去了。若是欺了丈夫。把房中銀錢之類也拿去了。縣主忙問王文。比時你可曾失些物件麼。王文道。一毫也不曾失。縣主又問玉貞道。宋仁這個奴才。五年滿徒。不必言了。你今律該官賣。只怕又墮風塵了。玉貞道。求老爺做主。奴身該賣幾何。情願自贖其身。向空門落髮。以了餘生。是爺爺恩德。縣主叫楊祿。你不若與姪女另尋一婿。以了他終身。如何。楊祿上前道。蒙老爺分付。小人不敢有違。玉貞仔細把楊祿一

看。道。我那裡認得你什麼叔子。在此把我丈夫誣告。楊祿道。姪女也難怪你不認得我。你五歲時。我便京裡做生意。今年纔回來的。玉貞道。且住。問你。我爹爹是何名姓。作何生理。家中三代如何出身。母親面貌長短。說個明白來。楊祿一時被他盤倒。一句也說不出。縣主大怒道。世上有這般無恥光棍。初然必定聞知王文不見了妻子。生心認了表叔。指望詐些銀子。一定王文不與。他詐心不遂。將情揑出殺妻情由。告在我處。王文上前道。爺爺青天。〔他〕着人來打合。要小人的盒禮錢。小人妻子也沒了。倒出盒禮。不肯與他。生情屈害小人。縣主抽籤。先把宋仁打了三十板。又將楊祿重責四十。着禁子收監。道。待我申報了三院。活活打死這光棍。若留在世。貽害後人。宋仁發富春驛當徒五年。滿期釋放。玉貞情願出家。姑免究。這縣主只爲玉貞標致。不忍加刑。亦是憐念之意。王文稟道。妻子雖然犯罪。然有好心待着小人。一來不取一文而

去。方纔執證楊祿。句句爲着小人。一時不忍。求老爺做主。縣主道。爲官的把人夫婦止有斷合。沒有斷離的。但此事律應官賣。若不與他一到空門。這是法度沒了。如今待他暫入尼庵。待後再來陳告。那時情法兩盡。庶不被人物議。當把審單寫定後。題玉貞出家八句於後道。

脱却羅衫換布衣。別離情種受孤悽。
西湖不復觀紅葉。道院從教種紫芝。
閒處無心勻八字。靜中有念去三屍。
夢魂飛遶杭州去。留戀湖頭憶故知。

判畢。把一衆人趕出。止將宋仁討保還家。打點起身。玉貞隨了王文回家。到了家下。取出男衣還了宋仁。把上好女衣付與王文收了。身邊取出那二百銀子。稱了五十兩。付與宋仁道。我也虧你一番辛苦。將去富春娶房妻子度日。切不可再到溫州來了。剩下一百五十兩銀子。付與

王文道。妻子雖然不該撇你而去。今日趁的銀子。依先送你。另娶一房好妻室到老。那生性還要耐煩。若是你沒有那行凶之事。我怎生捨你。將手上金銀戒指除下。併幾件首飾。盡付王文。身邊還有幾兩碎銀。看着周全道。這幾兩銀子。煩勞周伯伯與奴尋一清靜尼庵。送他打齋。待奴也好過日。王文見妻子這般好情。一時不忍相捨。便放聲大哭起來。玉貞也哭起來。連周全也掉下淚來道。你既二人如此情狀。我亦不忍相看。不若將此銀子往他州外縣。做些生意。儘可度日。把屋宇待我與你賣了。❾共有二三百現銀。怕沒生意。小小銅錢當兒也夠開了。離了此地。怕什麼人來刁你不成。王文道。如此甚好。只求大兄留心。周全道。自然在心。王文連忙買下酒物。獻陌三郎紙。就請周全。夫妻二人重新恩愛。這也是玉貞欠了這些人的風流債。宋仁引去完了。重完夫妻之情。後來周全兌了銀子。與王文就在城南開一木器鋪子。夫妻二人掙了

上千家當。一連生了三個兒子。王文因出了衙門。那酒吃就有了時度。再也不撒酒瘋。故此兩下酒色皆不上緊。那楊祿被知縣活活打死了。後人把他幾個人名字寫出。倒也湊巧。道。

因爲王文不文。故使玉貞不貞。

惡人楊祿不祿。傷恩宋仁不仁。

止有周全果爾週全。完美其事矣夫。

總批

書生錯認章臺柳。誰知弄假却成眞。玉貞合欠風流債。又得西湖兩袖春。撒

酒瘋的下場頭。不可不戒。

校記

❶「亡」原作「忘」，據《歡喜奇觀》改。

❷「托」原作「花」，據《歡喜奇觀》改。

❸「什」原作「信」，據《歡喜奇觀》及下文改。

❹「偏」原作「搧」，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❺「泉」原作「原」，據《歡喜奇觀》改。

❻「市」原作「誓」，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❼「湖」原作「無」，據《歡喜奇觀》改。

❽「咨」原作「恣」，據上文及《歡喜奇觀》改。

❾「屋宇」原作「項首」，「賣」原作「買」，據《歡喜奇觀》改。

第十六回　費人龍避難逢豪惡

萬般由命不由人。命不差池半未分。
命坐玉堂清要職。若逢華蓋是高眞。
紅鸞照着貪花柳。驛馬逢時道路人。
命有許多說不盡。且將算命表緣因。

且說湖州府德清縣。有一飽學秀才。名喚費人龍。就進在本縣學中。娶妻姚彩雲。十分嬌媚。夫妻二人都是二十三歲了。只因彩雲身懷六甲。人龍往命館中。與他推算。年命無妨麼。說出八字。先生寫了。道。好個夫人八字。今年定生令郎。將來命運還不見好。是怎生樣說。人龍聽先生口中不靜。連忙又把自己八字說出。先生排得不差。道。是一位大貴人八字。也是運限不好。目今有大難臨身。若是避不過。這番死也死得的。

休小看了。既不來算。我也不知。既是知了。怎麼不說。人龍見他說得眞切。心下着忙。忙問道。先生。曾聞趨吉避凶之語。果然避得過麼。先生說。先賢之語。怎麼假得。趁早尋在百里之外地方。避過百日。便無事了。人龍道。房下可也要去。先生說。看來還是夫人面上起的。怎麼不要帶去。人龍送了命錢。還至家中。與彩雲悉言其事。彩雲道。如之奈何。人龍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又道。禍出師人口。倘然不信。一時間禍及於身。悔時遲矣。不若只帶一房男女伏事你我。其餘待他各守田業。往他處避過百日。依舊回家便了。夫妻二人計議已定。遂帶了幾十兩銀子。數千銅錢。柴米小菜之類。喚下一房家人費才。乃老成夫婦。喚了一隻浪船。一齊上船。梢子問。還到那一方去。費人龍道。沒主意。姚彩雲道。往東去罷。人龍道。爲何要往東。彩雲道。難道往西方去不成。人龍點頭道。快往東方。那船搖到塘西住了。次早又到崇德交界。遠遠望見一簇人

家。人龍問船戶。來多少路了。回道。二三十里了。人龍道。且住。着忙令家人上岸。道。你看那一搭人家。住得幽雅。看左近有空房。賃他一間。暫住三月。有無即來回報。家人逕往前邊一問。恰好問着一個農夫。答道。這裡是馮吉員外住宅。四圍都是他的屋宇。空屋極多。只是員外爲人有些利害。我這一鄉村人民。個個怕他的。你若要租他房住。也要小心。家人道。住他一月。與他一月房金。有什麼小心。農夫道。這也說得有理。恰好馮家管帳的管家走過。農夫指引道。你要租房。須問這位馮阿爹。這費家人順口兒叫道。馮阿爹。我們一位相公要在此處暫住幾時。敢問府上有空房求租一間。未知有否。馮管家道。有有。你隨我來。你可看得中意的。隨你要便罷。二人近前一看。却有一所書房。十分精雅。道。便是這間罷了。不知多少房金。管家道。一兩一月。按月取租。只是小房錢要一兩二錢。倒少不得。費家人道。這是舊例。斷不有虧。逕自到泊舟之所。

見了主人。把上項一一說了。人龍道。既如此。便稱了一兩房錢。又是一兩二錢小房錢。寫了一紙租契。交付家人。先去租了。自己放船撑進港中。不多一會到了。家人道。房已租下了。請相公娘娘上來。人龍扶了彩雲上岸。夫妻二人逕進書房。看了住塲。實然可愛。但見小小園亭。那

樂意相関禽❶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

十分羨慕。好個所在。登時把船中動用之物。移了上來。打發船家回去。着夫妻二人。把房中現成竹床張了羅帳。逕自安然樂意住下。鎭日無事。隨便作些詩賦消遣。却好一日。人龍把風爲題。寫在紙上。

和薰金朔遞相催。　歲月韶華去復回。
忽爾摧殘千木謝。　一時吹得百花開。
陽臺每送朝雲上。　楚峽嘗攜暮雨來。
浩瀚逞威山嶽動。　却疑孝德播仁才。

又咏月一聯。

嬋娟千里共佳期。照徹悲歡與合離。
十五碧霄懸寶鏡。初三銀漢吐娥眉。
唐王驅馭嘗遊處。李白擎杯仰問時。
堪比賢良全節義。清光千古鑑綱維。

彩雲看見。笑道。你男兒家做的詩。也是風月的。人龍道。雖懷風月。實存節孝。賢妻無事。也做一聯消遣。如何。彩雲道。你題風月。我題節義。休得見笑。先把節字爲題。一聯云。

西窗剪燭理清篇。一閱貞風起喟然。
斷臂割容眞可羨。剔睛毀鼻亦堪憐。
猗猗綠竹凌霜操。鬱鬱蒼松傲雪堅。
珍重老梅諧益友。冰清玉潔古今傳。

又咏義一聯。

孔孟惟推仁義長。　良金奇狩美君彰。

雲霄鴻雁無時棄。　水涸鴛鴦且暫忘。

黄犬臨焚能展草。　白駒向井解垂韁。

宋弘不是眞君子。　那得糟糠妻上堂。

人龍看罷。道。賢妻出口。句句含藏節義。那李易安謝道韞❷甘拜下風矣。正語笑間。一陣朔風透體。人龍道。想此時天氣嚴寒。早晚必有雪了。你看花枝。那幾樹紅梅綻蕊。綠萼舒芳。倘有雪來。少助詩興。彩雲見說。隨取一幅箋紙。畫出一樹梅花。竟是活的一般。人龍見了。讚稱不已。遂題四句。

冰肌玉骨絶塵埃。　親見嫦娥把手栽。

想是蟾宮丹桂妬。　天香不放一些來。

彩雲笑道。那嫦娥倒不願做他。爭似我夫妻歡笑。將來兒女牽情。要那冷清月宮。守他做甚。人龍道。嫦娥也羨着世人哩。彩雲說。你何以知之。人龍道。豈不聞月裡嫦娥愛少年。二人大笑。彩雲道。我們將筆一枝。畫梅爲題。集唐八句。可好麼。人龍道。集詩最難對得工。況非二酉五車。孰敢爲此。彩雲說。一時兒高興。各集四句。以成一首。併要記作者之名。如差。罰酒三杯。我夫先請。人龍雖然是個飽學。一時間倒也思索不就。把那唐詩不住的想。道。有了。每句下邊寫出來道。

姑射仙人淺淡粧。劉承　寫眞今喜遇瑩光。杜甫

一枝臨照月無影。李郢　數點有花春不香。李從

彩雲隨韻。也集。

顏色肯敎霜雪改。傅生　畫圖空惹蝶蜂忙。吳雲

江南早得春消息。吳會　驛使歸來好寄將。黃清者

夫妻二人交相嘆賞道。各吃一杯。以消清興。正在歡娛之際。那天眞眞湊趣。一片片飄將下來。初如鵝羽輕飄。後似楊花亂墜。只可惜天色晚了。夫妻二人道。明日起來。有許多景趣了。逕自安置。一夜無文。次日起來一看。那雪足有三寸。眞是千山叠玉。萬瓦鋪銀。夫妻二人梳洗已畢。吃了早飯。道。我們今日再集唐句作笑。人龍道。雪映紅梅爲題。各集四句便了。人龍曰。

六花飛舞亂交加。劉方萃　雪裡紅梅趣更嘉。趙紫芝

瑤圃晚晴飛紫汞。何應龍　玉爐春煖仗丹砂。劉文芳

彩雲把筆烘得煖煖的。寫道。

梁園學士春酣酒。羅虹　姑射仙人臉襯霞。白玉蟾

誤殺城東小兒女。秦少游　月明來看海棠花。孫良玉

二人相加愛慕。彩雲說。如今把這白梅花。各人也集一聯。省得等你。人

龍坐下。獨自去寫。彩雲進房。另取筆硯而書。人龍完了。道。娘子你可成了不曾。彩雲道。寫完了。在此烘手着哩。須臾先取人龍的過來看。

問訊江南第一枝。陶誼　相依金谷幾多時。韓中村
想應東閣一時興。施鈞　翻作西湖百咏詩。中峯
翠鳥倚香春遍野。潘純　霜禽偷眼影參差。宋郊
只因誤識林和靖。志南　賓主相忘似舊知。危山清

彩雲看了。道。我的不中你意。不要看罷。人龍道。你還似初婚的時節那般做作。彩雲笑道。書獃。休要取笑。

家住梅花第一村。徐遠夫　誅茅縛屋傍梅根。開伯顏
暗香掩映雪幾點。宋子虛　疎影横斜月半痕。賈從舉
正好巡簷頻索笑。楊載　不須檀板共金樽。林□□
衆芳已許巢由輩。郎士元　桃李紛紛未足論。王元章

人龍看罷。道。娘子。你到我家登堂七載。從來未見你剪雪裁雲。吟風弄月。誰知你這般才思。我好僥倖也。彩雲道。妾幼時熟習女工。粗知翰墨。自到君家操持箕帚。夜侍衾裯。無暇及此。如今在此。儘有餘閒。深慚獻醜。萬勿見哂。且說馮吉聞知費人龍是個飽學秀才。又探知妻兒十分美貌。但不知何故住在我家。正在疑想間。有一個密騙。名叫鳳成東。走將進來。見了馮員外。見他面有疑思之態。不免問及。馮吉把費家一事說知。大凡做密騙的。一心只要奉承東家。那管世上之事做得做不得的。就說出拿雲捉月的手段。便就三言兩語聳動馮吉道。他妻子這般美貌。員外有這樣家私。難道消受不起這般一個婦人。自古佳人難再得。如今住在我家。是甕中鱉耳。何愁做事不成。馮吉被他說得一副心腹。如火滾一般熱將起來。便問老鳳。此事怎樣做起。方可如意。鳳成東道。不難。他如今止夫婦二人居住。又無親友往來。況沒鄰朋交厚。不若

先去請他到家。浼以詩詞。餌以杯酒。日逐厚將起來。我有心。他無意。尋些事故。小則風流罪過。纏住他身。不放回家。重則做下人命。大大罪名。監禁獄中。其妻無主。員外將恩結之。要短做些風月事兒。自然着手。若要長久夫妻。便將那大的罪名。坐他監中弄死。不過費些錢財。有何難哉。馮吉道。妙計妙計。人世上有了錢財。不用些兒做快活事。眞是個守錢虜耳。即時寫了一個名帖。着一小使拿到費家。請費相公來講話。那小使應一聲去了。即時來到費家門外。那小使先從門縫裡張望裡邊。只見他夫妻二人好生快樂。把門敲了兩下。人龍忙着（看）只見一個小使手拿帖子道。我家員外請相公說話。人龍道。敢是房主翁麼。小使道。上寫眷侍教生馮吉頓首拜。人龍道。煩❸勞就來了。彩雲道。房主未曾識面。他來接你怎的。人龍道。必竟有事商量。待我去去便來。叫了家人。取了原帖。逕到馮家。只見那馮吉頭戴方巾。身穿絨裝。有四十多

歲的光景。連忙迎接。敍了禮坐下。人龍道。學生到此。幸借華居。未及趨拜。又辱寵召。這尊帖決不敢領。馮吉道。先生乃三吳名士。幸降寒家。不然還不知道。因早間檢取租契。方見大名。故爾屈駕請教。這賤刺何必拘拘不受。正在吃茶。只見裡邊又走出一個戴唐巾的人來。連忙上前施禮。人龍問及。道。小子名喚鳳成東。在馮先生宅上早晚效勞。人龍便曉得是個密騙了。馮吉道。不是學生斗膽。便敢相煩。只因縣尊前浼學生做一架圍屏。都是雪景。今日見了此雪。便想起此事。尚乏詩章。足下山斗高才。敢煩金玉。使此屏八面光輝。千年華美。皆足下之使然也。人龍道。既承重托。不敢推辭。只是學淺才庸。有辜盛意。須臾。列下山餚海味。異果奇珍。請人龍於上坐。馮吉主陪。鳳騙傍坐。酒至半酣。人龍索筆。馮吉令人速備文房四寶呈之。離席前座。取紙草之曰。

雪月風花。賞心居首。冬春秋夏。樂事相聯。鑄巖岫而如銀。覆

井欄而飾玉。飄殘柳絮。總無烏雀啣飛。點遍棕衣。惟有漁翁下釣。更路的門莫辨。茶烟酒力難消。四境盡浮。泯泯却同無地。千山已著。茫茫詎復見天。若乃穿簾誤作梅花。照室渾疑日月。孤烟曠野。惟聞畢逋之聲。小釣斷橋。致有灞陵之興。馬鳴熟道。犬吠歸人。門外五更。朝士應愁踏凍。林中三尺。村農齊賀豐年。於是低唱淺斟。半醉銷金之帳。俳衣白面。相邀連璧之人。用工制作仙橋。呵手堆爲獅象。誰能愛命。更復怕寒。雖加獸炭堆紅。只愛鵝毛一白。亦有寒壚少酒。破屋無烟。斧凍爲麋而相呼。映光辨字而目讀。船窗皎潔。分布被之蘆花。堦砌鮮研。結茅簷之冰柱。山疑西域。水比洞庭。至於耳目空虛。心魂寒曠。玉潔冰清。霜凌雪勁。寒頤冷面。鐵膽銅肝。信是玉京瑤島客。將爲鐵面柏臺臣。

書罷。馮吉連聲稱讚。密騙連道。奇才。把酒斟在金甌。道。受冷了。快飲此杯敵寒。馮吉重新換席。秉燭而飲。道。一客不煩二主。明日還求大筆。可稱其美。人龍道。當得效勞。盤桓至黃昏而散。人龍歸見彩雲。道。有偏了。馮家浼我作雪景賦。以送崇德縣尊。故此招飲。明日還要我爲他書寫。彩雲道。惜乎手冷些。道。睡罷。一夜無文。次早方梳洗畢。夫妻二人正對面看梅花兒歡笑。只見馮吉在門外。早已窺見彩雲。十分艷色。動了心火。按捺不住。推開了門。逕走進裡面來。彩雲急避。人龍接見。馮吉施禮道。昨承佳作。逕來造謝。兼請大筆。只是斗膽。人龍道。昨日厚擾。正欲登堂叩謝。又蒙辱臨。感戴不盡。茶罷作別。馮吉拉了人龍到家坐下。吃了早飯。人龍索文房四寶。把金箋紙裁成八幅。寫成前賦。不覺未牌時分。那密騙巴不得寫完。好吃酒。又排下許多餚饌。吃酒之間。馮吉看着人龍。堂堂一貌。(正該改却前非。)終非落薄之人。想起他渾家。世間少有。此時只該息了念

頭。方是忠厚長者。恰又二心三意。故後來招許多不妙之處。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到老終無怨恨心。

是日盡歡而散。自此馮吉依了鳳成東之言。無日不接人龍飲酒。過了幾日。馮吉將圍屛端正了。自己備下許多美物。送到縣裡。知縣大喜而別。歸到家中。只是想着彩雲。眠思夢想。無計可施。恰是鳳密騙又到。馮吉把心事與他商議道。事不宜遲。他原說年終要回。倘若一去。何由再來。密騙道。員外方纔說着年終二字。使我吃了一驚。寒家百無一有。荊妻啼哭。兒女淒涼。一樁大苦的事又到了。馮吉見他如此說。道。你只要爲我圖成此事。家中之事。都在❹我身上。不必憂心。密騙見說。笑道。這般必定要行的了。想了一會道。如此如此如此。方可圖之。馮吉見說。道。就是今日。即時喚家人道。請了費相公同來。須與接到。相見禮畢。馮吉道。連日送錦屛與縣尊。不得接見。今日特地請兄來痛飮一番。人龍道。累擾

宅上。不能酬答。待告辭歸舍。尚容盡心耳。三人進了後面一間書房裡。極其齊整。皆是奇珍寶玩。不必言之。見傍邊掛一幅美人睡起圖。竟無題咏。他捉筆在手。拈出集唐八句。除下來。放開桌上。道。斗膽了。詩曰。

美人南國翠蛾愁。武元衡　睡起懨懨底事羞。郭良
八字懶勻眉鎖黛。丁瑞　雙鬟慵整玉搔頭。袁伯約
香閨月冷衾裯薄。辜中　深夜風清枕簟秋。許渾
可惜春光不相見。杜甫　眼穿腸斷爲牽牛。朱邑

寫罷。依先掛起。二人稱賞道。寫作皆精。有光美人多矣。爲牽牛縮了郎字。何等俏麗。密騙道。這等分明爲郎了。寫罷。列上酒餚果品。這番吃法。與前不同。大碗送來。歪扭帳。灌得個人龍吐了又吐。人事也不知。推攮不動了。預先備了船隻。竟開後園門。着家人扛了下船。連夜搖到崇德縣來。次早。馮吉穿了行衣。逕往縣中進狀。告爲乘醉打死人命事。竟把

半月前一個家人喚名進祿。因上樓失脚活跌死的。因鳳成東設計。俱是陷他的惡計。見縣尊說了。就呈上狀詞。縣尊送出。即時出牌捉拿。差人見了馮吉。折了酒飯。送了差使的錢。逕往船中。見是沈醉的。差人吆喝喝。扶起跌倒。只得衆家人攙了。逕到堂上來。人龍還在夢裡。不知人事。知縣見這般光景。想道。乘醉打人。這是常事。若昨日打死了人。緣何今日尚然未醒。打死人之後。終不然又勸他飲酒不成。衣衫猶然在身。不像行凶光景。❺事有可疑。便道。抱告鳳成東。你且外面伺候。且把費人龍一面收監。待他醒了聽審。恰是打聽人役報道。案院巡到嘉興行事。老爺即刻起身公務。知縣聽罷。掛一面牌在縣門首。本縣公出。凡一應投文人役。候回日投遞毋違。馮吉見了掛牌。道。此去少也十日。如何等得。密騙道。你原爲着那人做事。只須回去停當了前件。看景生情便了。馮吉一干人原船復了回來。誰知這日彩雲腹中疼痛起來。忙着

家人去尋人龍。不期這晚馮家衆僕因家主不在。各自出外吃酒去了。問管門老子。竟回得不明白。費家人直進裡面響叫。只見走出兩婦人道。你是何人。在此怎麼。費才道。我是湖州費相公家裡。大娘娘分娩了。來尋相公。那婦人不知緣故。竟去問主母。這主母唐氏。年紀三十六歲了。一心向善。見丈夫豪惡。累勸不悛。他便立了個主意。分了淨床。吃了長齋。每日向佛堂念佛。看些經兒。一毫外事也不管。這日聽見說費家娘娘分娩。來尋主人。他又不知和他們那裡去了。便道。分娩大事。家主公不在怎好。便道。這是生死之際。客邊在此。若有些差池。如何是好。便分付婦人家走幾個來。一面着一個小使去請穩婆。自家同了費才跟隨。三個婦女還到費家。只聽得費娘子坐在床沿上。叫疼叫痛。唐氏也不施禮。忙着婦人伏侍。恰好收生婆已到。此時燒湯的去燒湯。抱腰的抱腰。唐氏又問費家管家婆。可曾有小衣服。回道。未曾。唐氏急令一婦

人歸辦衣衲酒食藥餌。一齊都備。眞眞虧了這唐院君。只見彩雲攢眉捧腹。猶如西子心疼一般。有歌一首。正是。

慈母生兒日。五臟盡開張。
心身俱悶絶。流血似屠羊。
生下問男女。是兒喜倍常。
喜罷悲還至。痛苦徹心腸。

一時間生下一個孩兒。穩婆斷臍沐浴。唐氏親與童便定暈丹吃。費彩雲心中感激不盡。只不知丈夫何處去不回。唐氏令婦人擺出酒餚請穩婆。打發穩婆。都是唐氏。不想他丈夫要害彩雲的丈夫。妻子又盡心救他妻子。也是各人好惡不同。天色傍晚。穩婆去了。唐氏留一個婦人喚名素梅。道。你丈夫隨員外出去未回。你可在此夜裡伏侍費娘娘。倘要湯水之時。不可遲誤。素梅隨了唐氏。到了房中。拿着鋪蓋。就在彩雲

床前鋪下。倒也小心服事。遞湯送水。不用彩雲分付。正是。

惟有感恩並積恨。　千年萬載不成塵。

且說馮吉到次日抵家。聞知費娘子分娩。大失所望。所喜身子還健。密騙道。我想產後婦人是虛怯的。其夫之事。不可與他聞之。一時苦死。把什麼來弄。只說別人請他蘇州遊虎丘去了。安着他的心。待他健了。把甜言蜜❻語哄他。一家住着。朝日送些酒食。先去結他的心。那時網中之魚。待事成了。云云再娶。馮吉道。這話說得有理。朝日着人送酒送食。彩雲感激他夫妻二人。道。幸喜得好人相逢。只不知丈夫蘇州幾時回來。且說素梅丈夫叫名阿魁。極嘴尖的。一日素梅問阿魁道。費相公不知幾時回來。他娘子日夜掛念。阿魁道。若要回來。這一世不能夠了。素梅驚問。他就一五一十把前後事情盡言說了。又道。明日晚間。還要搶他妻子進來云云着哩。正是。

夫妻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這素梅因伏侍彩雲好了。彩雲感他好情。私下與他一套衣服。又有幾件首飾。素梅又喜彩雲爲人溫柔。倒十分心裡喜歡他的。聽見丈夫說出此事。如冷水淋頭一般。吃驚非小。阿魁叮嚀不可洩漏。素梅道。自然。自己心下十分不樂。他想道。我如今欲通知費娘子。他是女流。一時幹出餘(愚)事。豈不害他。欲待不說。倘員外明晚用強。這費娘子不像個肯從的。一時間死節。亦未可知。可惜這般一個好人。終不然看他落局。看我院君十分憐他。不免把此事一一的說與他知道。救他一命。有何不可。便三腳兩步進了院君佛堂。把前事盡情一說。驚得面如土色。話都說不出了。停了一會道。素梅。自古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有理會了。你悄地裡通知費娘子。只說員外明晚搶你進來一事。那費官人在監之事。且瞞着他。恐他一時知道。生死難料。你的哥子在河內搖

船。可去喚他來。連夜送了費娘子還德清。到了家中。此事再與他道。未爲遲也。素梅別了院君。急到費家。悄悄與彩雲說了這一番話。彩雲吃了一驚。緣何有這般奇事。便哭將起來。素梅忙止住道。院君叫船。連夜送你歸去。你可快快收拾。若員外一知。揷翅也難飛了。彩雲道。一時間那得船來。素梅說。我哥子在此搖船生意。待我去河口看他在否。如不在。只須你管家另僱便是。素梅忙去河口一看。恰遇正好回來。素梅忙叫。哥哥。院君着我喚你的船。連夜到德清送一親眷去。與你船錢。那船戶道。這等待我收拾到來便了。這邊彩雲忙忙收拾。已傍黑了。船一到岸。費才夫妻併素梅一齊相幫搬運。收拾得罄盡。彩雲着素梅上覆院君。千恩萬謝。着素梅道。我官人來。且不可說甚的。恐一時競氣起來。未知凶吉。只說我身子不健回的。我自慢慢着人來酬謝你。兩下流落淚來。唐氏又喚素梅。送些下程酒肴。道。欲來親送。恐員外得知。倒不好了。

改日着人來望便是。兩下別了。正是。

鰲魚脱却金鈎釣。　擺尾搖頭再不來。

那船連夜往德清進發。彩雲到家。不題。且說馮吉次日打點搶着彩雲。那鳳成東早早已來了。各人打點做事。只有唐氏與素梅兩人在佛堂中暗笑。那馮吉抓耳揉腮。心火不安。巴不得到晚。心中等不得。先去看看着。只見門是掩的。推門一看。靜悄悄的。便一步步踱將進去。並無人影。又走進內室。止見桌椅床灶而已。吃了一個驚。回身便走。恰好撞着密騙。道。走了走了。事不諧矣。密騙吃了一驚道。何人走了消息。馮吉叫齊使喚家人。忙問。何人走我消息。各人目定口呆。連阿魁也賴。不曾對人說來。正是。

空施萬丈深潭計。　那得驪龍頷下珠。

馮吉道。怎了怎了。空着子害費生。如何了結。鳳成東也没理會處。只見

家人說。縣裡差人催審。在外邊坐着哩。馮吉怨着密騙。事又不成。打這樣天大官司。如今怎了。密騙道。事不幹差。只是走了雌兒。有心如此。一不做。二不休。一邊往牢裡用些銀子。擺佈死了老費。一邊告着他妻子。說賃屋爲名。偷我資財。連夜運回。那時少不得出來對理。再施計策謀來便了。馮吉道。如今差人你去回他。再遲幾日來聽審。免不得吃些酒食。送個包兒。逕自去了。密騙又與馮吉道。事不宜遲。拿些銀子到獄官處使用。着他動張病呈。弄死了他。再好謀娶。登時馮吉叫阿魁帶了銀子。隨了鳳成東到獄裡使用。且說費人龍那日醉裡睡在監中。直到黄昏時候。方纔有些醒意。此日禁子雖然收管。然而是個斯文醉漢。又不知何等樣人。獄官先分付放他在官廳上傍睡着。這一時醒來。也不知天曉夜暗。只聽得耳邊廂喝號提鈴。好生驚恐。把手去摸。又不在床上。又無衾枕。寒冷冷的。又不知在何所在。竟不知身陷獄中。吆吆喝喝。直

至天明。坐起一看。還只說在馮家廳上。他整衣立起。須臾廳後走出一個人來。頭上戴着一頂四角方巾。身上穿一領舊褐子道袍。脚下穿一雙鞦子蒲鞋。人龍一見。未免整巾上前施禮。那獄官姓卜名昌。乃北京順天府宛平縣人。年將半百。止生一女。年二十歲了。因隨任來了四年。尚未有親。妻子早先亡過。止帶一房家人媳婦。四口兒到崇德縣來做官。爲人耿直。他一見人龍上前施禮。他已知他是個有名的秀才。乃遜他大首拜揖。人龍去(未)及就坐。便開口動問。老先生。此處敢是府上麼。卜昌見他還不知是牢獄。倒一時不好便說。道。先生還不知道。請到裡邊書房裡講。把人龍引進了書房坐下。道。且請梳洗了再講。忙分付家人送水洗面。又拿了自己梳具與他梳頭。又分付女兒秀香打點早飯。秀香見說。道。爹。這是個犯人。爲何如此待他。（公門好修行。）卜昌道。你不知道。這人是個秀才。我方纔仔細看他。是個貴相。不是犯法的人。況又未曾經

審。未知怎的。那裡不是施恩的所在。你依着我。三餐茶飯。不可怠慢他。秀香聽了這幾句話。便齊齊整整的打點。請他早飯罷。卜昌方說。先生。想你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人龍聽罷。吃了一驚道。正欲動問。念小生素昧平生。極蒙垂愛。不知老丈高姓尊名。爲何學生倒在此取攪。卜昌笑了一聲道。先生。在下草芥前程。是本縣獄官。兄被人告在縣堂。昨日關下來的。人龍聽了幾句話。正是。

兩腿不搖身已動。　面皮不染色先青。

有半個時辰發陡。(抖)那牙兒咯咯的響個不住。那裡說得出來。須臾又施禮道。不知道。得罪了。問說。不知學生是何人告發。是何事情致於下獄。卜昌道。這還不知。待在下往書房裡查與先生看。他便去了。人龍想着。好生利害。竟不知何事關在此間。又想。妻子不知可曉得否。正想問。卜昌取了原狀。遞與人龍看。未看之時還可。看罷了。一時手脚冷

將起來。那身子軟將下去。一堆兒倒在椅上。秀香看見。泡一碗薑湯。着人送出來。勉強呷了兩口。便道。馮員外與學生交淺情深。初然浼做雪賦。要送本縣的。次早又浼我寫。便然後杯酒往來。前日邀至後房。與一密騙鳳成東二人。將我灌得十分沈醉。後竟不知幾時到了此處。那有打死人的道理。又不知爲甚害我至此。不知怎生樣審問的。卜昌道。不曾審。太爺府裡去了。若是審過了。不知怎樣吃苦。那裡還放你坐在此間。據稱說來。醉是實的。醉了四肢已軟。那有氣力打人。況又斯文人。料不動手打人。不若且在我處茶飯。待太爺回時。告一紙訴狀。如問得不妥。着人再往上司去告。人龍道。縣尊與他交好。恐聽一面之詞。如何是好。卜昌道。爲何你知他與縣尊交厚。人龍說。因送圍屏。雪賦是我做的。卜昌道。訴狀上倒要寫出來。便不能爲他一邊。待我與你出力便了。人龍道。多感恩臺用情。若有出頭日子。犬馬報德。決不相忘。只是記念寒

荆。不知怎樣。目今又將分娩。實是放心不下。不知老恩臺可放得學生一去否。卜昌笑將起來。書生不知法度。不要說這是人命關天重罪。便是些須小事。也私放不得的。設或有大分上。也直待太爺回。有的當保人方使得。那有私放得的。人龍聽罷。流下淚來。卜昌道。兄且放心。自古牢獄之災。命中犯着。一日也少坐不得的。又說。官司多一日不吃。少一日不吃。準準的該晦氣。脫了自然冰釋。人龍想着道。算命的果然準。道我身有大難。死也死得的。往百里外躲避。過了一百日纔好。如今正在百日內。遭此大難。可見有命。卜昌道。算你後來如何。人龍道。據他說。後來功名顯達。不足信也。卜昌道。目今應。後來應的。自古說得好。

萬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

也只得沒奈何坐下。晚上。卜昌拿自己鋪陳與他同睡。且說次早。秀香與父親說道。昨夜間夢見姓費的坐在房裡。須臾頭臉變一龍頭。正在

害怕之間。又有風雷大作。那費生騰身一晃。竟是一條青龍。把身飛上去了。那屋上一擺。把我也帶在空中。害怕得緊。驚醒來。聽得縣堂上正是三下鼓。卜昌聽罷。道。不可做聲。我有道理。過了兩日。只見一個禁子在那裡叫響。卜昌聽見出來。他便附耳說了些話。卜昌同禁子出來講話去了。人龍獨自一人。沒奈何。取紙筆改着訴狀。只見卜昌走了進來。巡往女兒房中講話去了。有兩個時辰。方纔出來。人龍也不敢動問。卜昌把人龍細細又看了一會。道。先生。這馮吉是個豪惡。我這監中十分之中的犯人。倒有三分是他的對頭。原來先生這樁事。爲着令政姿色上起的。人龍驚問道。老恩人何以知之。卜昌道。❼適纔馮家着兩個人送我二十兩銀子。又與那王禁子五兩。要我謀死了你。人龍見他說罷。這番眞驚死了。救了一個時辰。方纔醒轉。道。恩人仔細與我一言。卜昌道。你不可吃驚。我已有救你之策矣。人龍下拜。卜昌忙扶起道。令政已

分娩了。恭喜生得一位令郎。馮吉竟要搶令政進去。不知何人走了消息。倒被令政逃回了。他無可奈何。他如今要謀死了你。要告令政。陷他竊取貲財罪名。定要圖他到家。我今一事與你商量。我想他陷你打死人命。料難對審。故此着我先動病呈。再後絕呈。不若先動一紙病呈。到捱年封印之時。動了絕呈。他那時忙急之際。必竟不來相驗。便好活你了。只是難於出去。怎麼好。這事瞞不得王禁子的。待我與他商量。又出去找尋禁子去了。人龍聽了這番話。好生驚恐。心中十分感激獄官。只見王禁子同了卜昌走進書房。作揖坐下。道。所事不必言矣。我二人做得乾淨。決不犯出來的。但只要你自小心要緊。想馮家幹這等沒天理的事。報應也只在兩三年內了。他幹的惡事。多得緊哩。卜老爺雖有救你的心。沒放你的路。想來也是枉然。我看你相貌堂堂。後來是個發達的。今卜老爺年老無子。止得一位小姐。年紀也正相當。我做媒。與你娶

做二娘娘。這番是他嫡親女婿。到捱年。同了小姐。叫船逕回德淸。同了大娘。逕上京去。到岳丈家住下。帶些銀子。在北京納了監。科舉起來。靠天若得出身。報寃有日。得了官時。不可忘我的情。人龍忙謝道。豈敢。這活命之恩。豈敢有忘。但小生萍水相逢。蒙卜恩人如此厚德。也當不起。怎好又望着小姐這般事來。王禁道。實不相瞞。因小姐做了一個吉夢。我再三說合。故此應承的。若不如此。我們都不管。人龍道。旣如此。恩如山斗。稍有寸進。犬馬相酬。王禁道。前日進監。止有我見。若是次日。也做不來了。非惟死中得活。又得了一個老婆。這叫做逢凶化吉。遇難生恩。後來必定好的。卜昌取通書一看。今日是個吉日。諸凶皆避。就今晚成親罷了。即時分付家人整備應用之物。俱停當了。人龍道。蒙岳翁大恩。頂戴不淺。但小婿並無一絲爲聘。何以處之。往袖中取出扇子。上有白玉鴛鴦墜一枚。解下道。微物表情。倘容補聘。卜昌收了進房。與秀香藏

下。到晚上。悄悄的完了親事。留王禁吃酒。卜昌送一封花紅禮與了媒人。恰好次日知縣回衙。投文時遞了病呈。至廿九日封印。卜昌恐堂上疑心。自己上堂遞了絕呈。知縣看道。果然死了。卜昌道。是。知縣道。曾有親人領屍麼。親人有了。未曾具領呈。不敢發出。縣官道。年畢了。待他領去罷。卜昌點了一頭出來了。到了衙中。十分快活道。事不宜遲。着家人叫下船隻。發了行李。先放在船中。叫了王禁。喚下兩乘女轎。傍晚開了獄門。一遝擡出衙門。一道烟去了。卜昌送到船中。把到北京親友的幾封書札。又道。明年大比。賢婿切不可錯了場期。老夫明年三月已滿。可與我往吏部裡見一書辦。已有書在這裡了。分付完。兩下別了。他分付開船。往德淸進發。且說彩雲。朝日望着丈夫。求神問卜。轉展心疑道。傍年了。爲何還不回來。十分煩惱。直至除夜。他苦苦咽咽。在房中掉淚。只聽得費才叫聲。娘娘。相公回了。歡喜得彩雲活寶回了拾得寶貝的一般。忙走出

來。兩下一見。都哽咽起來。這邊走過秀香。朝上見禮。彩雲忙問。這是何人。人龍說。一言難盡。這是我救命的恩人。說起話長。道。停會與你講罷了。登時打發了船家。到晚來分歲之時。把酒醉到監事情。一件件說得明白。彩雲立起身來。把秀香讓在大首施禮。原來恩人之女。奴家情願讓做姐姐。秀香說。豈有此理。❽爹爹原命奴爲小星。焉敢越禮。人龍道。你二人性格溫柔。料後沒甚醋意。姊妹稱呼便了。秀香小三年。以妹子稱之。次早。家人使喚婦女。一般叩頭賀節。沒甚大小。人龍說。事不宜遲。馮吉爲人毒狠。趁早僱船北行。倘若遲延。禍生不測。悔之晚矣。彩雲說。正是。着費才僱船。直到京師。仍帶費才夫婦並奶娘。共夫妻與兒子七口起身。家中分付管家料理。所有金珠細軟。盡付箱中。新年初三日。燒紙開船。七個人一逕去了。自古。

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

不期下行李之時。早被強盜見了。那盜乃太湖大盜。(江湖好漢)渾名水裡龍。有一身本事。千斤氣力。凡遇一隻船內有十餘個客商。他獨自個一把刀立在面前。這些客就送與他了。江湖上說起他也都害怕。這日不小心被他見了。能得幾個人。他那裡放在心上。恰好船行到崇德過去石門地方。是未牌時分。夫妻們正在那裡吃酒。彩雲說及唐氏與素梅前後好處。船是離岸有三四尺的。只聽得船頭上一聲響。那船側了幾下。人龍開出艙門一看。好一個大漢。滿肚皮疑是馮家使來的刺客。便深深打恭道。請艙裡坐。水裡龍見他這般一個斯文待他。那刀也不拿出來。就進中艙。其餘男婦驚得後梢躲避。費秀才斟了一杯酒。深深作揖奉去。強盜笑一聲。接來吃了。他又斟上一杯。如前送上。強盜接了酒道。書生莫要如此。(強盜也要斯文)有酒待我自吃罷。便坐下大杯吃。並無話說。人龍又去取酒。他又吃。將至半酣。道。秀才。我前日見你箱中有物。隨你已是兩日了。你

好不小心。我今日不拿你的。前邊去還有人取你的。這頭還留不牢哩。我問你。因甚要緊。新年裡[9]這般趕路。人龍見問他。方知道不是馮家使的。便坐下。又送酒與他吃着。便將算命起直說到爲此往京逃避。強盜聽罷。大怒道。馮吉豪奴。這般可恨。有日撞着我。休想饒他。道罷。立起身來。拱一拱手。道。去了。人龍一把扯住。跪下道。壯士。你方纔有意而來。今竟自空去。豈不怪我。前邊性命難保。可憐我夫妻。都是含冤負屈的。若前邊死了。做鬼也不瞑目。求壯士取了金珠。怎生留得記號。得前途無事便好。強盜扯起了秀才。道。幾乎忘了。忙取紙筆。畫了一條龍在水盤旋之勢。道。你可貼在頭艙門上。日間便無事了。如黑夜不見之時。你只說水裡龍貼在艙門上的。他自然去了。道罷。逕上船頭。把身子一跳。大踏步往岸上去了。夫妻重新走來。道。膽都破了。又是這強盜好哩。遇了惡的。如何是好。一路上去。果然平安。到三月內。方到京中。人龍僱了

牲口。問秀香說。你家住在何處。秀香一一說明。隨上岸去尋了宗族。有了住宅。把家眷什物俱進了城住下。往吏部各處下了書札。連連央人往國子監納了監。便靜坐書房狠讀。不覺秋期將至。納卷入場。到八月廿六揭曉之朝。已中九十一名。三夫妻快樂。不必言之。恰好到九月。卜昌已離任回了。大家歡喜。擺下一桌團圓酒。歡喜不盡。不覺春場又近。人龍又猛讀多時。會試中式。殿了三甲進士。吏部觀政三月。選在鎮江府丹陽知縣。他有了憑。接了卜昌一同赴任。一路上滿心歡喜。他想道。幾年之間。有同年到浙江做巡按。馮吉強⑩惡一定難饒了。那鳳成東活活打死他。只是唐氏素梅二人大恩要報。王禁子着實報他。一路行來。又是丹陽地方。一縣人役早已接着。擇日上任。免不得參謁上司。答拜鄉紳。忙了月餘。方得理事。把上司未完事件。併前任舊卷。一一的問斷明白。百姓無不感恩。一日。是前任未結的一樁舊事。乃是殺人強盜。

於上年八月內。在洋子江內殺人。當時被官兵捉獲。送到本縣。尚未成招的。分付提牢吏。即時取來。見一個強盜出來。跪在地下。問道。你叫甚名字。強盜說名王立。問說。你殺人可有對頭麼。道。沒有。可有刀麼。答道。有的。又問。你一人怎麼爲盜。可有餘黨麼。答曰。止得一人。小的那日原不爲劫財殺的。問曰。爲何。答曰。小人上年正月初五。在於石門鎮上。欲劫一個秀才金帛。上他船時。那秀才十分恭敬。小人憐他怯書生。吃了他幾杯酒。他把一腔寃恨。細訴與小人知道。此時也要爲秀才出不平之氣。故此打聽他仇人出入。直隨他到了洋子江。上船殺的。止得小人一身是實。知縣又問他。仇人住於何處。姓甚名誰。答曰。住在崇德鄉間。叫名馮吉。人龍早已曉得了。大堂上怎好認得強盜。又說。你這些爲盜的。都有渾名。你可有否。答曰。小人渾名水裡龍。知縣道。爲人報仇。乃是俠客。又不得財。又無對證。況一人怎生爲盜。又問說。你可知那日秀才

名姓麼。答曰。小人一時起意。不曾問得姓名。但初三日下船所在。是德清縣城外。小人認得。知縣道。既有住處。便好查訪。如果眞情。後來放你。那日馮吉身伴有人跟隨麼。答曰。有一人。小的一上船。他已先跳在江裡了。死活不知道。知縣分付帶起。依先坐在牢裡去了。退堂進衙。請了丈人併二位夫人。一齊坐下。把水裡龍一事。從頭至尾一說。三人一齊快活道。爲你殺死仇人。明日快快放他。人龍道。且再遲些。恐一時放去。上司知道。說我縱盜。我已有出他審語。再遲一月。方可放他。光陰迅速。又過了一個多月。分付提牢吏。把強盜王立取出來。須臾跪在下面。知縣便道。你上來。那德清秀才。我已着人查訪。果有仇人馮吉。他還講有個鳳成東。倒是個主謀。爲何放過了他。答曰。老爺青天。小人直說。小人故雖爲盜。實有俠腸一般。見那孤苦的。小人肯與他的。因那秀才受寃。心實不平。小人也與同夥人。於上年二月。已分付他。遇此二人。代我殺

他。後至五月端陽。那鳳成東他在馮吉家吃酒。至黃昏出門。被夥計先殺了。不瞞老爺說。那馮吉家中。九月間。已知馮吉殺死了。他妻子唐氏。又是善人。不管閒事。先被家人偷盜。後來這些佔他田產的人被害的。共有數百家。竟大家約日會齊。把內囊搶得精光。房屋放火燒了。田地都被佔去了。家人盡數走完。那唐氏後來沒住處。投入前村尼姑庵修行。止得一個家人媳婦。隨他出家。知縣道。我聞知馮吉豪惡如虎。今已報應。倒也虧你了。我如今憐你爲人除害。是個好人。但放你去。恐又爲盜。則上司罪我縱盜。你可對天立誓。放你去罷。答曰。小人心直口快。斷不敢負老爺釋放之恩。敢累老爺。但小人家資也不少。斷斷不爲盜矣。立誓倒不足取信。縣官道。料你直人。不敢爲非矣。去罷。水裡龍當堂磕四個頭。還自去了。人龍退入私衙。把水裡龍說殺密騙。散家緣。唐氏出家一番話。與丈人妻子說了。喜的是馮鳳二人殺死。苦的是唐氏沒有

住場。知縣說。這個不難。次日升堂。討一隻浪船。差一名甲首。付他五兩銀子。可到崇德馮家前村尼姑庵中。接取唐氏院君。再問素梅消息。他問你何人差的。你說是德清費夫人。感當年看顧分娩情由。一定要他起身同來。甲首應承去了。不須半個月。唐氏同素梅到了。報進衙去。即開門請進。兩位夫人迎接。各各施禮。彼此感謝。一番整酒相待。次日就着原差甲首。復到崇德縣中牢裡。尋禁子王元到來。不期王禁死已半年。有一子王一。甲首請了他來。到時通報。開衙接進。卜昌道。可惜你爺死了。不然費爺正要看顧着他。遂設席相待。住了幾日。不想正是唐院君齊頭四十歲。人龍整酒上壽。次日。送王一官俸銀五十兩而別。其年欽[11]取人龍補戶部主事。漸漸直至兵部侍郎。兒子費廉。已發高科矣。

忽一日坐堂。見一個把總手拿手本進來參謁。上寫着。新授直隸松江府川沙把總王立稟參。侍郎把他一看。正是水裡龍。道。你認得我麼。王

立道。似有面善。一時想不起。道。丹陽知縣放你的就是我。王立擡頭細認。叩頭下地。那日若非老爺釋放。焉有今日。侍郎道。那船上秀才亦是我。若不是我。誰肯放你殺人罪名。快請起。置酒私宅請他。岳丈併兒子一同陪酒。後累薦王立。官至邊關總兵。費廉中了進士。秀香生二子。俱登高第。卜昌壽九十。後本宗立嗣一子。侍郎加厚待之。俱昌盛累世云。

總評

馮吉起意非良。密騙懷心太毒。思圖艷質。謀害鴻儒。非獄主之提攜。竟沈淪於縲絏。二兇授首綠林。萬貫銷鎔紅焰。水裡龍巧遇甦鱗。唐院君施恩得報。恩怨皆酬。禍福有命。

校記

❶「禽」原作「番」，據《歡喜奇觀》改。
❷「鰛」原作「媪」，據《歡喜奇觀》改。
❸「煩」原作「起」，據《歡喜奇觀》改。
❹「在」原作「是」，據《歡喜奇觀》改。
❺「景」原作「影」，據上文及《歡喜奇觀》改。
❻「蜜」原作「密」，據《歡喜奇觀》改。
❼「卜昌道」三字原無，據《歡喜奇觀》加。
❽「理」原作「禮」，據《歡喜奇觀》改。
❾「裡」原作「哩」，據《歡喜奇觀》改。
❿「強」原作「訪」，據《歡喜奇觀》改。
⓫「欽」原作「行」，據《歡喜奇觀》改。

第十七回　孔良宗負義薄東翁

先生失館詩

紫燕啣泥二月時。　先生失館竟何爲。
仲尼有道終歸魯。　孟子無心肯事齊。
賣劍只因嫌價少。　彈琴應爲識音稀。
鸞鳳暫出丹山外。　要借高梧第一枝。

世上萬般生意。惟爲人師者。尊重無比。就是人家朝夕焚香禮拜的。止得天地君親師這五個字。至於人家。一請先生進門。就是日逐供看。猶如敬重父母一般致意。那一個敢怠慢着他。所以爲師者當儘自的學力。盡心教訓。方不有負東家一片致誠的眞心。如今先生。未到得六月中旬。便思量鑽謀下年的書館。一聞某處是個好東翁。供看極盛。館穀

極肥。便心裡夢裡想着人上央人去講。略有一面之熟。便去撻面皮求薦書。謀得到手。初然坐館。便勤勤謹謹。講書講文。不辭辛苦。待以下人。極其寬厚。叫小使小官大官。阿哥大哥。下人無不歡喜。待學生。就是幫閒的奉承大老官一般舉動。無不逢迎之意。直至過了端陽。半年束修到手。下半年便又不同了。諸般都懶散起來。這山望見那山高。終日往街坊打聽。某處有好館。又去鑽謀了。所以有恒業而無恒心。把人家子弟弄得不尷不尬。誤人之事。最爲可恨。如今且說個請先生鄉紳。這官宦住在浙江嘉興府秀水縣。姓江。名字五常。官居侍郎。只因無子。半百之年。便告了致仕。大夫人無得生長。連娶了六個美妾。越着緊。越沒影響了。又曰。花多不結子。寡慾多生子。有了六七個妻妾。一夜一房。尙且輪流來。也是疎懶的了。還經得空了幾夜不成。大夫人說道。你年過半百。也算是老年的人矣。看了這般光景。子息不能夠了。還須查看同房。

該應繼立嗣了一個。免得一有差池。使這萬萬家財。被人搶去。又無後代。悔之晚矣。江公道。夫人之言有理。遂將胞弟次子江文。擇日請親。承繼過來。這江文方得九歲。正要緊讀書之際。江公遂將要請先生一事。對親友說知。那薦書雪片一般來了。江公也難聽分上。一個也不成。（先生失館。最苦的事）遂着家人。往餘姚打聽。近時宗師考在優等生員。請一個來。家人領了主人之命。逕到餘姚。往學裡去查。有一個孔良宗。乃提學歲考批首。也有館的。因東家止得一個學生。是獨請的。不期學生得病而亡。正失了一個肥館。在家嘆息。却好遇着江家差人來請。十分快活。厚款來人。次日收拾起身。同了家人一路而來。纔下得江船。開得幾丈路兒。却遇潮來。滿船之人都道。順流利市。來到江家。見了主人。相見甚歡。大凡做先生的。果然有不樂之處。妻子在家守有夫之寡。自身在館坐無罪之牢。守了一年。纔得釋放歸家。一似囚人遇赦的一般。好生快活。未及一月。又

要分離。正是。纔得相逢又別離。且說江公。見先生篤實沈靜。便已放心。打聽得浙江按院。乃是同門同年學道。又是相知。他心中要到西湖遊玩。因便要要回來。帶了四個家人。兩個小使。動用之物。無所不有。別了妻妾。到書房別了先生。一逕而去了。這些家人媳婦。與同小使丫頭。一見主人出門。一似開籠放雀的光景。都往門樓下頑耍去了。連書房中茶也沒個人拿。大夫人着那伏侍揚州姨娘的使女素梅。拿茶送到書房中來。先生看見。道。何勞姐姐送來。素梅道。這些小使。但是老爺一出門。他們都去白相了。無人在內。着我送來。先生道。多勞你了。去不多時。只聽得裡邊一路兒歡笑出來。都往前廳去了。先生聽見。便問江文。是什麼人這般歡喜。江文立起身來。往外去看。連學生也不進來了。先生見江文不來。要去叫他進房讀書。走出房門。往廳後張看。這一張。弄得一個老實先生。反做了虛花浪子。一時輕浮起來。只見六個美人。生得。

媚若吳宮西子。美如塞北王嬙。雲英借杵搗玄霜。疑是飛瓊

偷降。　肥似楊妃豐膩。瘦憐飛燕輕颺。羣仙何事謫遐方。

金谷石園遺像。

先生雖年年坐館。各處鄉紳人家處過。自不曾見有一家六個都是國色天姿。較面龐。人人美貌。看了裙邊之下。弓鞋各有長短。大小不同。止得一個穿玄色縐紗衫襖的美人。那一雙小脚實是小巧。令人愛極。正在張望間。只見門公報道。許相公來望大夫人。那一陣美人跌身就轉。往內一跑。先生慌了。急回身一走。忘記後軒門檻。一交絆倒。跌個合撲。一衆美人見了。都忍不住的咯咯之聲。有一個笑字謎兒。說得有理。

說價千金可買。能開兩道愁眉。或時扯破口唇皮。一會歡天

喜地。　見者鬨堂絶倒。佳人捧腹揉臍。兒童拍手樂嘻嘻。

老小一團和氣。

先生掙閫不起。江文來扶。那一衆美人都掩了嘴兒。齊進去了。先生歸房坐下。與江文說曰。因你去久不來。出來喚你。不期女客進來。急欲迴避。忘了門檻。一絆跌倒。被這些女客笑了。江文道。是許家表兄來望家母。這些姨娘們躲避。走得快了。倒把先生累了一跌。先生說。我這一跌。足值六千銀子。江文說。怎生解說。曰。豈不聞美人一笑值千金。如今六個美人齊笑。豈不值六千銀子。江文說。想先生這一跌。連屁也跌出幾個來。先生說。爲何。江文說。我見六個姨娘。都是掩着鼻子的。先生說。這般一跌。倒是個及第先聲。又問學生道。那穿玄色紗襖。小小脚兒的。叫做第幾位姨娘。江文道。這是前年到揚州娶的新姨娘。姓李。他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女工裁剪。件件會的。我父母都喜歡他。把內庫金銀皆托他掌管。方纔送茶來的素梅。是伏侍新姨娘的。先生道。天雖未晚。我因跌了。不耐煩久坐。對課進去罷。出課曰。

南國佳人。膩玉容顏眞可愛。

江文對久不就。先生說。你方纔說。新姨聰明得緊。何不拿進去央他對看。江文立起身便走。先生叫轉來。此課只好與新姨一人知道。若被別人曉得。非惟說你資質不好。連我也有失教之名了。江文說。不須分付。遝往新姨房裡。取出課來。要他對就。新姨看了笑道。這跌不殺的麥粞包。還要油嘴。便寫道。

西齋學究。謙恭着地假斯文。

江文拿了來見。先生笑曰。他來譏誚我跌了。故曰。謙恭着地假斯文。倒也是個作手。又想道。我雖然不該挑他。他也不該誚我。不免再改一對。將進去與他。看他怎麼。

東牆秀士。偷香手段最高強。

寫罷。呼江文說。新姨取笑我。如今我改過了。你拿進去與他看。可改得

好麼。江文拿了。到新姨房裡。新姨道。這蠻子可惡得緊。且留在此。要他一要。看他如何。叫。公子。你去回他。說此課對得好。留與老爺回來請教。只是東牆高看跌壞了。江文直道其事。先生慌了。若眞與東翁看。成何體面。便又着江文進去討了出來。新姨故意不與。叫小使送夜飯出來。那裡吃得下去。長吁短歎。無限憂愁。直至更深。一些不用。小使依先收了進去。新姨看了。忍不住笑道。我原作耍蠻子。却認了眞。害他食不下嚥。明早着素梅還他罷了。次早起來。把前對批在後面道。

恁般膽小。　不算高強。

即着素梅拿了還他。那素梅口角極會尖酸。見了先生。道。先生對得好課。倒恰是楊修的捷對。昨日跌壞了。晚間正好用些酒兒活血。原何反不要吃。豈不聞有酒食。先生饌。我曉得先生的心事。只爲着偷香手段。我再三與新姨說了。拿來還你。把什麼來謝我。老孔見了對聯。就是得

了性命一般。好生歡喜道。好姐姐。我明日投在你腹中。生個梅子補報。素梅曉得取笑他小名。便回道。這等是個酸胎養的。還叫酸子。先生道。我這梅子拌了白糖。名爲細酸。極有甜頭兒的。素梅道。細酸我嘉興極賤之物。連薑絲昨日價錢都跌倒了。只好與麥粞包一樣看成。先生暗想道。好個利口丫頭。只得回道。你嘉興人慣喜扯這般臭蛋。兩下各笑起來。老孔正要把那對的字紙來扯壞。只見後邊批了二句。看道。恁般膽小。不算高強。却又一時胡想起來。正是。

一時造下風流孽。千古傳揚輕薄名。

只見江文出來讀書。見了先生施禮。與素梅道。新姨喚你進去。素梅去了。這老孔道。他批此八字。說我膽小。做不事來。明教我放膽大些。纔是手段。我如今不免吟幾句情詩送去與他。若有意。必有回頭。如又似留住對聯的光景。我有他親筆批語在此了。怕他怎的。把江文早問功課

完了。取筆題曰。

風流雅致俊文君。　借此權爲司馬琴。

今世有緣前世種。　忍教咫尺不相親。

又曰。

藍田雙玉已栽根。　纔得相逢便記心。

海内易求無價寶。　世間難得有情人。

寫畢。封好了。下午素梅又拿茶來。先生道。梅姐。今日又有一對。煩姐姐送與新姨一看。素梅笑道。明日不要又急。今番不與你討面情了。先生道。我如今有了新姨年庚在此。是一宗姻緣公案。還有什麼急。素梅忙問道。什麼年庚。先生笑道。這批的八字。豈不是年庚。素梅只得拿了進去。遞與新姨。拆開來看。道。這麥糆包漸漸無禮了。存下在此。必竟要與老爺看了。趕他回去。素梅說。他且是不怕。道。姨娘批的八字。當作年庚。

若與老爺看。反惹是非。不要理他罷了。且說江衙裡娶的第三個妾。姓王。是蘇州人。家中喚他做蘇姨。脚雖大於❶新姨。然而容貌。各有許多媚處。他小名楚楚。也是個粗通文墨的女子。他與新姨兩下比衆分外過得相厚。這時候恰好走到新姨房裡。見了桌上詩兒。新姨把昨日的對。談其原故。他今日又將此詩來輕薄。本要說與主翁。奈何對後批了八個字兒。恐惹猜疑。只索置之不理。便宜了他。楚楚道。昨日偷覷我們。已遭一跌。已不成先生體格。今又如此。是一個浪子了。一邊說。把兩首詩摺齊了。籠在袖裡。歸房想着。我家主翁有十萬家私。單單少得一個親生兒子。我如今移花接木。把些情兒結了書生一點私心。到了田地。黑暗裡認做新姨。倘僥倖度得一個種兒。是我終身受用不盡的了。不因人成事宜錯過機會。正是。

慊他人之慨。　風自己之流。

有何不可。即時揀了一盒兒沈香速香。着使女春香。悄悄拿了。道是新姨着我送上先生。多多致意。素梅口快。以後有話。不拘大小。一概勿與他言。待我出來傳言方可。一逕往書房裡來。恰好江文又往外邊去了。春香把香盒送與了他。把楚楚分付言語。一字不差。傳與老孔。那先生歡喜得跌足拍手的笑道。姐姐在此坐着。寫一字兒代我送與新姨。寫道。

荷蒙　嘉情隆重。賜我名香。雖雞舌龍涎。莫過於此。再拜領入。香烟透骨。恩已銘心。謹奉數言。聊申鄙意。

仙娥賜下廣寒宮。　透我衣裾爇我床。
情似文君愛司馬。　意如賈午贈韓郎。
木桃愧乏瓊瑤報。　啣結須歌環草章。
且把筆尖深致意。　斗山恩愛敢相忘。

封好了。遞與春香。多多致意新姨。滿懷心事。盡在不言而已。春香拿了。遞與楚楚。看罷。笑道。正是。

李代桃僵。　指鹿爲馬。

楚楚存了私心。每每着春香送些香的花兒。或香的袋兒。謹謹密密。一些也不知道。一日。老孔偶出書房。恰遇新姨出來。便笑吟吟上前作揖。新姨見了。回身逕走。老孔立得身起。人已不見矣。遂想道。這幾時怎生相愛。原何今日不理了。我左猜右料。他還是恐被人見。怕看破機關。故此避去。倒是個老到的婦人。也罷。不免再寄一首情詞與他。要他回音。看他怎麼寫。曰。

朝思暮想俊佳人。　想得終宵好夢頻。

夢裡許多恩與愛。　醒來不得復沾身。

又曰。

忘餐廢寢害相思。短歎長吁只自知。
求懇多情通一線。勝如獲得夜明珠。

封好了。恰好春香送一枝茉莉花來。先生笑道。果然我所料不差。悄悄將詞兒付與春香去了。楚楚拆開一看。道。事不宜遲。趁此要討回音之際。答他兩句。成全美事。有何不可。寫曰。

明珠韞匵斂光茫。不比尋常懶護藏。
念汝渴龍思吸水。送些雲雨赴高唐。

又寫。賤妾揚州李氏拜。封完。與春香說。教他今夜掩門而睡。勿留燈火。夜深來也。春香把楚楚之言。悉對先生一一說了。老孔喜不自勝。道。春香姐。你與我拜上新〔姨〕娘。道小生開門相待。萬萬不可失約。春香去了。老孔心裡便如蟲鑽一般。那裡坐立得住。巴不得就是黃昏。也虧他捱到晚了。他將酒吃得罄盡。便和衣睡了。楚楚着春香把幾重門先

自輕輕開了。將近黃昏模樣。衙中俱已䀋靜。便同了春香。悄悄兒走出重門。逕到書房門首。春香逕自向內去了。楚楚捱到床邊。摸着先生。猶然夢裡。把他推了一下。先生失驚。急走起來。貼着楚楚。便一把摟定。叫聲。親親。好妙人也。遂去與他解衣就枕。登時雲雨起來。

一線春風透海棠。　滿身香汗濕羅裳。

個中美趣惟心想。　體態惺鬆（忪）意味長。

又曰。

形體雖殊氣味同。　天然好合自然同。（通）

相憐相愛相親處。　盡在津津一點中。

須臾雲停雨住。先生問曰。那日初見你之時。我見六位嬌娘。惟你的脚兒最小。六般容貌。惟你面龐最好。我如今把你的小小脚兒。待我捏上一會。以消我初時想頭。楚楚脚是大的。恐怕識出。便道。我的脚怕疼。捏

他怎的。明晚帶一隻舊鞋兒與你閒時消遣。豈不是好。先生笑道。如此足見盛情。先生把前事細問。楚楚裝新姨體態而回之。在先生竟〔信〕爲新姨。十分快活。不覺金雞三唱。楚楚恐怕略有天光。露出不便。遂起身穿衣而別。先生送至後廳。楚楚把門一重重仍先拴上。進房睡了。直至晌午方起梳洗。忙地裡想起鞋兒一事。逕往新姨房裡走來。恰好新姨料理午飯。楚楚乘他匆忙之際。到他床頭檢得一隻鳳頭紅鞋。籠在袖裡。走出房門。歸到自房。想道。這番認定新姨。斷無疑了。晚間拿了紅鞋。仍如昨夜做作。夜至明還。已有十餘次了。先生一夜問問曰。前日學生說你掌管金銀之庫。何不以需須贈助知己。勝如坐此寒氈。守得幾何。楚楚說。這且少待。自然有贈。次日。楚楚自想道。他只把我當作新姨。希圖厚贈。若與他。只我實無私蓄。若不與他。猶恐不像新姨。自此往新姨房中。失於收藏之物。而即攜歸。只新姨房中累失酒器衣飾。

而楚楚竟付與先生矣。老孔十分歡喜。不期一日。江公杭州已回。出來望了先生。併督江文功課。一日也不見缺。好生歡喜。心下想道。這個纔是先生。便十分加愛。楚楚此時十日之中。便只好二三夜會合了。先生坐到十二月中旬。將擇日解館。進去拜見江公。欲言其事。江公出見。說及此事。江公道。老夫正有一言奉告。新正初二日。乃是寒荊五旬。未免有幾日事忙。老夫明日把束修奉了。屈老先生在此過年。明年就好借重。不知尊意如何。先生心下一想。道。有了束修。寄到家中與父母妻房。自會料理。在此過年。明年館已穩了。況新姨恩情正美。惟恐失了此館。今既有此機會。豈宜推托。便道。謹領尊命。既有所賜。待晚生明日尋一鄉里。早寄回家。便可安心了。江公說。極感極感。次日。老孔往六里街打聽。看有得托的鄉里。尋一個寄回。恰好撞着一個鄰居。也是餘姚學秀才。叫做于時。在宜公橋王家處館。見了孔良宗。道。兄今年在那裡設帳。

良宗還說。在江公府上。止得一個學生。館敍也有二十四兩。還有許多好處。恰好新正二日。乃大夫人五旬。恐有賀啓酬答。老先生留我過年。有這些束修。特覓一個相知。浼他寄回家下。幸遇仁兄。敢爾相煩。望毋拒却。于時見說。道。這是順帶公文。有何不可。明日小弟到東翁處來領便了。良宗別了于時。回到館中。晚間又與楚楚耍了一夜。還在床上睡着。江公着人寫一禮帖。送了二十四兩修儀。外有禮儀二兩。送與良宗。家人見他睡着。故意弄他醒了。送與先生。良宗道。多謝。多勞。隨取了三百文錢。以作勞金。回一謝帖去了。尚未梳洗。又見于時已到書房。良宗一見。忙道。得罪。請坐。小弟因清晨身子不快。因此纔起。有失迎接。着小使取茶相待。自己一面梳洗。一面修書。併修儀折禮。共二十六兩。俱各封起。不想于時去文具中取抿子夾髮。見下格有紅色之物。鮮妍可愛。掇起上格一看。是一隻紅繡鞋兒。內有一封字紙。看良宗忙忙不管。他

取了籠在袖中。忙把梳具撞上。坐下。良宗忙完。穿了道袍。重新施禮。將銀子家書一一交付明白。便拉了于時往酒肆少談。于時初然推辭。想紅鞋一事。必然有因。坐談之際。問一明白。也倒有趣。一時列下酒餚果品。上下坐定。兩盞三杯。于時欲要問起紅鞋之事。恐開口時。他又隱諱。我如今不免無中生有。駕出一個情人逗他。那時自然吐出眞情。便道。孔兄。我你做先生的人。有榮無辱。乃是世間一個自在仙人。孔良宗曰。何以見之。于時道。前年我在餘杭一個富家處館。他家一位妹子。是個青年寡婦。回在娘家守制。且是聰明。我其時在館。把自己心事寫一首詩。粘於壁上道。

一鐸喚醒千古夢。　五經鑿破半生心。

三冬事業圖書府。　十載生涯翰墨林。

一日出外訪友。他走入書房。把我四句歪詩。圈得彌漫。我回來看見。問

道。何人到此。把我胡言這等濫圈。他便着使女悄地出來道。是我家姑娘圈的。道先生的字字珠玉。實是愛極。故此冒瀆。比時被我把文君夜奔相如的故事。做詩一首。寄將進去。他便把崔張月下佳期的詩兒。送將出來。到晚來遂成鳳友鸞交。況有許多私贈。就是做十年的館穀。也不能有他這許多珍寶。那還是一個布衣人家。今兄處這般富貴之家。姬妾婢僕。也須尋覓一個。以消岑寂方好。良宗笑而不答。于時見漏他不出。道。說話多而吃酒少。來。我與你[2]猜拳。良宗一連輸了五杯。已有酒意。于時又去激着他道。想世間露水夫妻。也要人有福承當。那無福小人。連夢一世不能做得一個。良宗道。這些人家常事。何必提他。于時大笑起來。據兄此言。畢竟也曾遇着些趣事而來。那時老孔酒罩了臉。被于時又奚落他。比着無福小人。一時間便沒了主意。把新姨娘之事。從頭儘底說一個暢懷。于時道。我說這般大人家。豈無一個愛風月的。

把酒餚吃罷。會鈔而別。于時十五日解館。十六日下午回至書房。又到江衙裡來別良宗。老孔送他出門。逕進來了。于時心下不樂。道。嚴冬之際。干干係係與你帶了一主銀子。盤❸纏也不送我幾錢。送也不送幾步。逕自踱了進去。好生輕薄。且過了殘年。和他講話。在船中把他束修拆開。將自己逼火沖頭。換了好的。止得二十兩。落下四兩並禮儀二兩。送到孔家。道。束修廿四兩。臨時取出四兩。道要辦江夫人壽禮。故此留的。孔家父母自然信了。千恩萬謝。送他出門。且說先生在江公宅上。過了殘冬。好生厚待。一到初二。一家忙將起來。連日戲文。直至初十方閒。不覺又是十三。乃上燈之夜。這日下午。大雨傾盆。直至十五未牌。方纔雨住。那嘉興城裡十分好燈。

天放晚晴。人逢元夜。錦屏已掛。鐵鎖初開。燈連璧月之光。月讓彩燈之勝。往來似電。擎將雲母琉璃。倚疊如山。製就火齊

水碧。費數金而不惜。工一月而後成。纖巧窮焉。繁華極矣。爾乃冶女傾城。游人出户。門中粧好。寶釵不惜盈頭。道上肩摩。團扇輕持障面。鑒百枝而色皎。臨九陌而態嬌。絲管留人。滿市春聲細細。綺羅弄影。一庭香月娟娟。雖五女門前。貧無燈火。三家村裡。富有梅花。莫不陣陣風流。從俗競迎廁婦。紛紛語笑。當場寧怕金吾。憐珠果之輕拋。喜菱花之再合。金貽條脱。玉碎步搖。願留眞怕顔羞。欲去翻愁意斷。誰能閒坐。亦復相思。大惹芳心。難向此中命酒。無邊樂事。強從此夜看燈。倚醉玉而生春。步香街而似畫。花芒牽袂。笙歌鬧市忘歸。燭焰成灰。斷送情癡欲海。❹燈開不夜之天。人賞長春之景。❺

至十七日。方纔燈罷。十八日。江文重新上學。先生又是一番教法。每早誦讀時文程墨。午前做兩個破題。午後講通鑑諸子百家。忙碌碌。一日

並不曾閒。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去年六月。楚楚思量僥倖懷胎。與先生做下此事。不期天從人願。遂爾懷孕。交得三月初一午時之候。生下一個兒子。不要說江公心下大喜。那家中若大若小。誰不歡笑。孔先生道。到得六歲。又是一個小學生。楚楚十分快活。那鄰居家邊無不稱美。三朝滿月。未免作慶開筵。不想楚楚產後勞煩。遂成產怯。忙僱了乳母。早晚乳哺小兒。按下不提。且說于時去年氣惱良宗不過。一心要將紅鞋兒做成❻個紅老鼠。使他坐館不成。偏生又在杭州湖市教書。無人往來。只得停住。一日合當有事。恰好門前閒走。擡頭忽見上年王東翁管家往北而行。于時連忙叫。王家阿哥。你到那裡去。王管家回頭看見是于先生。慌忙走將轉來。叫道。于相公。在此何幹。于時道。此間是東翁家裡。你進來請坐。我有便信勞你寄與江御史。王管家道。快寫便了。于時到了書房。提筆在手。思思索索。不便寫書。沈吟一會。道。渾着寫一

詞兒。那做官的自能會意。況又不知是那一個寄的。又怪我不着。十分上計。寫道。

新姨嬌養古揚州。　繡得紅鞋雙鳳頭。
只合蘭房雙廝守。　何緣偷渡越溪流。

將當日楚楚回詩。併一隻紅鞋。自己四句。封作一處。外把封筒封好。上寫江老爺書。付與王管家道。你遞與門上人。傳了進去便回。不必等復。又送一百文銅錢。以作酒資。王管家收了。作謝而去。次日到了嘉興。往江衙門首經過。忙問順袋取出于時之書。付與門上人。逕自去了。門上人忙問姓名。不答應他。竟去遠了。門公只得投進。江公見書。忙問。那一家送來的。門公說。遞了即去。問他並不答應。逕自去了。江公到房中坐下拆開。不見副啓。又沒有名帖。却是一個紙包。夫人笑道。這封書倒也改樣。怎生這般一個裝束。江公又拆開看。却是一隻紅鞋。與兩張字紙。

夫妻二人吃了一驚。連忙屏去一衆男女。江公把一張字兒拿起來看。上寫着。

明珠韞匵斂光茫。不比尋常懶護藏。
念汝渴龍思吸水。送些雲雨赴高唐。

賤妾揚州李氏拜

江公滿面通紅。又去取那一張來看。

新姨嬌養古揚州。繡得紅鞋雙鳳頭。
只合蘭房雙廝守。何緣偷渡越溪流。

江公看罷。登時大怒道。這賤婢敢私通孔良宗。辱我門戶。二人決要置之死地。夫人勸曰。相公且請息怒。奴有一言容啓。這小小鞋兒。果是李家的了。這詩竟不似他的口氣。且字跡一發醜得不像。竟似楚楚筆跡無二。事有可疑。未可洩漏。待明日先把先生哄了出去。把他房中一搜。

如果有私。必然還有別物。那時再取。不可造次還是。江公次早着人約了許表姪。與他三錢銀子作東。請孔先生出城外耍了一日。至晚方許放他歸來。老許登時到姑夫家裡。見了姑娘。夫人只說。你扯了先生出去便了。至晚放他歸來。老許把先生扯了道。陪我城外耍耍。不容轉放。一把扯了就走。孔良宗門也不曾關得。遲自去了。江文又同去耍子。江公自己同了夫人。走到書房一看。見一隻皮箱。封固緊密。江公閉上房門。把刀錐撬開了。取出物件。皆是新姨房中物件。江公大怒。夫人。你說不是。如今物件俱是賤婢房中之物。難道差了。夫人道。一發疑心了。他這些酒器衣飾。是幾次失的。在裡邊着實尋討。連素梅也拶了幾次。江公道。他自暗地送與情人。恐防一時尋起。先自作此故態。以掩人耳目。夫人道。他自的衣飾。那裡查他。再送些也沒人知道。何苦反自昭彰。江公默然自想道。拿素梅來問他。須臾素梅來到。夫人道。這箱中物件。你

可認得。素梅一看。便哭將起來。爲此物件。新姨拶我幾次。打了許多。怎生到此間。江公罵道。賤婢做得好事。李氏幾時與孔良宗私通起的。素梅說。此話那裡說起。新姨爲人貞潔自許。並不妄發一言。凜凜冷面。何人敢犯。怎生說起這般話來。這話傳入新姨耳內。倒吃了一驚。逕自走到書房。江公怒道。這些物件。怎生到在此間。快快實說。若有虛言。送官盡法。新姨看了。又驚又氣。那裡說得出口。江公袖中摸出紅鞋。併那二詩。放在桌上。新姨看罷。說道。這幾句歪詩。先已好笑。這筆跡難道認不出的。素梅立起。上前把楚楚詩兒一看。道。是蘇姨筆跡。道。是了。隨附新姨之耳。悄悄說了一番。夫人忙問。怎麼。素梅又在夫人耳說。如此如此。江公怒道。有話實說。裝什麼鬼腔。夫人道。且收拾這些物件進去。分付一衆家人。孔生回來。問取物件。竟說不知是了。道。相公要明此事。叫春香到後園審問。便知端的。江公聽了夫人道(遂)一齊進去。把書房

門拿鎖出來鎖上。還到後園。素梅悄悄喚了春香。直至後園廳上。江公道。拿椤子來。春香年紀不上十四歲。登時慌了。哭將起來。夫人道。不許哭。問你。新姨這一隻紅鞋。你幾時偷去的。春香道。這是舊年六月內。蘇姨偷與孔相公的。不干我事。新姨笑一笑兒。你如今直說。我房中衣飾金銀酒器。還是你偷的。還是別人偷的。春香道。偷盜之時。我不知道。蘇姨着我做幾次送去與先生的。這酒杯是蘇姨晚上自己帶去的。我不知道。江公怒吽吽問道。這椿事怎生起的。春香道。一日蘇姨坐在房中道。老爺巨萬家私。止少一個兒子。孔相公青年美質。與他作些勾當。倘留得一個種兒。也等老爺歡喜。料沒人知道。新姨道。爲何寫去詩兒。把我出名。春香道。孔相公原屬意於你。故此蘇姨將機就計。認做新姨。見了孔相公。便打揚州官話。新姨罵道。沒廉恥。你倒養漢。反把我的名頭汚了。怎生氣得他過。我去打他的嘴巴。夫人一把扯住道。不可。他作事

十分可恨。奈他病勢沈重。只在早晚了。他若死了。這是現報你了。如好起來。自然定要處他。與你出氣便了。江公道。這禽獸。定要處他。夫人道。你也慢着。且權時耐住。待至端陽。止得十日光景。到五月初。送他半年束修。好好開交。十分氣他不過。學道與你相好。或訪或黜。俱由得你。何必此時昭彰。這個兒子大來。怎生做人。況你官箴有玷。連李姨反汚了淸白。依了我說。處法極妥。江公嘆一口氣。出外邊拜客去了。新姨轉轉思量。心中好惱。虧了夫人十分解勸。這幾位姬妾。一些也不知道。家中男婦。瞞得鐵桶一般。所知者。江公夫人李姨娘素梅春香五人而已。況夫人發狠。分付兩個丫頭。若洩漏風聲。活活打死。那一個敢提一個字兒。且說孔良宗至晚回家。吃得大醉。小使開了房門。進來。和衣睡了。直至次日傍午。方走起來梳洗。尚不知失去前物。江公因心中着惱。逕到莊上住下。却又病將起來。夫人只得帶了伏侍男婦。自去看管。家中都

托新姨料理。到了五月初一日。新姨封了十二兩修儀。一兩程儀。寫一名帖。着一個家人拿了。道。家老爺拜上。今奉修儀在此。請相公暫回。待家老爺病痊之日。再來奉請。家人送到房裡。見先生一一說了。老孔一時間不悅起來。道。東翁雖然有病。新姨也該留我。爲何兩個月不見出來。就這般恩義絕了。打發了管家。十分煩悶。只見新姨着家人送一桌餞行酒。擺在廳前。着江文出去陪坐。老孔大失所望。只得把酒來哈。又與斟酒小使〔說〕你與我到新姨娘房裡。叫了春香姐出來。那小使道。新娘房裡只有素梅。那春香是蘇州姨娘房裡的。相公醉了。老孔說。我倒不醉。敢是你醉了。小使說。我家中事體。怎生道我醉了。我如今叫出春香來。你自問他。小使進來。見了新姨。說。先生渾帳。教我到新姨房裡。來叫春香出來。我說春香是蘇姨的人。他還道我醉了。新姨心下明白。道。你叫春香出去。我隨後出來。耍這蠻子一耍。只見春香到了席前。

道。相公有何分付。老孔道。我要見新姨娘。你與我請出來一見。春香道。我是蘇姨房裡人。不便去請。況新姨自來再不見客的。怎生說得這般容易。老孔道。春香你怎生忘了。新姨着你先送香。或袋或花。或送長短。到我房裡。也不知走了幾百次了。怎生說起白賴話來。新姨在屏風背後大嚷道。胡說。敢(說得有理)是見了鬼。敢是失心瘋了。我幾時着他送什麼與你。好嘴臉。這般輕薄。素梅快出去。喚大的家人進來。他亂話了。快快打他幾個巴掌。只見走了五六個家人。道。先生醉了。不要亂話。不要說老爺的內室。把你胡言亂語。就是我們的婦女。也沒得把你輕薄。老孔一時臉通紅了。道。難道我向來做夢。新姨恐怕他到外邊傳壞了他的名頭。忙道。我家中常有狐狸出入。變男變女。也非一日矣。莫非被他迷了。他又能把金銀首飾攝來攝去。神出鬼沒。專一迷人。莫非着了狐狸。先生見說把金銀能攝來攝去。忙到房內箱中一看。竟是空的。叫道。不好了。

果然着了精怪。我箱中許多物件。不知幾時攝去了。新姨道。我房中物件。失了將次一年。前日夜間。都攝來還了。連一隻紅繡鞋。也成了對。老孔道。快快叫船。我即要去。家人們見他着急。也不知眞的假的。止有新姨與素梅春香。俱在屏風後。暗暗的笑得肚皮生疼。新姨道。你們快喚一隻浪船。到北新關上去的。快送他起身。果然着了邪。老孔驚得啪啪的抖做一堆。家人取了行李等物。扶他下了船中。江文送至岸邊。撑開船隻。不提。新姨與二丫頭講。今日若不如此說明。一世名頭。被這蠻子玷汚了。只是裡邊說。蘇姨發暈。新姨分付門上。快到莊上與老爺夫人說知。先生已去。蘇姨將已斷氣。特來報知。莊上一聞。夫人與主翁道。蘇姨將死。你可回去一看。江公道。等他死後。我氣落方回。如今你去料理就是。夫人道。他生了兒子。也不可草率。江公道。那裡是我兒子。管他怎的。夫人道。你又差了。上年六月。你也在他房裡歇來。安知不是你的。況

三朝滿月。親友皆知。難道如今再與親友說不是我的。也不像樣。如今的人有了幾兩家事。便是花子養的兒子。抱到家中認爲己出。實實自己生的。還要鵲突。此言奴身不取也。江公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悉憑尊意罷。夫人到得家。蘇姨已是沒了。夫人進內。走到房中。見了死屍。哭了一場。分付取板合材。各族去報。三朝首七。皆是僧人誦懺。超度亡魂。到了三七舉殯。極其齊整。且說蘇姨一靈。早已趕上孔先生。在他船中出沒。夜間入夢。仍舊認是新姨。弄得十死九生。到了北新關。擡在轎上。往湖市經過。却好撞着于時。在河口看刬❼龍船。孔良宗落轎。叫。于老哥。在(那)裡做舍。(啥)于時回頭。見是孔良宗。便敍些寒溫。楚楚靈魂已知紅鞋一事。是他謀害。以致我病中急死了。我便在暗中。照于時臉上一掌。于時登時立不住脚。便道。請了。就往主人家裡面逕走。良宗上轎。直至江口。楚楚靈魂隨他到家。父母妻子相見。好生歡喜。恰好正

是端陽。大家一塊兒坐下吃酒。孔先生多吃了些硬東西。晚上也要盡個久別之意。那病初時鬼渾。漸漸弄得眞了。一日重如一日。未及歸家幾個日子。便嗚呼哀哉了。一靈已赴冥府。一靈守住死屍。一靈恰被楚楚勾住。良宗道。你是何人。楚楚曰。我乃江家新姨。爲何忘了。良宗曰。非也。容顏不似。脚也長了。楚楚方實訴其因。爲此我來尋你。明日要赴松江李王殿下聽審。孔良宗曰。原來你向是蘇姨。冒了新姨之名。結成夙世之業。未識松江李王是何名也。楚楚曰。他是華亭秀士。爲人耿直。一絲不苟。上帝敬重厚德。授以冥府君王之職。掌管一切亡魂。我與你免不得要一番審問。聽彼發落。就此去罷。良宗收了冥財。悠悠蕩蕩。兩個魂靈已過錢塘。早來湖市。只見于時病在主翁床上。楚楚道。他去年冬盜了紅鞋。又寄四句無情詩。激惱主人。以致波及於我。爲他急死。此恨難消。須帶他往李王處告理。把他一魂先出。一陣鬼頭風。早已吹至松

江。這李秀士日間攻書。夜裡爲王。凡人在世種種惡業深重。神人共憤。便差鬼卒勾拿。在速報司管理。如該殺剮挫磨重刑。把他三魂七魄聚於一個形軀。決不待時之意。謂之速報。如人在世爲善。戒殺放生。諸惡不作。衆善奉行。遝送上金橋河內蓮花座上。任意而爲。或願淸淨世界。便托生如當今蓮池大師雪關師父之輩。如願洪福。只托生富貴之家。錦衣玉食。肥馬輕裘。嬌妻美妾。種種受用。如處富貴之時。又肯修橋砌路。濟弱扶危。不昧前生。死後遝上西方登極樂世界。又如洪福一道。有年少登科。早巍黃甲。與皇家出力。盡忠報國。在皇家則圖畫凌烟。名標青史。死後冥府十王如賓恭敬。一靈則入功臣太廟。享萬世祭祀。如孔良宗與楚楚于時這般不善。亦不大惡。莫非爲起一時不良之心。就是地府。如前邊坐館先生的詩句一般。無鎖無枷自在囚。少不得無常攝去三魂。逐散七魄。只把他一靈兒送入鬼門關。免不得有東岳大王。十

起五起文書發到冥府。鬼魂毋分善惡。總要見閻君。這些無拘束的亡靈。未免到冥府殿前去看掛牌。某起於某日聽審。如陽間官府。並無二理。這日孔良宗往冥府殿前一看。見一面金字紅牌。上書陰司三戒。

第一戒。房上曬脚下靴鞋。

第二戒。背剪雙手行走。

第三戒。安桌不可令四脚朝天。

孔良宗暗忖。此乃背理之事。故此戒止。方看畢。裡面傳叫王楚楚孔良宗二人。楚楚扯了于時同進。李王先叫孔良宗跪下。又把文書一看。道。你在江侍御家爲西賓。也不該窺看他侍妾了。他當時土地把你絆倒一跌。就該回心方是。怎生出對。又起邪念。其間李氏。這也罷了。王楚楚。你不該冒名隱諱。行此勾當。又不該盜竊繡鞋等物。以累無辜。又看于時。問王楚楚。這是你什麼人。爲何扯他。王氏道。婦人在生。那寄詩與鞋

之人。心雖仇恨。未識其人。向後靈魂往杭州經過。他在❽湖市。被婦人打了一下。去餘姚同了孔生。來候聽審。被婦人止扯他一靈到此。李王曰。這人未該就死。也沒來文難據你一面之詞。惡(令)判官把于時半生之事呈上。把李王看了。道。他去年浼你寄銀。先不該盜取紅鞋。後又於酒肆之中。無中生有。起一平地波瀾。引誘他說出奸情。空汚了李氏清白。十六日又不該抵換低銀。於中又拿出四兩。把二兩禮儀又收下了。你不該四月間寄那詩鞋一事。情理可恨。你死後之罪不小矣。但未奉勾取。未便深究。先把他雙目挖出。待他還轉陽間。受取睹報。壽終之日。量罪施行。先把于時雙目挖出。血淋淋的。鬼使獻上。推他出了鬼門關。還魂去了。李王道。王楚楚雖係貪淫。實懷生子之心。以接宗祧。其情可逭。孔良宗人尊爲師。輕薄主妾。希圖錙銖。又敗人之行。傳與于時。致生小怨。而險把無辜有玷。其罪莫大焉。令鬼卒重責二十。送轉輪王。

着令往江侍御家爲犬三年。後被穿窬藥死。再轉輪迴。王楚楚免責。送轉輪王。着令往江侍御家爲一雌貓。爲李氏捕鼠。以報受玷淸❾名。每年產生數貓。存留好種。世報江門。五年後再轉輪迴。投訖。且說江公後病好回家。獨待新姨最厚。每夜間未免攜雲掘(握)雨。新姨懷了身孕。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發。　無心揷柳柳成陰。

至次年二月。也是一個兒子。大夫人見了。歡喜之極。着人報與老爺知道。江公正買得一隻雪裡拖鎗日月眼的小貓抱了進來。又聞新姨生子。快活之極。逕到房中來看。那貓一跳。在新姨床邊。伏在地下。動也不動。猶如養熟的一般。江公私謂夫人曰。這個兒子是不須疑心得的。夫人笑曰。這是眞正老狗養的。做過三朝。將及滿月。算來正是楚楚生的大兒子週年。却是一日雙喜。那諸親百眷不待邀請。俱攞賀禮慶賀。許

表姪稱賀已畢。禀上姑夫。姪兒有一奇事。三日前間。運糧船上買得一隻金絲哈巴狗兒到家。只是不住的叫。食也不吃。已餓瘦了。昨日鄰家召仙。姪兒往叩功名。蒙許大發。因又說起狗之一事。仙乩批道。

昨日金絲狗。去歲孔良宗。

只爲心輕薄。投胎報主翁。

雪貓日月眼。前伏產房中。

三姨王楚楚。意與狗相同。

姪兒歸家。說與衆人。一齊叫他孔良宗。他便擺尾搖頭。似有欲言不能之狀。呼他道。如果是孔先生。快快吃飯。明日送你江衙裡去。他登時把飯吃了。再也不叫。如今特特送來。一衆親友稱奇。江公亦訝。只見素梅抱出貓來。大家一齊歡喜。便叫蘇姨娘。那貓應了一聲。連叫連應。連江公笑得不住。貓犬俱與素梅收了。吹打送席。做一本新戲。名爲萬事足。

正在半本之際。報人一聲鑼響。搶將進來。報道。老爺新起福建巡按御史。勅上專爲科舉。伊趁着江五常門報。即時起馬。毋負朕意。抄部文的打發了報⑩人。諸親一齊把酒稱賀道。一日三喜。亦是罕聞。許姪曰。一日三報。亦是奇事。江公說。什麼三報。許姪曰。狗報。貓報。方纔官報。親友哄堂大笑。江公道。老夫止欲堂前寫一對聯曰。

無官一身輕。　有子萬事足。

如今起了官。這對兒又不能對了。許姪曰。姑爹略改變個字兒。也還貼得的。江公道。怎麼改。曰。

爲官一味清。　有子萬事足。

江公大笑。改得好。登時取一幅硃砂紅紙。寫完貼了。做完下本戲文。次日打點到任。親友餞於西水驛。江公笑曰。我今應着關帝籤詩二句。

五十功名心已灰。　那知富貴逼人來。

親友續曰。

更行好事存方寸。　壽比岡陵位鼎台。

親友大笑而別。須臾。道尊府縣鄉紳舉監生員一齊奉餞。江公道。治生有何德能。勞太公祖太父母老先生齊來賜顧。何敢當之。一衆官員道。還有唐詩集句。奉爲祖餞。

治教休明泰運開。何中　乘驄今向閩南來。楊鎰

繡衣春暖神仙府。劉宗選　翠柏雙飛御史台。

憂國正操言事筆。施鈞　觀風須展濟川才。竇年

誰知草偃風行處。陸放　文化如今遍九垓。倸若金

江公深謝。歡然而散。隨掌號開船。三十名縴夫。把那座船似行雲流水一般。風也似快。登時拉到陡門。天色晚了。江公辛苦。船上初更。便自睡了。約摸二更時分。那船已到皂林。見一個婦人呈一紙狀子。跪在江公

床前。口內叫。老爺。一紙下情在此。江公接來看了。把那婦人一看。正是王楚楚。道。我知道了。去罷。醒來已是三更。江公道。原來有這般奇事。未到天明。已過崇德。那縣令差人趕送下程。江公分付。再添十名縴夫。把船緊扯到杭州有事。現任按院分付。敢不遵令。一時到了塘棲。未到申刻。船已頂關了。分付取一名帖拜關主。就要開關。把船傍在碼頭上。正待上轎。聽見屈聲高叫。江公叫過來。道。爲何事叫屈。那人跪下道。老爺。小的住在湖市。姓梁。家中接待客商度日。止生得兩個兒子。舊年偶然有一個餘姚秀才。叫做于時。在此尋館。鄰居家邊一齊攛掇小的。我們各家也有一二十學生。我們出了束修。要小的供他酒飯。上年二月坐館。五月初就病在小的家下。只得請醫調治。後來到得月半。雙眼瞎了。病到脫體。小的見他書已敎不成了。衆鄰居各送半載館穀。學生早已散了。小的再出些盤纏。着人要送他歸去。他又死不肯歸。又要小的一

年束修。直捱到年。又不肯去。白賴在家。前日他家中來尋。小的認晦氣。只得出了一年學錢。待他好回。他仍舊又詐在小的家裡。動不動便道。凌辱斯文。小的情極。只得奔告老爺。江公道。我非本地方官。也不便問得。但這一樁事。我也知道些兒。快叫他來。與你趕他去罷。只見扶了一個瞎子先生到了船頭。一齊跪下。江公道。于時。怎麼說。于時道。老大人在上。聽生員跪禀。生員上年二月到他家教書。五月間偶得小恙。他家中大小人等。嗔怪在他家害病。把生員乘着病裡。竟把兩隻眼睛都弄瞎了。生員教書爲業。一生止靠兩眼。如今瞎了。教生員怎樣教書。求老大人把生員一身。判在他家養膳便罷了。江公道。胡說。你前年冬底在於嘉興宜公橋王家教書。有一鄉里孔良宗。浼你寄銀二十六兩到家。你暗中竊取一隻紅鞋。併詩一首。又到酒肆引誘他短處。到船中又換了低銀。巧言又落了他六兩銀子。到上年只合丢開罷了。你又忍心害

人。把紅鞋做詩一首。浼人寄到江家。害他閨閫參商。以致激死王氏。他拿你一靈至松江李王處聽審。李王命取汝眼珠。放你還魂。你今仍復詐害良民。罪愈深重矣。問他家中來尋取的人。快快領回。如違重究。于時見江公說出心事。一毫不差。嚇得毛骨悚然。唯唯而退。那姓梁的主人。把頭磕個好響。叫。神明老爺。若不遇着老爺。被他累死了也。江公又差皂隸二名。押他到餘姚本縣。討了收管。那于時好生沒趣。只得收拾。叫乘西興轎子。擡了去也。江公穿城過了。逕到浙江驛。起夫進發。他坐在船中想道。逼于時一節。若非楚楚夢中呈得明白。只我何由知之。正是。

夢中言語記來眞。　莫道無神又有神。
萬事勸人休碌碌。　近時報應不差分。

江公未及一月。到了隔界。那官員人役湧來迎接。到任行香放告。料理

秋闈。三場任事謹慎。揭曉。得了九十名門生。就如得了九十個兒子一般。人人孝敬。將次完了武場。差人進京復命。自往家中快活。見了夫人新姨四個姬妾。又不願做官了。後來江文先進了學。兩個小兒子後來同入了泮。三子並皆登第。官居臺省。夫人累封。子孫奕世金貂。至今爲檇李名家焉。

總評

孔良宗誘奸主妾。王楚楚借便風流。懲於夭折。報於貓犬。氣亦平矣。而于時心存虺毒。險害貞姬。抵換低銀。生機巧竊。殊爲痛恨。李王去彼雙珠。絕彼惡業。是一莫大功德也。不遇江巡盡吐其隱。而猶然梟狠。焉有南歸耶。新姨孕子。皆因貞處生來。夫人累贈⓫亦是賢名博得。

校記

❶「於」原作「如」，據《歡喜奇觀》改。

❷「你」字原無，據《歡喜奇觀》加。

❸「盤」原作「聲」，據《歡喜奇觀》及下文改。

❹「海」原作「跳」，據《歡喜奇觀》改。

❺「燈開」原作「開燈」，「人賞長春之景」六字原缺，據《歡喜奇觀》改補。

❻「成」原作「是」，據《歡喜奇觀》改。

❼「划」原作「刬」，據《歡喜奇觀》改。

❽「在」原作「有」，據《歡喜奇觀》改。

❾「清」原作「青」，據《歡喜奇觀》改。

❿「報」原作「親」，據《歡喜奇觀》改。

⓫「贈」原作「僧」，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棄妻子

集唐　裴航遇仙關

湖上春風草木香。李嘉佑　溪頭仙子遇裴航。李□
綠雲雙挽曉〇重。李頻　白雪一聲春思長。許談
花擁玉笙隨皓鶴。錢起　酒傾玄露醉瑤觴。宋邕
畫圖彷彿當年事。秦滔年　牽惹春風斷客腸。韋莊

裴航是個凡人。後至藍橋。遇一絕色女子。名喚雲英。是個仙女。前生種玉於藍田。得玉杵而聘雲英爲妻。又有二人。一名劉晨。一名阮肇。二人共入天台採藥。見溪水流出桃花瓣來。疑有人居。隨溪步入桃源洞裡。見二仙女。配爲夫婦。有賦一篇專記其事。

月老繫繩。夫婦之緣已定。氤氳下帖。仙凡之偶莫逃。是以路

入桃花。不隔雙蛾之宅。溪流麻飯。能留二士之車。爾其笑而如春。發言如麝。問郎來路。爲里幾多。放我幽居。不虞何故。雙攜素手。渾驚隔世之期。羅列珍羞。不比人間之味。彼歡客至。此訝神遊。於是自結婚姻。不勞媒妁。朱絲彈阮。舞洞府之霓裳。綠酒留髡。謝良宵之花燭。桑麻雞黍。是舊家風。姊妹弟兄。成新眷屬。人情不識兵革。天氣常如春秋。既伸繾綣之情。復訂流連之約。而緣雲易散。紫府難留。乍動卿心。正花落鳥啼之會。苦無仙分。忽雲晴雨霽之時。澗水無心。不阻來時之路。天宮有淚。還沾別去之衣。自此而鶴夢易醒。鸞膠難續。親朋故友。已無一人。城郭丘墟。已成數代。異時仙子。尚思採藥重來。昔日劉郎。安有尋春再至。阻心字之焚香。怨風燈之若焰。早知如此。等閒花裡送歸。悔不當初。只合山中宿老。

又如郭汾陽之紅線。董延平之仙姬。織女牛郎。皆是仙姬緣分。如此者書載極多。俱免不得這點色心。若人世幽期密約。月下燈前。鑽穴踰牆。私奔暗想。恨不得一時間吞在肚裡。那裡有見色不迷的人。送上門的。反推三阻四。他懷着一點陰騭之心。恐欺上天。故此強按心火。不得已而辭之。正是。

彈破紙窗猶可補。　損人陰騭最難修。

我朝如陽明先生。父親王華。少年時。在一富家宿歇。其家富有十萬。並無子嗣。姬妾甚多。他見王華青年美貌。欲將一妾私奔。欲他度種。故意留飲。留宿至夜靜。富翁令一美貌愛妾。去陪他歇宿。其妾赧容。恐不好啓齒。富翁寫幾個字兒。與妾帶去。他若問時。將與他看。自然留汝宿也。妾領其命。欣然往之。直到房前。燈殘未滅。妾將指頭彈門。王華問道。是誰。妾曰。主人有事相求。開門便知。王華披衣而起。挑亮殘燈。開門一看。

只見一個青年婦人。往內逕走。王華擡頭一看。好一個國色佳人。那婦人進房。坐在床沿之上。那一雙小脚。眞令人消魂。怎見得。有詩爲證。

濯罷蘭湯雪欲飄。横擔膝上束鮫鮹。
起來玉笋纖纖嫩。放下金蓮步步嬌。
蹴罷香風飛彩燕。步殘明月聽瓊簫。
幾迴宿向鴛衾下。勾醒郎官去早朝。

就是那點點紅鞋。也有詩爲證。

幾日深閨繡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
一彎煖玉凌波小。兩瓣紅蓮落地輕。
南陌踏青春有迹。東廂步月夜無聲。
看花又濕蒼苔露。曬向西窗趁晚晴。

王華見他坐在床沿上。自己便坐在燈前。問道。小娘子。主人有何事見

教。令娘子夜深到來。那妾道。請君猜之。王華想了一會道。小娘子有話直說。小生實是難猜。那妾道。主人着我求你一件東西。王華道。什麼物件。那妾向袖中取出那幾個字兒。走過來送與王華。他向燈下一看。寫的五個字。是欲覓人間種。王華會意道。豈有此理。即時取筆。寫於末後。道難欺天上神。道。小娘子。已有回字了。請回罷。那妾起了此心。慾火難禁。況見他青年美質。又是主人着他如此。大了膽。走到身邊摟抱。王華恐亂了主意。往外廂一跑。其妾將燈四照。那裡見他。便睡在他床中半夜。眼也不合。那裡等得他來。至五鼓。嘆一口氣。還自回了主人。王華次早不別而行。後來再不在人家宿歇。一意讀書。向後來秋闈得意。至成化十七年辛丑科。聖上修齋設醮。道士伏陰朝天。許久不起。後至未牌方醒。聖上問道士。爲何許久方起。道士奏曰。臣往天門經過。見迎新狀元。故此遲留。聖上問。狀元姓甚名誰。道士奏曰。姓名不知。止見馬前二

面紅旗。上寫一聯曰。

欲覓人間種。　難欺天上神。

聖上置之不問。後殿試傳臚。王華第一。聖上試之。寫欲覓人間種。道。此一對。卿可對之。狀元對曰。難欺天上神。聖上大悅道。此二句有何緣故。王華把富翁妾事。一一奏聞。聖上嘉之。後子王守仁。登二甲進士。爲寧王之事。封爲新建伯。子孫世襲。其時一點陰隲。積成萬世榮華。後來一個吏員。喚作徐晞。是直隸❶江陰人。就參在本縣兵房。忽一日。一個窮人喚名史溫。是江陰縣廿三都當差的。本都有一個史官童。爲二丁抽一的事。在金山衛充軍。在籍已絕。行原籍勾補。史溫與史官童同姓不親的。里長要去詐些銀子使用。他是窮人那裡有。里長便卸過來動了呈子。批在兵房。是徐晞承應。那史溫極了。來見徐晞。要他週全。徐晞見他相求。道。既是同姓不親。與你何干。你自據理動呈。自然幫襯。史溫謝

了歸家。見了妻子。道。好個徐外郎。承他好意。再少也得二兩送他。還須一個東道方好。一時間那裡有這主銀子。妻子道。我還有幾件冬衣。且將去解當。也有二三錢。只好整酒。這送他二兩。實是沒有。史溫看了妻子。道。做你不着。除非如此如此。若還把我夫妻二人解到金山衛中。性命也是難逃。妻子應承。到次早。到縣裡動了呈子。接徐晞到家坐下。妻子整治已完。擺將出來。二人對飲。徐晞已醉。辭歸。史溫道。徐相公。我有薄意送你。在一朋友處借的。約我如今去拿。一去一來。有十里路程。你寬心一坐。好歹等我回來。說罷。把門反扣上。逕自去了。不移時。走出一個婦人來。年紀未上三十歲。且自生得標致。上前道個萬福。驚得徐晞慌忙答禮。那婦人笑吟吟走到身邊道。相公。莫怪我丈夫不是。借銀子因無處措辦。着奴家陪宿一宵。盡一個禮。丈夫避去。今晚不回了。徐晞聽罷。心不忍聞。立起身道。豈有此理。沒有得與我罷了。怎生幹這樣的

事。還去扯門。見是反扣的。儘力扯脫了扣。開門一還去了。次早。史溫歸家。道。徐相公去了未曾。妻子道。昨晚你轉身。我隨即出來。言語挑他。不肯幹着此事。還自扯脫了門去了。史溫頓足道。怎好。今番定要起解了。忙趕到兵房見他。徐晞道。兄的文書今早已簽押了。已回絕去了。放心。再不答話。還往縣外去了。只因他一點念頭。後來進京。在工部當該。着實能幹。恰値着九卿舉薦人材。大堂上薦了他。就授了兵部武庫司主事。在部數年。轉至郎中。實心在事。諳練邊防。宣德十九年。朝議會推。推他爲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等處地方。從來三考出身。那有這般顯擢。只因不犯邪色。直做到二品。有一個對聯。

徐晞登二品。商輅中三元。

天下第一件陰隲。是不姦淫婦女的事大。如今且❷說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本學一個秀才。姓王名有道。年紀二十五歲了。十五歲入學。二十

歲上幫補。學業充足。人有期望的飽學。娶妻孟月華。小他兩歲。且是才貌兼全的一個婦人。他父親孟鳴時。一個大財主。獨養女兒。十分愛惜。如同掌內明珠。夫妻二人十分相得。比時三月初旬。清明節近。孟鳴時住在湖市新河壩邊。是日清明。着人進城。接了女婿女兒。往玉泉上墳祭掃。湖船住在昭慶寺前。兩邊都到。齊下了船。撐至徐大河頭。上岸。逕至墳上。列下祭禮。男男女女。拜拜扶扶。忙了一會。只見那日南來北往。祭掃的人。絡繹不絕。有賦一篇。單爲清明而作。

匆匆時晚。更消風雨幾番。寂寂寒食。惟見梨花數樹。醉易忘老。醒難別春。閒愁不爲吹除。佳節豈宜拋擲。爾乃單衣初試。新火乍分。野老壺觴。逐隊也能上塚。農人刀笠。乘暗且復燒金。翁仲解言。見興亡之已數。銅駝有恨。識歲序之不居。紙灰隨蝴蝶而飛。麥粥爲烏鳶所啄。長秋廣陌。喧傳蹴踘之郎。綠

樹紅樓。困打鞦韆之女。邨邨插柳。在在聞鶯。非憑花下之歌。酬送杯中之物。兒童借問。不知幾個壚頭。餻勝相遺。自是三家村裡。宿雨林香難拾。豪氣鳥語猶嬌。刺天荒壠。何曾慟哭能聞。拂面紅塵。盡是尋芳歸去。正是。棠梨花底哭聲聞。紙作錢灰伴蝶群。間却藍溪先壟在。年年看弔過山墳。

那孟家一班人。吃了午飯。依先往徐大河頭下了船。撐到岳墳湖口住了。男男女女一班兒。走到岳王殿上。朝王施禮。前殿穿到後殿。東廊繞過西廊。出了環洞門。又至墳園裡。看了盡忠報國四大字。分屍檜樹兩邊開。又到墳前。看那生鐵鑄成的秦檜長舌妻跪在地。又往祠堂內。看鼈山。走馬燈。出了後了。徐徐的步下船來。重新出了跨虹橋。傍着蘇堤。緩緩而行。說不盡遊人似蟻。車馬如雲。穿紅着綠。問柳尋花。十分有趣。只見。

嬌紅掩映。軟綠交加。如西子之濃粧。似張郎之年少。兩邊笑臉。總是媚人。數尺柔枋。已堪藏鳥。步步憐香不去。時時帶月來看。院落深沈。閉平陽之舞杖。樓臺彩畫。宴少室之仙姝。而淨不染塵。恍疑出俗。暖風遲日。若悅子之精神。嬌鳥遊蜂。似留穠之歡笑。巧思引來吹笛。曼聲聞是踏歌。固知白晝易消。

誰肯坐閒半日。青春最好。決勝千金來憐。人意忽逢馬上。墜釵去戀香魂。更就花間秉燭。若待世皆無事。難應夏復爲春。

撲蝶多情。綠樹更聽黃鳥囀。看花不語。白頭非是翠娥憐。

遊之不已。難捨難丟。那夕陽西下。眉月東生。未免歸家。須臾到了昭慶寺前。這月華母親張氏。要同女兒家去住住。與女婿說了。王有道說。去耍子幾日。便回來是了。王有道進了錢塘門。獨自歸去。孟家一班。逕由松木場到了家。這孟月華在父母家。好生快活。住了十餘日。不覺三月

十五了。天氣悶熱起來。他便想。丈夫在家熱悶。單衣在家箱中。鑰匙又在我處。恐怕要穿。一時焦燥起來。未免怨暢❸着我。忙與母親說着此事。急欲回家。留他不住。張氏說。你既要回。待我着人叫轎子。擡你回去。口裡這般樣說。心下捨他不得。哄他不去喚人。故意把家人小使呼喚出去。一個也不在家。止望留他再住一夜。那月華等得好不心焦。走進走出。心火不安。他家門口是個船埠。只見空船回到北關門去的儘多。月華心裡想道。我便船裡回去。到得門頭。天色已將晚矣。我到家中。進城不過一箭之路。悄悄走到家裡。有何難事。那裡定要轎擡。主意定了。自己走出門首。叫了一隻空船。許他五十文船錢。進內與母親說了。張氏狠留。再三要去。此日父親又不在家。又無人送。月華只取鑰匙帶在身邊。衣箱留在娘處。明日拿來便了。張氏只得送了女兒出門。只見船中早有兩個女人坐在裡面。他要錢塘門去的。順路搭船。月華見是女

人。只得容他在內。別了母親。開船來了。那新河塘口兩岸景致。且是好看。他與那兩個女人說些話兒。那船已過了聖堂橋。只見天上烏雲四起。將有雨意。看看黑將起來。把船急急的撑。那雨已是撮得着的了。月華見天氣沈重得緊。船已將到橋邊。月華想道。船已到了。此時天氣未晚。路上遇着親戚。體面何存。倘然路上着雨。一發不好意思。算來這雨已在頭上的了。此間花園門首。儘可避雨。待他落過一陣。料然晴的。想來天黑些也無礙於事。便交了船錢。別了婦女。逕上岸。走到裡邊花園門首坐下。那花園還未造完的。裡邊都是木植假山。恐被人竊取。封鎖好的。門外止得小小一間亭子。無人居住。也未有門。他走在亭子下一看。且是潔淨。地下鋪的都是石板。便在堦沿上坐着。只聽得一聲響。那雨來得好大。撲面吹來。月華把前面窗子閉上。好生害怕。事有湊巧。只見一個年少書生。也因雨大。一逕跑將進來躲避。原把袖子遮着頭的。

一進亭子。放下手來見了。兩下各吃一驚。急欲退出。那雨傾盆一般。進退兩難。只得施了一禮道。娘子亦是避雨的麼。月華答曰。便是。那人姓柳名生春。乃仁和縣學秀才。年已二十四歲了。雖然進學。然而學業淺薄。自料不能期望。是日。因往湖市探親。見天色有雨。急急趕來。見雨已大。不能走得。上前落後。那有人家。見有亭子。一直跑了進來。見有女人在此。心下不安。無可奈何。只得在堦沿上坐下。此時兩個人雙雙坐着。好似土地和夫人。等人祭祀的一般。也覺好笑。孟月華見天色黑下來了。那雨一陣陣越大得緊。至於風雷閃電。霹靂交加。十分怕人。懊惱之極。早知依了母親。明日回來也罷。如今家下又沒人知。怎生是好。又恐雨再不住。閉了城門。如之奈何。又想到這個避雨的人。倘懷着不良之心。一下裡用起強來。喊叫也沒人知道。怎脫得身。又想道。他是柳下惠轉世。就好保全我了。心中只是生疑。又想着。拾黃金於道途。逢佳人於

幽室。焉有不起心的道理。此時心裡就像是打鼓的一般。跳個不住。道。罷。或者前世與他有一宿之緣。也索完他罷了。只是不可與他說眞實姓名便是。等那雨住。越發大了。十二分着急。沒奈何穩着心兒坐着。那柳生春把自己道袍脫下。鋪在石板上浪(晾)着。便問。娘子府上住在那裡。月華見他問及。心下道。此人舉意了。故意說在城裡。遠得緊哩。生春道。城門再停一會將閉了。怎生是好。月華道。便是。那雨漸漸的小去。一時雲開見月。生春把窗子開了。雪亮起來。就聽得河口有人走過。口中道。又是走得快。略遲一步。也被關在城裡了。月華與生春俱聽得的。道。怎麼好。月華道。再早晴一刻。也好進城。如今沒奈何。只得捱到開門。方好進去。柳生春心下怎不起意。他看過太上感應篇的。奸人妻女。第一種惡。（坐懷不。亂之人於今再。見）什麼要緊。爲貪一時之樂。壞了平生心術。便按住了。往亭子外一看。地下雖濕。也可走得。他逕走至河口小解。又想。這婦人必然也

要解手。我且走到前邊橋上。略坐一坐。待他好行方便。月華見他走了出去。果然十分要解。東張西望。走出亭子。就蹲到地上。噴將出來。有一首詞兒。單爲就地小遺景像曰。

綠楊深鎖誰家院。佳人急走行方便。揭起綺羅裙。露出花心現。衝破綠苔痕。滿地珍珠濺。管不得牆兒外。馬兒上人窺見。

解完了。立將起來。自覺爽鬆了許多。又進內靠着南窗愁怨。想道。這人不見到來。想是去了。見衣服在地。想他必然要來。若得他至誠到底。方是好人。只見踱將進來。道。娘子好了。地下已花乾。到開城之時。竟好走了。方纔橋邊豆腐店內起來磨豆。我叩門進去。與他十文錢。浼他家燒了兩碗茶。我已偏用了。小娘子可用了這一杯。月華謝之不已。生春放在堦沿上。月華取來吃了。把碗仍放在地下。生春取了。拿去還他。月華自言自語。好一個至誠人。又這般用情。好生感念。去了一會。叫道。小娘

子❹城門開了。陪你進城去罷。月華應了一聲。生春取了衣服。穿着好了。請小娘子先行。小生在後奉陪。竟像拜月亭曠野奇逢光景。二人進了城門。月華道。先生高居何地。答曰。登雲橋邊。娘子尊居在於何所。答曰。一畝田頭。生春道。既然。待小生奉陪到府門首便了。月華道。恐不是路。不敢勞得。道。不妨。娘子夜間單身行走。恝然而去。也不放心。二人過了倉橋。不覺已到門首。月華道。這邊是也。連忙叩門。似有人答應一般。生春道。小娘子。告別了。月華道。先生且住。待開了門。請到舍下奉茶。生春道。不勞了。一逕走了去。只見裡邊答應的。是王有道的妹子。年紀一十八歲。喚名淑英。尚未有親的。那時節家人小使俱睡熟的。他自出來。聽看是何人叩門。只見月華又扣兩下。淑英又問。是誰。月華說。姑娘。是我。淑英問。是嫂嫂麼。月華道。正是。淑英起拴開了。道。嫂嫂爲何夤夜至此。月華進門。在燈下與姑娘施禮道。一言難盡。又問。哥哥可在家麼。答

曰。他在館中。月華拴了門。拿了燈進內坐下。道。小使們爲何不起來。倒勞動姑娘。淑英說。想都睡熟的。我聽見扣門。起來相問。若是別人。自然要他去開。聽見是嫂嫂。故此不叫他們了。嫂嫂果是爲何這般時候。獨自個回來。必有緣故。月華說。有一個人同我來的。我一夜不睡。身子倦極。待我去睡一睡。明日起來。與你細說。二人各自回房。月華展開床帳。一骨碌扒上床去。放倒就睡去了。他一靈兒又夢在亭子中。見本坊土地與手下從人說。柳生見色不迷。莫大陰隲。快中文書到城隍司去。醒來却是一夢。想曰。分明說是柳生。不知那人姓柳也不姓柳。也不知是我這一樁事。還有別家的事。天明。走了起來。姑娘進房。叫。嫂嫂起身了。昨夜回來。必竟爲何。月華道。姑娘。說來好笑。昨日天氣悶熱。我恐哥哥在家要換衣服。一時便要回家。小使叫轎許久不來。我心焦不過。隨喚船來。滿拼到城門邊上岸。走回家罷。船到門頭。天色尚早。走進城來。恐

遇親鄰。不像體面。不如在亭子上少坐。待天色傍晚回家。也不打緊。即時上岸。一進亭子。大雨如注。恰好一個年少撞將進來。見他欲待出去。雨似盆傾。只得上前施禮。初然我還不慌。向後來天黑將起來。十分煩惱。又恐少年輕薄。急也急得死的。向後天晴時節。城門已閉。這番心裡跳將起來。十分又怕那人欲行歹事。誰知一個柳下惠。一毫不敢輕覷。他倒走了出去。直至四更。往做豆腐的人家。又去將錢買茶請我。他把那茶杯至至誠誠放在地下。後來開了城門。他又送我到門首方去。淑英道。這個人那裡人氏。答道。問他。說住居登雲橋。淑英又問。姓名可知麼。月華道。說也好笑。方纔睡夢裡。又在亭子上。見一老者。自稱本坊土地。分付手下道。柳生見色不迷。莫大陰隲。快申文書往城隍司去。淑英道。這樣姓柳了。莫非是柳下惠的子孫。二人正在相笑。只見孟家一個小使。拿了一隻皮箱。一盒果品餚饌。道。親娘。昨晚正要趕來。倒是娘說

此時想已到家了。明日早些去罷。故此五鼓就起來。到得親娘這裡。正要進來。見親娘和姑娘在此說話。我聽見說完了。方敢進來。月華道。方纔這些話。你可聽得全麼。小使道。親娘上岸。往亭子裡坐。遇見姓柳的起。都記得的。娘道。出月十五。娘四十歲。親娘曉得的。要接姑娘同去看看戲文。叫我與親娘先說一聲。淑英道。原來如此。待我做一雙壽鞋送來。月華道。你往廚下吃了水飯回去。拜上爹娘。不須記掛。小使應聲。廚下去了。月華治粧已畢。着人分付些餚果。送與丈夫書館中。又作一書云。母親壽日。可先撰了壽文。好去褀禬。恐臨期誤事。王有道見書。方纔記得。道。也是不免之事。晚間就回來宿歇。並不知避雨之事。過了兩日。又到書館坐下。月華一日見天下雨。觸目驚心。做詩一首。以記其事。

前宵雲雨正掀天。　拚赴陽臺了宿緣。
深感重生柳下惠。　此身幸比玉貞堅。

寫罷。放在房裡。不曾收拾。却被淑英看見。袖了回房。不題。不期過了兩日。又是四月中旬到來。王有道回家。打點賀壽禮物。料理齊備。一到十五。夫妻二人清早起來。着小使先將壽禮送去。轎子到了。二人別了淑英上轎。淑英笑道。嫂嫂這次不可夜裡回來。恐再不能撞着柳下惠了。王有道聽見。心下生疑。這話頭十分古怪。欲待要說明白了起身。又恐路遠暗了。道。也罷。回來問妹子便了。一逕擡到孟家。一進門。有這許多婆婆媽媽事情。爲他家收禮。寫回帖。上帳。忙到下午。方纔上席。散得已是半夜。在丈人家歇了。次日清早。只別了丈人。逕自回了。回家見了淑英。道。妹子。昨日你說嫂嫂這次不可夜裡回來。恐再不能撞着柳下惠了。這話怎麼說起。淑英說。原來哥哥還不知道。就是三月十五夜裡避雨回家這一件事。有道說。妹子。嫂嫂不曾對我說來。你可仔細爲我言之。淑英道。那日嫂嫂急欲回來。沒有轎子。僱船來的。到了門頭。天色尚

早。恐撞見熟人。壞了體面。上岸。在花園門外亭子上坐。不期雨大得緊。有一男人也到亭中避雨。嫂嫂急欲進城。雨又不住。城門又閉。不得已權在亭中。原來那人是個好人。須臾天晴。他往別處去了。後來五鼓。嫂嫂回來。上床去睡。又夢見往亭子上去。見土地說他見色不迷。申文往城隍司去。道他姓柳。住在登雲橋。王有道不聽這一番話也罷。見說。

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

罵道。不賢淫婦。原來如此無恥。我怎生容得。焉有孤男寡女。共於幽室。況黑夜之中。不起奸淫的道理。道。罷了罷了。除非休了。免他一死。淑英道。哥哥不要差了主意。嫂嫂實不曾有此事。不信之時。嫂嫂有詩一首。現寫着心事。即時往房裡拿了出來。遞與哥哥。有道看罷。道。他在你面上說出心事。恐你疑心。故意做這等洗心詩兒。你看看。拚赴陽臺了宿緣。還是自己要他。如此醜露盡矣。不須爲他遮蓋。我決要休他。淑英下

淚。哥哥不可造次。你改日再問嫂嫂。說個明白。便知涇渭。有道怒吽吽。
竟到館中去了。到次日。寫了一封書。着家人拿了。送與孟老爹親手開拆。家人一直拿到孟家。送與孟鳴時上手拆開。也不說些別話。只有四句詩。寫道。

瓜田李下自生嫌。　拚向郵亭一夜眠。
七出之條難漏網。　另憑改嫁別無言。

後寫。王有道休妻孟月華。某年四月十七日離照。又扎一個花押。鳴時一看。不知其意。女兒爲何有離書。月華流淚不言。張氏道。就是三月十五冒雨回去這一節事。不知爲何女婿作此薄情之事。孟鳴時道。原來爲此。又無瑕玷。何必如此。道。我兒。你也不須愁悶。想歷久事明。再冷落幾日。待我與他講個明白罷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且說柳生春自從那日回家。埋頭窗下。其年正當大比。宗師發牌科考。縣中取了。送在府間。倒也摸了一名。六月間又得宗師錄取一名科舉。意出望外。從今去看時事後場。不移時頭場將近。因喪了妻子。無人料理。止得一房家人媳婦。又不在行。只得自己備下進場之物。到初八日黃昏。正要進貢院唱名搜檢。不想家人天吉。一時沙子發起來。業已死了。生春兩難之間。道。且把他權放在床。待我出場來殯葬他罷。媳婦只得從命。恰好到得貢院中。先點杭州府柳生春。初進科場。家中死了天吉。心下慌忙之際。一塊墨已失下了。心慌撩亂。尋了一回。那裡追尋。只得回到號房坐下。悶悶不已。忽見前墨已在面前。心下驚異。天明。題目有了。他初然又難下手。須臾若有神助。信筆而寫。草草完了。到三鼓。放出貢院。到家扣門。只見天吉在床上。一骨碌爬將起來開門。驚得妻子喊叫。生春一見天吉。吃了一驚道。你活了麼。天吉道。小人原不曾死。是

在日老相公來喚我進場。說。相公今年三月十五夜。不犯女色。土地申文到城隍司。即時上表於玉帝之前。玉帝即喚杭州夜遊神問。道。果有其事。現今王有道妻子孟月華。夫妻離異。玉帝聞奏。即查鄉榜中有海寧孫秀才。前月奸一寡婦。理該削革。將相公補中上去。是第七十一名。相公的墨。失在明遠樓下。是小人尋來與相公的。還有許多說話。那今科該中的。祖宗執紅旗進❺場。上書第幾名。貼出場的是黑旗。先揷在舉子屋上的。白旗的都是副榜。餘者沒有旗的。生春聽罷。不犯女色。滿心歡喜。恐文章不得意。又未知怎的打發了監軍。次日。往一畝田一訪。果然叫做王有道妻子。名爲孟月華。嗟嘆幾聲道。且再處着。走了回來。看看三場已畢。柳生春卷子是張字十一號。落在易一房。是湖廣聘來的推官。名喚申高。他逐卷親心任重。恐有遺珠。三復看閱。柳生春卷子早落孫山之外矣。四百名卷子。取得三十六卷。將三十六卷。又加意細

看。存下二十四卷。仔細窮研。取定十四卷。正待封送。只見張字十一號一卷。是不取的。不知怎生渾在十四卷內。推官看見。吃了一驚道。自不小心。怎生把落卷都渾在此間。親手丟在地下。道。再仔細一看。不要還有差錯。一卷一卷重新看過。數來又是十五卷。這張字十一號又在裡邊。想道。我方纔親丟在地。怎生又在其間。冥冥之中。必有鬼神。展開再看。實然難以圈批。不得意而已矣。淡淡加些評語。送到京考房去。然後二三場未免也要圈批送去。待後放榜。張字十一號竟中了第七十一名。王有道也是易一房的門生。中第十一名。那報子往各家報過。未免搜尋親戚人家。孟鳴時家裡報得好不鬧熱。不知孟月華聽見。反在房中痛哭。怨暢那日不回家去也罷。着甚來由。一個夫人。送與❻別人做了。便手提毫筆寫曰。

新紅染袖啼痕溜。　憶昔年時奉箕箒。

茹荼衣垢同苦辛。富貴貧窮期白首。
朱顏祇爲窮愁枯。破憂作笑爲君娛。
無端忽作莫須有。將我翻然地上蕪。
散同覆水那足道。有眉翠結那堪掃。
自悔當年嫁薄情。今日翻成難自保。
水流花落雨紛紛。不敢怨君還祝君。
今日洋洋初得意。未知還念舊釵裙。
又曰。
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
妾有堂堂夫。夫心竟爾疑。
撇棄歸娘家。在家欲何之。
有聲空嗚咽。有淚空漣泣。

百病皆有藥。　此病諒難醫。
丈夫心反覆。　曾不記當時。
山盟併海誓。　瞬息且推移。
吁嗟一女子。　方寸有天知。

且說那些新中的舉人舊規。先要查房師。即時參謁。申推官的門子寫了七個舉人的名姓。在那邊尋來尋去這般問。一時間。問着了柳家天吉。那門子領到三司廳裡。同年各各相認。內中杭州兩名。嘉興兩名。湖州一名。紹興一名。金華一名。齊齊七個舉人。門子引進至公堂。再到易一房。一齊進來參拜。申高留他坐下。好七位賢契。俱有抱負。都是皇家柱石。內中那一位是柳賢契。柳生春打恭道。是門生。申高把他仔細一看。道。賢契。你有何陰隲之事。可爲我言之。柳生春心下已知王有道中了。要使他夫妻完聚。故意粧點孟月華許多好處。道。念門生德薄才庸。

蒙老師山斗之恩。提挈孤寒。並沒一點陰隲。申高道。不瞞賢契說。佳卷已失親於子矣。不知怎麽又在面前。如此者三次。若無莫大陰隲。焉有鬼神如此鄭重乎。生春道。門生自小尊奉太上感應篇。內中奸淫漁色是第一件罪過。門生凜凜遵從。今春三月十五晚。避雨於武林門外亭子中間。不期進去。先有一婦在內。彼時門生欲出。則大雨盆傾。欲進。則婦人悲惋。那雨又大。加之風雷之猛。後來略住。只城門已閉。婦人乘濕欲行。彼時門生想道。他是個女流。因門生有礙。有道疑心可□。故此趁濕而行。心實不安。其時門生去了。後不知其婦如何。王有道忙向柳生春道。年兄知他姓甚名誰。柳生道。男女之間。不便啓齒。怎好問得。王有道忙對申高道。老師。避雨之婦。正是門生之妻。衆人愕然。這般果有此事。來在柳年兄。這也難得。王有道說。後來門生知道。疑爲此事莫須有。四月間棄了。申高聽見。道。賢契差矣。方纔柳生之言。出於無心。話是實的。何辜屈陷貞

姬。令人聞之酸鼻。柳生道。不知就是年嫂。多有得罪了。在弟原無意欲爲之心。莫須有三字。何能伏天下。那五位同年道。年兄快整鸞凰。速速請回。眞有負荆之罪了。柳生道。年兄赴過鹿鳴。弟當同往迎取年嫂完聚。申高道。王生。你得意之時。不宜休棄貞潔糟糠。速宜請歸。王有道說。老師與年兄見教。領命是了。只聽得按院着承差催請各舉子簪花赴宴。申高拱一拱手。各人齊上明倫堂。掛紅吃酒。怎見得。有詩爲證。

集唐

天香分下殿西頭。華元旦　獨許君家孰與儔。萬得躬
月裡仙姝光皎皎。李郢　人間清影夜悠悠。劉基
九霄香泌金莖露。于武陵　八月涼生玉宇秋。黃潛
約我廣寒探兎窟。汪水雲　凌雲高步上瀛洲。杜常

只見這九十名新舉人。上馬攀鞍。揚眉吐氣。一個個往大街迎到布政

司赴鹿鳴宴。王有道與柳生春二人。敬了兩京考併察院房師的酒。遝自先回了。同出武林門外。往新河壩二人並轡而行。遝到孟家。鳴時吃了一驚。見是女婿。道聲。恭喜了。只是屈害小女。柳生春道。老先生不須說。令愛之事。已與令婿❼講明了。同避雨的。就是學生。今特奉迎令愛。孟鳴時見說。忙忙進內。與月華說知。月華見說。既是那生在此。正好覿面講明。免玷清白。遝走出來。柳生上前作揖。年嫂不必提起。王有道上前施禮道。我一時狐疑。未免如此。已見心跡。特爾親迎。月華便不開言。張氏勸女兒同去。於是孟鳴時夫妻兩口併女兒三乘轎子同行。兩舉人依先迎進城來。到了王家。下馬進去時。親友擺下酒筵作賀。柳生告回。有道說。年兄同飲三杯。不然留此盡歡。恐年嫂等久。柳生道。小弟寒荊。棄世久矣。有道驚問。幾時續絃。柳生道。尚無媒妁。有道說。小弟有妹淑英。今年十八。年兄不棄。以奉箕箒如何。孟鳴時見說。道。好得緊。小弟

爲媒。月華聽見。說。今日黃道。酒席親友俱在。待我與姑娘穿戴。親友一齊歡喜。柳生春一點陰隲。報他一日雙喜。須臾儐相讚禮。夫妻二人眞個郎才女貌。正是。

晚上洞房花燭夜。　早間金榜掛名時。
還虧久旱逢甘雨。　方得他鄉遇故知。

太上感應篇盇德盛已乎。柳生若不信心。則避雨之亭。已作行雲之臺。〈大〉使王有道棄妻。不曰無辜。柳生春求名。安能有幸。破鏡重圓。斷絃喜續。若非陰隲。烏然得此其美哉。所謂陰隲關天。事非菲細。若行數善。容顏改變。則陰隲之紋。現於面也。有云。錢可通神。雖錢財可能謀事。而成事全在天也。陰隲錢財。相爲表裡。有錢財而無陰隲。作事似舟無水。行而不能通達。有陰隲而無錢財。謀爲如若有神助。❽無往不利。余演二十四傳。非導慾宣淫。實引邪歸正。普存陰隲。受福無量。凡人一切

事例。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乃⑨天地間一尊活佛也。其福豈淺鮮哉。

總評

天下最易動人者。莫如色。然敗人德行。損己福命者。亦莫如色。奈世人見色迷心。日逐貪淫。而不知省。孰知禍淫福善。神天其鑒。故王華逢娼不惑。遂登雁塔之首。徐晞見色疾避。屢擢烏臺之尊。柳生遇嬌不亂。卒補科名之錄。若彼奸淫無狀者。其敗亡慘毒之禍。又曷可勝道哉。古云。諸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觀者宜自警焉。

校記

❶「隸」原作「詸」，據《歡喜奇觀》改。

❷「且」原作「日」，據《歡喜奇觀》改。

❸「暢」原作「腸」，據《歡喜奇觀》及下文改。

❹「子」原作「了」，據《歡喜奇觀》改。

❺「進」原作「道」，據《歡喜奇觀》改。

❻「與」原作「典」，據《歡喜奇觀》改。

❼「婿」原作「坦」，據《歡喜奇觀》改。

❽「助」原作「功」，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❾「乃」原作「力」，據《歡喜奇觀》改。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眞托妻寄子

居必擇鄰交擇友。　賢聖格言當遵守。
堪恨世多輕薄兒。　容貌堂堂心内醜。
交財財盡兩開交。　倚勢勢無各自走。
急難之中無一人。　酒肉弟兄千個有。

處友的如雷陳管鮑。自不必言。這是友中之聖矣。人生五倫中。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如君臣際會。受了君王俸祿。忠事於君。後來封妻蔭子。顯祖榮宗。均是君王賜的厚恩。爲臣的時刻懷着。定與皇家出力。分所當然之事也。父子有天性之恩。兄弟有手足之愛。夫婦恩深愛重。俱是自然的親熱。至於朋友一節。又非親枝骨肉。原何就得同心合意。原取得信字。孔聖人道。朋友信之。朋友若不相信。將什麼來親熱。如范

張雞黍。也只爲信。後來世多輕薄。所以列（劉）孝標做下一篇廣絕交論。傳於後世。如今且說個托妻寄子朋友。出在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氏。姓木。名知日。他這個姓。千家姓上有的。號曰子白。以販生藥爲業。年紀三十歲。娶下妻房丁氏。止得二十一歲。生得一貌如花。溫柔窈窕。夫妻二人如魚似水。十分恩愛。生了兩個兒子。大的六歲。乳名關孫。次的三歲。乳名辛郎。父母十分愛惜。木子白爲人骨肉六親。不與交往。至於嫡親姪兒。意待淡然。止得一個朋友。姓江。名仁。乃同邑人氏。其爲人豐襟雅飾。純謹溫和。與子白財交。絲毫不苟。子白常以家事暫托。則默默週支。無一不辦。稔密數年。愈勝初交。子白以江仁爲天下忠厚人也。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子白遂有托妻寄子之心。於是擇日置酒相邀。正在初夏暮春之際。把

江仁接到家中。着妻子出來相見。置酒後園。一桌同坐。夫妻朋友。兩個娃兒。共❶是五個。大家吃酒。舉目園中。綠肥紅瘦。但見。

東園桃李。倏已辭春。北渚樓臺。淒然入夏。麥候青黃未接。梅天冷暖無常。閣閣池蛙。一部移來鼓吹。勞勞布穀。數聲催動犂鋤。窗裡人孤。數到黃梅之雨。樽前病起。吹殘花信之風。藕發新荷。纔如錢大。蘆抽細筍。未及錐長。書紙爲棋。鸚鵡尚能亂局。敲針作鈎。帽侯偏喜垂絲。不殺不齋。也能留客。既耕既種。還愛吾廬。鷺爲窺魚。拳足眠依河渚。雀緣梢蝶。翻身鬪動階塵。葵花香入筆床。榴火笑憑衣桁。探支未登之穀。厭棄讀了之書。旦起修齋。寺裡看供千佛。宵來治具。湖中邀滿十人。倚石而數龍孫。拾花以彈燕子。濃陰松下。毋妨漫叟科頭。小雨溪南。報道先生返棹。

木知日令家中僕從婦女數人。悉至園中。當面言曰。吾年三十。已掙千金。目下欲再往川廣。收買藥材。到各處去賣。家中妻嬌子幼。雖手足甥姪。無人可托。今江官人青年老練。忠厚有餘。累試不苟。我所欽服。今將千金家事。幼子嬌妻。盡托管理。在妻只以親叔待之。爾童僕婦女。一聽處分。生意交易。每置二簿。出貨入則。亦皆江弟掌管。汝母子勿以異姓有違。即進酒一杯。再拜道。吾弟金石爲心。冰霜爲節。吾無所言。倘兒幼癡頑。當念吾一面。幸勿含[2]意。江仁推却。再三不肯承領。子白怒曰。吾弟交情。欲於此絶耶。江仁變色跽曰。長兄勿怒。小弟領命便了。又令丁氏下拜。江仁忙答。痛飲盡歡而罷。次日。收拾長行。兒女牽衣。只得灑淚而別。江仁就外廂歇宿。足跡不履中庭寸步。應酬往來。交易生意。無不得人之歡心。童僕大小。無人不得他恩惠。其機深計密。人不能知。豈料入洞放刺。一日假意忙忙。逕入內室。丁氏一見。道。叔叔有何說話至此。

江仁笑曰。我見嫂嫂凄涼。特來奉陪。丁氏正色道。我夫托妻寄子。要叔叔照管。緣何言出非禮。江仁笑曰。嫂嫂。我今照管嫂嫂。故此進來陪你。丁氏往內房逕走。江仁隨後便跟。丁氏回身閉門。江仁一把摟住。丁氏忙呼小使。江仁恐被看破。飛也似跑出外廂。心下十分懊惱。想道。此婦止可智取。不可力擒。且再過兩日。一定到我手裡。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丁氏自此把中庭之門緊閉。小使出入。着令隨手關門。丁氏把他日用三餐。比前竟淡薄了。江仁愈加惱恨道。憑你怎生貞潔。少不得落吾彀中。

托妻寄子敬如神。　一旦翻爲狼虎心。

羨殺雷陳和管鮑。　如今安得這般人。

木知日一去三月。到了廣東。收買各色藥材。將次又往四川去買。他把

家中事務。還托了江仁。信然停妥。還自放心生意。這江仁一日歸家。着了幾個童僕道。某日夜間。你可往木知日花園。將器撬入園門。過了軒子。兩邊廂房內儘有所蓄。盡情取到家裡。不可有違。童僕會意。江仁又到木家料理生意。只見一日報道。後邊着賊。江仁假意道。好不小心。爲何後邊失於防守。丁氏氣得面如土色。深責僮僕。江仁道。嫂嫂哥哥托付千金。今去十分之三。若再不防。恐又失所。不如待我每夜做（坐）房在於後面。以杜將來。可使得麼。丁氏想道。此人心懷不良。若移後邊。落彼局矣。道。叔叔不須移動。我自着安童防守可也。江仁見計不成。想這婦人這般做作。且喜三百金資囊已入吾手。即時回到家中。童僕一一交明。江仁各賞二錢銀子。又往木家而來。早晚伺候下手行奸。却好一晚。安童吃了夜飯。還往後邊安歇。江仁正出小解。見安童往內還走。悄悄尾在後邊。安童推門進去。正是合當有事。門竟忘關。被江仁已入

內邊。見丁氏還在後邊照看。江仁竟扒於丁氏床下。席地而睡。丁氏到房中。閉上房門。吹燈脫衣而睡。須臾之間。只聽得丁氏微有鼾聲。他悄悄的扒將出來。坐在丁氏床上。彼時正在伏天。暄熱之極。丁氏赤身。不蓋睡的。倒被江仁一毫氣力也不消費。早已抽動矣。丁氏朦朧之中。驚醒道。不好了。着人手也。欲待要叫。也(已)被他直搗黃龍矣。沒極奈何。只得順從侮弄。道。你怎生進來的。哥哥萬一知道。看你怎生見他。江仁道。嫂嫂放心。決做得乾淨。斷不與哥哥得知。他又想丁氏前番光景。心下原要出氣。便放出分外工夫。又把丁氏捧了親嘴。丁氏興發起來。便自柳腰輕擺。鳳眼乜斜。酥胸緊貼。玉臉斜偎。猶如戲水鴛鴦。却似穿花蛺蝶。彼此多情。不覺漏下三鼓矣。丁氏說。妾本堅貞。被君有瑕。恐後如此。被人知覺。奈何。江仁道。暮夜之間。有何人知覺。又不隔街穿巷。門內做事。神鬼難知。只是哥哥回來之時。未免與你抛撇。如之奈何。丁氏

道。你爲人眞不知足。江仁欲求再會。丁氏曰。但得情長。不在取色。江仁曰。固非貪淫。但非此不能盡眞愛也。陽臺重赴。倍覺情濃。如此歡娛。肯嫌更永。丁氏端端正正一個貞節婦人。被這奸棍敗了名頭。

托妻妻子已遭奸。浼理家園暗竊錢。

如此良朋添一位。木兄性命也難全。

丁氏自此中門不閉。任從出入。家中童僕。俱已陰知。木家甥姪六親。悉知其事。所恨木知日一時不到耳。一日。後園又失於盜。丁氏深責安童。江仁在傍不勸。安童懷恨。私謂僕從輩。官人去不多時。娘子便與江官人通奸。無日不爲。昨夜江官人回家。就失了盜。事有可疑。今娘子痛責於我。江官人任他❸打我。口也不開。做我不着。我逃到廣東。見了官人。說破此事。方消我恨。衆人道。只怕官人早晚回來。自然曉得。何必奔走。安童立定主意。一心要到廣東。便自瞞了衆人。出門去了。曉行夜住。宿

水餐風。不止一日。到得廣東。訪了兩日。得到主人家裡問信。方知木知日四川去了。從新又走起來。正是。

歷盡風霜苦。　方知行路難。

饑餐渴飲。戴月披星。走了幾時。方到得四川。重新訪問。得見主人。跪下叩頭。具言前事道。初然江官人倒也還好。後來用計奸了娘子。竟穿房入戶。甚不像樣。後園連遭三竊。大分是江官人之所使也。主人速回。若再不返。恐又墮落計中。木子白聽他言語。大喝曰。大膽狂奴。無故發此謗言。毀辱主母。汝失防門戶。以致被盜。主母責之。此家法也。汝恨其責。故生事端。妄言害主。江官人他是仁厚君子。背地謗他。可恨之極。盛怒而笞。安童歷行川廣。辛勞已極。又獲重責。痛苦在心。欲待回歸。又無盤費。總是歸家。必遭逃走之刑。情極計生。走到川河口。縱身一跳。死於川河。屍已入水去。一靈不散。悠悠蕩蕩。復歸休寧。凡木知日親友人家。無

不托夢哭訴前事。又道江仁竊取三次。今某物現在某處。某貨賣在某家。其木家甥姪親友。隨往彼處探聽。果然不差。故此鄉鄰親族。悉知江仁獸心人面。只待木知日歸家。方好通知。且說木知日貨物收齊。收拾打點歸家。正是暮秋天氣。取路前進。則見暮秋光景。

淒然心動者。維秋之暮焉。樹始葉黃。人將頭白。雲飛日淡。天高氣清。蟬千聲而一鳴。木萬葉而俱下。登山臨水。還同宋玉之悲。追昔撫今。不減杜陵之興。柏葉村如賣杏。菊花天似熟梅。郭外青霜。已凋蔓草。庭前白露。暗濕木樨。紫蟹初肥。致自新安賈客。紅萸酒熱。買從舊歲人家。禾黍油油似戴花。橘柚纍纍而垂實。清砧振野。預愁邊地烟霜。旅雁啣蘆。正苦異鄉菰米。釀酒多收晚穄。衰年先授寒衣。絡緯善啼。織愁人之鬢髮。芙蓉多恨。寫怨士之文章。研水易枯。琴絃轉暗。意懶不題

玉露。手閒試鼓霜鐘。月解生愁。王夫人一時之秀。花應比瘦。

李易安千古之辭。已傷枯樹江潭。何況飄蓬塞土。

木知日到得家中。已是隆冬之際。到了徽州。藥材發在店家。次日歸家。路次忽見親姪木陽和。乃府學秀才。遂挽叔手歸家。屏去妻奴。含淚而語曰。吾嬸本心貞潔。被江仁幾次謀奸。醜事彰露已久。何受江奴之欺乎。知日怒曰。我平昔不厚宗族。汝故乘機訕謗。欲絕我金蘭之友。拆我賢淑之妻。拂衣而出。正欲舉步。却被安童舉手一推。跌入門內。僵仆於地。陽和慌忙扶救。半日方甦。拭目嘆曰。夢耶鬼耶。陽和命妻兒進茶。仍屏去妻房。跪而言曰。老叔若尋常之輩。姪非骨肉。亦斷不敢言。今老叔堂堂丈夫。姪爲骨肉。辱門敗戶之事。安得不言。但嬸嬸堅貞不許。聞江仁施謀巧計。墮彼術中。無奈相從。此是小姪至言。惟老叔察之。子白扶起姪兒道。我知之矣。待我歸家。陰覷情踪。察其動靜。相機而行便了。遂

別了陽和。竟奔家來。江仁一見。吃了一驚。施禮已久。方能開口。此亦有負重托。羞見知日。心怯情虛。故有如此光景。知日進去。丁氏接見。萬千歡喜。關孫在學內攻書。辛郎見了。走到身邊。自有依依光景。家中大小男女。未免得依次序相叫。丁氏擺下接風酒。爲丈夫洗塵。知日着小使。接江官人進來吃酒。小使去了。進來道。江官人着了邪祟。口中言顚語倒的。管門的扶他回去了。知日想道。必是安童作祟。我方纔在姪子家。分明見安童把我一推。故此跌倒。我進門時。見江仁有個呆的光景了。丁氏請丈夫坐下。吃了三杯。知日便問丁氏。我一去後。江叔叔待你如何。丁氏見說。流下淚來。這是你自己不識好歹。把家事一旦托之。從君去後。未及三月。竟進內室。我即正色而言。他反許多輕薄。彼時欲鳴親族。逐彼出去。我又想你托他家中生意。他若一去。無人料理。你歸家必要怨我。只得含忍。叫起小使。方纔出去。耐着待他改過罷了。只把中庭

之門時時緊閉。他無能而入。絕他念頭。未及幾日。後園被盜。彼又生情說。後面不謹愼。乃無人歇宿之故。又要進來安歇。我堅執不容。我自着安童照管便了。我心甚惱。供他三餐茶飯。比前淡薄了許多。使他無顏。必然辭去。誰知他計深心險。六月初九夜間天熱。赤身睡着。房門閉的。他預先伏於床下。後知我睡熟。被他奸了。彼時要叫起來。此身已被他玷汚了。當時就該尋死方是。我想兩個兒子無人管他。一死之後。家貲必然偷散。含羞忍恥。等待你歸。今已放心。這一杯是永訣酒了。知日聽罷。大怒罵道。這個狠禽獸。我何等待你。報行此心。我怎肯干休。前八月間。安童奔到川中。把此事細細說了。我心不信。反痛責一番。他忿怒不過。投在川河死了。我今日回來。姪兒陽和扯我到家。說及此事。與安童之言無二。方知害了安童。今據汝言。想來也是實的。論理俱該殺死。然這奸情出彼牢籠。實非你意。你今也不可短見。我自有處。正說之間。只

見關孫進來。一見父親。慌忙作揖。知日歡喜道。兒。你記念我麼。關孫說。（天性之恩。）日日念着。記掛你的。就坐下吃酒。至晚。丁氏道。你辛苦了。進房安歇。我今不得相陪了。知日道。爲何。丁氏說。有何顏再陪枕蓆。知日說。不妨。就是此事。還要明於親鄰。訟於官府。怎肯干休。比如兩人一處行奸。雙雙殺死。再有何言。如今撒手。焉有殺的道理。我氣不平。畢竟告他。正要你把本心質他。使他無辭。自甘伏罪。你若一時尋死。他便死無對證。（也是道理）一毫賴得沒有。可不倒便宜了他。且待我出了他的氣。然後再處。丁氏只得伏侍丈夫睡了。且說江仁一見木知日回來。他於理歉然。辭窮理屈。連口也開不得。又被安童靈魂附在他身上作怪。回家見了妻子。便勃然怒道。今日你與木知日兩個通情。我定要殺你。他妻子方氏。年方十八。標致非常。極其賢惠。一見丈夫說及此話。道。你想是心瘋了。原何亂語胡言。是何道理。童僕一齊笑將起來。江仁大怒。你笑什麼。連你這些奴

才。合夥做事。都要殺的。家人們私謂方氏曰。想官人眞是瘋了。倘然眞個拿刀弄杖起來。倒也要防他。言之未已。只見他明晃晃拿一把刀。向內搶來。方氏急了。就往房內一跑。把門拴上。家人執棍。將他手內的刀。趕去一下。那刀早已墮地。一個家人上前。搶了便走。兩個人捉他抱住。方氏道。你們如今抱他在後邊空房裡坐着。把門反鎖了再處。家人把他扛了進去。依計鎖了出來。方氏道。如今怎麼處。一個家人叫名阿順。日常間有些論頭。他道。小人們是些粗人。就是官人行兇還好防避。在娘子怎生驚嚇得起。此病上身。那得就好。如今還是避他。是個上策。這瘋的人。那裡知道好歹。萬一失手。悔之晚矣。方氏道。我父母亡過。又無手足。在官人面上。止得一個伯父。又是孤身。又無甥姪。何處可避。阿順道。如今把家中細軟衣服。金銀首飾。待小人一件件登了帳簿。封起了再處。然後把家中動用桌椅床帳。放在三間樓上。登了帳目。封鎖好了。

綴(掇)去樓梯藏過。免他打壞了。其餘銅錫器皿玩器書畫。已登記明白。把箱籠盛着。封貯好了也再處。然後出空了房子。把前後門關鎖好好的。憑他在內跳打。直等好了。然後回來。如何。方氏道。肚飢。不餓死了。阿順道。曉得肚飢。倒不瘋了。方氏道。萬一差池。如何是好。正在那裡計議。只聽得江仁在隔牆亂罵。把那反鎖的門亂推亂扯。又如擂鼓的一般打上幾陣。嚇得方氏立身不住。道。思量一個安身所在方好。阿順想了一會。止有木官人。他前起身時。將家園妻子托付我家官人。不知官人是何主意。使我們連偷二次。然而木官人尚未歸家。況丁氏娘子一人在家。也好安身。但恐衣飾之中。扛去暫寄。倘然不密。露出木家一件東西。干係重大。所以不好去得。方氏道。封鎖好的。怎生得知。倒是他家。十分有理。計議已定。方氏收拾內房金銀細軟。阿順登記。其房頭男女各人。收拾自己東西。往木家移去。又將木植動用一應傢伙封鎖樓

上。米酒柴房盡行鎖好。阿順着人挑了兩擔吃米。隨着方氏轎子而去。其餘箱籠。序次扛去寄囤。方氏無奈。只得擡到木家而來。家人報與丁氏知道。丁氏想道。不知有何原故。連忙出外迎接。進了中堂。兩下施禮坐下。方氏道。拙夫深蒙娘娘看管。奴家常常感激。不知昨日歸家。一時瘋顛起來。家下十分怕人。口內胡言亂語。拿刀殺人。驚嚇不起。敢借府上暫住幾時。不知見許否。丁氏見說。心下暗驚④道。怎麽這般發狂。道。娘娘在此。只是簡慢勿責。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却是木知日。見了方氏施禮。忙問妻子。江娘子爲何而來。丁氏把瘋狂之病言之。娘子害怕。借居我家。知日道。原來如此。冷笑了一聲道。外廂他丈夫的臥房。端然可住着。令到彼住下。其餘手下人。各自有房居住。丁氏整治酒餚。盡他客禮。一邊扯了丈夫道。他丈夫用計陷我。他妻子上門來湊。豈不是個報應公案。知日紅了臉。說道。豈有此理。他丈夫行得苟且之事。我乃

堂堂正氣之人。怎麼去得。正是。

寧使他不仁。　莫叫我不義。

故此丁氏獨陪方娘子。知日又往各處拜客。不題。且說江仁被安童附體。弄得他家中七零八落。一心要報川河之恨。江仁起初要殺人放火。趕散了一家之人。心下便想往街坊上來。他左顧右盼。不得出來。好生作吵。不期到了次日。方氏着人看他怎生動靜。四個家人一齊同往。開了前門。一直進去。走到後房。並不聽見一些動靜。大家到牆門口。往內張看。並無影響。阿順取了鎖匙。輕輕開門一看。不防開得門。江仁一撲。把四個人嚇得都跌倒在地。江仁往外飛跳去了。大家扒得起來。不見了家主。一逕尋出門來。並不見影。鄰居道。往那邊跑去了。又見那邊來的路上行人道。一個披髮的。往南門去了。阿順忙鎖上大門。一齊趕到南門。又道。在城外。四個人出了城門。見主人立在下汶溪橋上。手舞足

蹈的在那裡大呼小叫。衆人趕上橋來。江仁看見。也向溪下一跳。家人慌了。一齊下溪急救。那裡去尋。那溪流急得緊。人已不知那裡去了。阿順料難救取。便着兩個一路往下流去看。阿順回到木家。報與娘子得知。道。娘子。不好了。方氏驚問。爲何。阿順說。官人跳在下汶溪裡死了。方氏哭將起來。木知日見說。同丁氏出來細問。阿順把從前去開門。跑由南門下汶溪橋上跳下水光景。一一說了。知日與丁氏暗暗嘆息。一面勸着方氏。不要啼哭。是他命該如此。強不得的。一面着阿順。再去探聽屍首所在。速來回報。方氏道。棺木衣衾之類。還須伯伯料理。知日道。不必你言。我自週備他便了。直至次日。阿順來報。我們不知道。只管把下流之處打撈。誰知端然在下汶溪橋邊。知日着人擡了棺木衣衾。喚了方氏。轎子擡去。同往橋邊入殮。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方氏啼啼哭哭的送入了材。知日喚人擡至江家祀塋權厝。方氏與知日送到墳邊。辦下祭禮。方氏哭告事畢。一逕回來。方氏着人在自己家中設立靈位。次日移回。阿順等四人歸家歇宿。睡到半夜。聽得神號鬼（安童魂靈）哭。撒着沙泥。驚得四個人一齊吶喊。巴不得到天明。一溜風往木家來。四個人一路上商量。夜間如此驚怕。倘大娘子又要我們來歇。如之奈何。阿順說。再說得利害些。連他不敢回來方好。你們倒不要七差八纏。待我一個開口。你們只要讚助些兒。自然不着我們來了。說話之間。不覺已到。見了方氏。道。夜來實是怕死人也。一更無事。二更悄然。一到三更時候。一把泥沙。那鬼四下裡哭哭啼啼。把樓上桌椅打得好響。隱隱之中。有十數個披頭散髮的跑來打去。直至雞啼。方纔無事。今日死也不回去了。方氏見說。先自害怕。把那回去心腸。丢得冰冷。道。既然如此。不回去又不好。只管在此混擾。得(却)又沒處設個靈位供他。就要

做功果。也沒個所在。阿順說。不難。官人沒在下汶溪中。在那橋邊人家。租他一間房屋。做些功果。把自的住宅租與別人。將那邊的租錢。還了木官人。把靈位就設在大娘子房中。豈不是好。方氏說。這話說得近理。只不知木官人與娘子心下如何。阿順道。我看木大官人。胸襟灑落。氣宇軒昂。必然肯的。方氏走進去。正要開口。丁氏道。方才阿順之言。我與官人俱聽得了。你安心住下。只是我官人把我們托你官人照管。你官人薄行得緊。論理起來。不該管這般閒事方好。但此事與你無干。如今倒是我官人照管你了。方氏稱謝不盡。那些追修功果。俱是阿順料理。把家中什物都移到木家。那房子已有人租去了。且說木知日過了新年。前帳盡情取訖。便自己在家中生意。竟不出去了。不期安童一靈不散。他又去迷着丁氏。一時間見神見鬼。發寒發熱起來。醫生下藥。石上澆水。求籤買卦。都說不妥。只病得七個日子。嗚呼哀哉。可憐丟下兩個

小兒子。一個八歲。小的五歲。哭哭啼啼。好不傷心。木知日因他失節於人。這死還是便宜。想起結髮之情。丟下兩個兒子。心下十分苦楚。免不得又是一番未免之事。這內裡之事。倒虧了方氏。又管着兩個娃兒。與他梳頭洗面。冷煖衣裳。木知日十分感激着他。不期又是丁氏週年。一時將到。未免誦經追薦。下帖子接取本宗五服之人。是日都來會聚。木陽和見衆親俱在。他便說出兩句話來道。今日宗親俱在。老叔服已闋了。奈何內室無人。年餘全虧了江娘子內外照管。今江娘子又沒了丈夫。不若在下爲媒。成了這段姻緣。列位意下如何。衆人見說。一齊哄然道。好。還是讀書人見識高妙。如今就兩下裡說將起來。先與知日說了。起初不肯。見姪兒再三再四。親友讚助許多。你再不成全此事。這番叫江娘子瓜李之嫌。倒不便住在家裡了。木知日已覺心肯。木陽和又到裡邊與方氏說了一番。方氏只說沒福。不能當得。一衆諸親都來稱讚。

方氏不做了聲。已是肯的。木陽和把通書一翻。道。今日是黃道直星。十分上吉。登時把素齋又換了成親席面。一邊僧人轍(撤)座。連江仁牌位同化。兩邊準備做親。到晚來拜了和合。見了諸親。各人就筵歡飲。直吃得東倒西歪。只見木陽和道。老叔與諸親在此。小姪口拈八句。以污高賢之耳。念道。

托妻寄子友之常。寧料江郎太不良。
反竊貨財圖富貴。巧奸婦女樂心腸。
安童爲爾川河殞。下汶溪中足可償。
貨殖歸原加利贈。山妻從木已亡江。

諸親大笑。看將起來。分明是一部顛倒姻緣小說。又說道。還像王三巧珍珠衫樣子一般。又說道。都是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的題目。木陽和笑道。你出了這般題目。我便做一篇現世報文章。大家哄然而笑。散

訖。後來知日與方氏到老。兩小兒讀書俱已成名。各有官家婚配。昌盛累世。皆因木知日不依丁氏行奸。上蒼默佑。以享此全福云。

總評

托妻寄子。信古有之。而木知日以小托而見信。諒大委而不負。豈料江仁不仁。腹栽荆棘。暗竊其財。巧奸其婦。安童忿激。命歿川河。不泯一靈。遂速一溪之報。❺奸渠妻子。妻子歸渠。冥冥之中。報應不爽。

校記

❶「共」原作「其」，據《歡喜奇觀》改。

❷「含」原作「合」，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❸「他」原作「地」，據《歡喜奇觀》改。

❹「驚」原作「警」，據《歡喜奇觀》改。

❺以下四句，底本漫漶，據正續本、《歡喜奇觀》補。

第二十回　楊玉京假恤寡憐孤

集唐

江上雲亭景色鮮。李郢　浣花春水膩魚踐。羊士諤

且看欲盡花經眼。杜甫　愁破方知酒有權。鄭谷

官滿便尋垂釣侶。來鵬　家貧休種汾陽田。○滄

憑君莫問封侯事。曹松　安樂窩中興澹然。陸景龍

萬曆辛卯科。其年鄉試。有金陵王謂。積金巨萬。妻房啇氏。容貌溫柔。生得一子。還是垂髫。❶內房止用一個使女。外廂止用一人管家。兩個小使而已。一家兒止得六七個人。恐人多使費太重。粗衣淡飯。儉嗇非常。其廳堂高敞。房舍深廣。後有花園。極精書室。每科租與鄉試舉子。常收厚利。但積蓄累世。再不生放。惟收絲囤米。至於絲價高貴。發出賣了。米

價騰湧。賣去又收。眞是守錢虜耳。不期春初。王謂一病而亡。丟下巨萬資財。可惜不曾受享。這寡婦。止得三十一歲。靠着家貲度日。其年四月中旬。忽有兩個僕從。衣服羅綺。去❷看住房。候科舉的。管家引他進內。看見書房精潔。便道。此處中我家公子意的。要多少房金。管家問。尊處要幾間。兩人道。一起通租。我公子讀書。免得人擾。房金不妨多些。管家說。每科多幾位。各自取租。共有二十餘兩。今通去也只要廿金。兩人道。我公子大量人也。就是二十兩。閒❸人一個不許進來。隨即取出銀子。盡數付說。（兌）兩人出門。引了公子進內。衣服十分華麗。又帶四僕。併一小廝。五六擔行李。皆精美物件。一到即以土儀送之。皆值錢美品。王寡婦十分歡喜。命僕置酒相待。公子獨席。管家二桌。大家吃至二更。歡喜而散。次早公子着小使進謝寡婦。道。我公子致意娘娘。深謝之極。欲待今日回答。奈無好酒。容到家下取美酒到來。纔請娘娘哩。寡婦道。

簡慢公子。我這邊水酒不中你公子意。多多得罪。那小使道。我公子憐你孤寡。着實要看取你哩。自此公子只是看書。又着令。止存一個小使一個家人在此伏事。餘者回家再來。那些家人去的去了。止留得主僕三人在此居住。過了二十餘日。乃是端陽佳節。王寡婦齊齊整整的擺了一桌酒。送與公子。又令管家請他僕從。那公子見了。自己走到外廂。王寡婦看見。忙忙立起。公子上前施禮。道。打攪娘娘。已自不安。又蒙娘娘如此錯愛。使小生感激無地。報情有日。王寡婦笑吟吟兒答禮。道。家寒。不知大家體統。多有得罪處。望公子海涵。兩下眉眼留情。（靑年寡婦。見了翩翩）公子辭了進內。（公子。安得不動。情）賞過了午。公子和家人小使三個兒出來。又與寡婦說。我們往書鋪廊耍耍回來。園門開的。望娘娘着人不住的看管兒。一逕出門去了。王寡婦見無人在內。他便一步步兒走將進去。見書房內擺得十分精緻。那香爐花瓶。瑤琴古劍。無所不有。擡頭一看。見四壁都是楷書。仔細

一看。上寫着。

書畫金湯善趣

賞鑒家。精舍。淨几。明窗。名僧。風日清美。

山水間。幽亭。名香。修竹。考證。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睡起。與奇石彝鼎相傍。病餘。

茶筍橘菊時。瓶花。漫展緩收。拂曬。雪。

女校書收貯。米麵果餅作清供。風月韻人在坐。

惡魔

黃梅天。指甲痕。胡亂題。屋漏水。收藏印多。

油汚手。惡裝繕。研池汚。市井談。裁剪摺蹙。

燈下。酒後。鼠嚙。臨摹汚損。市井攪。噴嚏。

輕借。奪視。傍客催逼。蠹魚。硬索。巧賺。

酒跡。童僕林立。代枕。問價。無揀料銓次。

落劫

入村漢手。水火厄。質錢。資錢獻豪門。

剪作練裙襪材。不肖子。不讀書人強題評。殉。

宜稱十二事

淨几名香展對。韻士宴會賞鑒。名飲揭置座右。

野老晴雨較量。同心登眺提攜。空谷時當足音。

良辰美景稱説。可見錦囊懷袖。佳人知趣把玩。

馴僕拂曬收藏。裝製妙手整齊。趣人珍獲送還。

屈辱十八事

俗子妄肆雌黄。達者一覽便擲。儉夫攘爲己有。

拘儒塗抹更改。遊閒手捲作筒。覺(學)究破句點讀。

材沙強爲敷陳。惡客豪奴嗤誚。憨人狼藉作賤。

市井聚談擾混。仕途包封書帕。巷內路傍粘帖。

窗下障風代枕。酒肆茶坊膾炙。措大祴褙裹書。

内人挾冊裁剪。酒肆書頭上帳。傭書胡寫亂抄。

聚畫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得吾書者。並奉贈此法。

閒人忙事

戒殺放生。臨池。看鳥度枝。夜舂聲。轆轤聲。

焚香煮茗。踞石。看魚躍藻。煎茶聲。刀尺聲。

鏟方校石。看蟻移穴。展畫。欸乃聲。擊磬聲。

拂拭几筵。呼魚。看蝶❹戲叢。木魚聲。搗練聲。

澆花種竹。步月。看蛛布網。夜蟲聲。

採菱剝芡。向火。看雞引子。黃鸝聲。遠笛聲。

抄藝花書。焙茶。看劍引杯。風吹壁琴聲。

簡書燒燭。煨芋。看日移磚。子規弄晴聲。

爆竹。杖策孤往。看雲歸岫。遠村雞犬聲。

擊筑長吟。洗竹。看度風帆。自摘畦蔬。風送採蓮聲。

洗藥。看水下溪。種蘭。雨滴空街聲。

自收舊詩。看鳥打食。隔水鼓吹聲。

奇文自賞。鋤園。烏聲。看烏反哺。月下歌聲。

岸巾衩袒。隱几。看鵲爭巢。鴿帶鈴聲。鶴聲。

靸鞋從事。捫蝨。看鳥學飛。月下簫聲。竹聲。

盛席得辭。澡身。看人割蜜。雪灑窗聲。松聲。

喧濁得兒。按摩。看蟲變化。夜讀書聲。蛙聲。

參悟因緣。吟成。看婦挑錦。水落澗聲。棋聲。

得人惜二十七事

談對明敏。不習賤劣事。佳山佳水能尋討。

閒事不傳。避他人諱忌。幽花奇石能吟班。

密事機藏。不妄自逞能。彈絲品竹能玄解。

臨事覺悟。初學行孩兒。書畫能收藏賞鑒。

立性有守。善歌舞小妓。處事能軟語商量。

知機達變。窮不干外事。馴僕能領略風月。

高論快心。不始潔終汚。女校書品題詩卷。

孩兒學語。新婦睦妯娌。富貴兒女不驕矜。

和而不流。處事有分別。詼諧中節解人頤。

敗人意九十事

大暑赴宴。請貴客不來。遇佳味婢家不和。

樹陰遮景。大暑逢惡客。被醉人纏住不放。

遊山遇雨。對粗人久坐。把酒犯令不受罰。

花時臥病。村漢着新衣。惡客不請自來席。

花時無酒。明月夜早睡。終夜歡飲酒樽空。

築牆遮山。醒後聞醉語。暑月背風排筵席。

犯人忌諱。出門逢債主。三頭兩面趨奉人。

鈍刀切物。向娼婦吟詩。方謁上官忽背癢。

流汗行禮。參官被蝨嘬。賞花間鄰家哭聲。

美妾妬妻。不解飲弟子。觀棋被禁不許敎。

惡俗同僚。酒盡伶人來。患腹泄尋廁不着。

村漢呼雞。與村伶合曲。新女婿初來輒病。
仇人對坐。病起人忌口。不飲酒人伴醉漢。
舟中雨阻。老翁進妓館。被妓不來強入門。
村伶打諢。冬月飲冷酒。急如廁説葛藤話。
大雨送殯。步行着窄鞋。吏胥遇廉明官長。
誇妓有情。暑月對生客。強學時樣粧束。
玩月雲遮。赴尊官筵席。小兒初入學堂。
醫人有病。村奴唱長調。妬妻頭白相守。
入試酷暑。爲妻罵愛寵。酒筵品物歸家登記。
醉後相罵。暑月赴成服。餽送匆匆往來。
中饋不理。屢起身辭酒。筵上醉念普庵咒。
酒樽磕破。小男女溷席。年少人嘆老嗟貧。

主客不韻。餚品無次席。筵上學僧道朝請。
狠打噴嚏。穢手拭酒器。村漢紫衣華陽巾。
村婿峨冠。撩羹汙客衣。村漢歌頭曲尾令。
捉人別字。村庸道字眼。客未散托故先歸。
妄議建置。市井着紅鞋。僕被人誘去夜宿。
奴僕厭主。責望不答席。赴席稍遲酒器罄。
謀陪勢要。陪堂代主謙。穩婆遲來已生産。

殺風景四十八事

花間喝道。對大僚食咽。婦女出街上罵詈。
斫却垂楊。孝子説歌令。有美味慳藏臭腐。
果園種菜。罵他人奴婢。好妾驅使粗重事。
苔上鋪席。筵上亂叫喚。奴家筵上説俗事。

看花下淚。僕妾攙言語。花架下養雞鴨。
背山起樓。處子犯物議。作客撞翻臺桌。
遊春重載。口吃人相罵。新女婿渾身新衣。
花下曬裩。重鑄古銅器。落第舉子罵主師。
衣裘墜馬。行奸被窘辱。惡札人愛使箋紙。
尼姑懷胎。賞花處賭棋。問人及第何年叨幸。
玉器失手。盛衣冠入廁。坐上遺大小二便。
對客泄氣。代勢豪飲酒。賞花逢債主索逋。
驢吃牡丹。作清態舉止。玩月閉户張燈。
鶴吃金魚。醉吟道學詩。賞花處榷算貨殖。
瀝酒作咒。醉客墮泥中。居鄉擺執事看馬。
歌妓被決。長官撒酒瘋。花棚説俗事強辯。

這王寡婦看罷。道。這個人粘貼着這些韻語淸談。果然是個趣品。又走在他坐的几上一看。見有花箋。上寫着端陽日有感。

素質天成分外奇。　臨風婀娜影遲遲。

孤衾寂寞情無限。　一種幽香付與誰。

商氏看罷。吃了一驚。他寫着端陽有感。是今日之事。詩句分明說我寡居寂寞之意了。原來一見留情。教我怎生發付。正想間。只見那公子飄飄然走進房來。道。娘娘。可見我兩個小使回了麼。商氏道。不曾見。公子道。這般膽大。商氏道。爲何。公子說。我因戲耍人多。挃擠不過。着他各自走罷。我倒回了。不知他兩個還在那裡耍子。商氏道。今日是節日。容他們頑耍也罷。公子忙向桌上尋那詩兒。已不見了。便向商氏笑道。有幾個字兒在此。娘娘可見麼。商氏道。這字兒。我已見了。我拿在這邊。想這樣吟咏。該你讀書人做的。明日拿了。往學院出首。那公子見他撩撥。想

已春心飄蕩。假意往袖裡搜看。商氏笑將起來。公子乘勢一把摟將過來親嘴。商氏假意推却。已被他解下小衣。放倒床上。雲雨起來。有詩爲證。

水月精神冰雪膚。連城美璧夜光珠。
玉顏偏是書中有。國色應知世上無。
翡翠衾深春窈窕。芙蓉褥穩繡模糊。
若能吟起王摩詰。寫作和鳴鸞鳳圖。

商氏也因賞節吃了幾杯酒。性已亂了。又見公子風流。心也有了。又進來見此詩。情已蕩了。況是個青年曠婦。那裡按捺得住。公子略略偎香。商氏洋洋倚玉。容容易易。把一個寡婦做了失節婦人。這也是天緣偶湊。還恐是歡喜寃家。商氏事已做下。也說不得了。忙問公子道。前時問你管家姓名居址。但回我們。還不知道是個大來頭着哩。含糊答應。不

曾問得眞實。今蒙錯愛。可說姓名家鄉。後來好寄些書信。公子道。我姓楊名玉京。父親楊尙書。母封一品夫人。揚州人氏。商氏道。失敬了。原來尙書之子。念奴野草得伴芝蘭。實爲僥倖多矣。言罷。出了園門。兩個大小管家回了。玉京取了五兩銀子。着小使送與商氏。你道。公子說你孤寡之人。怎生今日要你破費。特送需須薄儀。與娘娘小官買果子兒吃。商氏一面笑道。怎麼好收這厚禮。小使道。這是公子恤孤憐寡送來的。他公子生性。不要拗他。不收倒要怪的。商氏千恩萬謝。假托手收了。送了小使二百銅錢。自此商氏見玉京獨在書房。便進去與他如此。一日。玉京道。與你日間做些勾當。恐小使一時撞見。不好意思。今晚到你房裡相陪。可好。商氏道。我房裡。止得小小孩兒伴睡。他又不知甚的事兒。今晚開門等你便了。以後無日不同床而睡。他兩個。

在天願爲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

且是相親相愛。眷戀綢繆。到了五月盡邊。只見去的四個家人。又添幾個。擔些酒菜之類。走進門來。見了玉京。道。酒到了。忙叫廚下。整四桌酒起來。傍晚整治端正了。公子擺下一桌。在書房內自陪商氏。餘外三桌。擺在外廂。着家人等。接王管家。兩個小使。一個使女。盡情而吃。玉京陪商氏傍邊坐着。丢丢兒子。把上好花露酒。只顧自己斟着勸他。吃至四更。外廂王家大小。俱被酒醉。睏得東倒西歪。那些楊家的人。在外廂忙個不住。玉京把商氏灌了兩杯。把自己鋪陳捲起。抱他睏在床上。將小孩兒也睏在脚後。自己除了巾兒。脫下麗服。忙將書房玩器。收拾停當。去看外廂內房。收得罄盡。俱扛去了。這些強盜。將書鋪陳玩器。一齊盡挑了去。又在商氏頭上取了金簪金珥。一件布草也不相留。一逕往水西關去了。並無人知。王家吃了蒙汗藥。直至次日未牌方起。管家一看。見門是重重開的。疑是楊家僕從出入。往裡面來一看。內房裡箱籠。一

個也沒了。吃了一驚。口內叫道。不好了。啇氏驚將醒來。一直往外逕走。問道。爲何。管家道。你看。啇氏到自己房裡一看。驚得目定口呆。還認是外邊來的小賊。不要把公子物件偷去怎了。又往書房一看。連人一個也不見了。方知公子明是強盜。行計善取他的家私。一家大小。懊悔之極。啇氏頭髮鬆了。去摸簪子。也不見了。耳上金環。已被除去。罵道。好狠心強盜。心下又想。白白被他弄了幾時。心中好恨。那裡去緝得他出。那些鄰舍家背地裡笑着王謂。在生苦掙苦守。白白的替強盜看了一世錢財。輕輕的被他做幾擔挑去。後人有笑着他道。

讀書爲盜未曾經。巧騙孤孀計又精。

王謂空爲守錢虜。夫人賠了又賠兵。

又曰。

斯文強盜好機謀。扮做官家貴客流。

假意憐孤還惜寡。　腰纏十萬上揚州。

又曰。

果然奇計十分新。　誰道豪家是綠林。

貪得一杯蒙汗酒。　家私巨萬化爲塵。

向後來。那班強盜又在外省行術。被捕人捉獲。有了失主。狠做對頭。問成死罪。半斃於獄。半赴極刑。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　將軍難免陣中亡。

總評

綺羅僕從。錦繡王孫。四壁清供。午時情句。誰不信爲風流貴客乎。而孤嫠稚子。能禦防之。奸深愛厚。知己傾觴。內外交相酬勸。東西已入彀中。醒來追悔。徒然暗地凄其。嗟何及乎。

校記

❶「髫」原作「髻」，據《歡喜奇觀》改。

❷「去」原作「云」，據《歡喜奇觀》改。

❸「閒」原作「閔」，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❹「蝶」原作「喋」，據《歡喜奇觀》改。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貪淫中毒計

滿江紅

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謾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　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粟。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又不須。採藥訪蓬萊。但寡慾。

這寡慾二字。有許多受用。非但却病延年。而免姦淫之禍。如今且說個好色傷身的故事。這個乃嘉靖三十一年上。年已二十八歲矣。名喚朱道明。父親乃當朝極品。母親一品夫人。生在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人氏。娶了兵部王尚書之女。自是金谷嬌姿。蘭閨艷質。十分標致的了。夫妻

二人十分恩愛。只是這朱公子。自小曾讀嫖經。那嫖經上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把這個偷字。看得十分有趣。他把家中妾婢俱已用過。這妓不必言之。把這偷之一事。便心心念念的做着。也被他偷了許多。他是一個貴公子。那偷婦人自然比別人不同。容易上手。他倚着容易。把這樁事看得不打要緊了。到處着脚。都畏他威勢。不敢不從。各處奸淫無度。莊家村戶的婦女。略有幾分顏色。無不到手。就是鄰近人家。租他家屋在前。定然不肯饒他。有幾句公子生性歌曰。

翩翩公子遊。　駿馬控高頭。
前呼聯後擁。　赫赫如王侯。
驕奢公子性。　言出如軍令。
稍稍不遂心。　唯唯求饒命。
欣欣公子心。　父母愛如金。

生長榮華地。安知人世貧。
公子愛女色。巍巍勢相逼。
強奸烈性人。那管蕭何律。

按下朱公子。且說永嘉縣一個良人家。姓伍名星。年紀三十歲了。娶了一房妻室。年紀二十餘歲。其母夢蓮而娠。取名蓮姑。果然有羞花閉月之容。落雁沈魚之貌。夫妻兩口。做些小生意度日。伍星還有一個同胞兄弟伍雲。年已廿五歲了。未有妻室。生得一身力氣。膽大心粗。就充在溫州爲民兵。他獨自一人在營伍中住下。常常過一月。或半月。來望兄嫂一次。不期一日。那伍星去營中望伍雲。一時未回。日色將午。蓮姑在家。無水炊飯。乃自提小桶。向井邊汲水。那井離他家門首四五家門面。正汲了提回。劈面撞着朱公子。蓮姑急急提了。往家中閉門進去。公子一見。道。好一個標致婦人。原來住我家房屋的。怎生一向並不知道。

芙蓉嬌面翠眉顰。　秋水含波低溜人。
雲鬢輕籠時樣挽。　金蓮濕映井邊根。

朱公子急急還家。叫家人來問。井邊過去幾間。那房子裡邊住的人家。姓甚名誰。作何生理。是那一個家人管租。查來是朱吉管的。忙喚朱吉到來。道。你管的。怎一向有這樣一個美婦人。爲何不通報我。朱吉道。這人家姓伍。是上年移來的。因他兄弟是一個粗人。在營中當兵。動不動殺人放火的。恐公子爲着此事。着他毒手。所以不敢說知。朱公子道。我巍巍勢焰。赫赫威名。我不尋他罷了。他怎敢來尋我。你不知道。我有一詩。讀與你聽。

我生幸值得平時。　春風和氣長熙熙。
幸今喜在繁華地。　山出永嘉人秀麗。
此生此世豈徒然。　好景情懷樂所天。

金銀過北斗。此世不求憐。

萬歲虛生耳。縱有錢財亦虛死。

世間萬事非所圖。惟慕妖嬈而已矣。

君不見古卓文君。芳名至今千載傳。

古人今人同一致。有能逢之亦如是。

人生少年不再來。人生年少且開懷。

黃金買笑何須吝。白璧偷期休更猜。

我身本是風流客。懶向金門獻長策。

脚根踏遍海天涯。久慕傾城求未得。

東鄰有貌傾長城。實在深閨十八齡。

蕙性芳心眞敏慧。玉顏花貌最娉婷。

春山遠遠秋波淺。嫩筍纖纖紅玉軟。

上追能字衛夫人。　下視工詩朱淑眞。
柳絮才華應絕世。　梅花標格更超群。
雲閨霧閫深深處。　羅幃錦帳重重貯。
絕似嫦娥住廣寒。　世人有眼無能顧。
徐徐思後更思前。　回首自覺免迍邅。
應是前生曾種福。　今生富貴是前緣。

朱吉說。我想大相公。眞是前生注定的。若福薄。那裡消受得起。公子道。伍家妻子。急須爲我謀之。這樣標致婦人。怎肯放下罷了。朱吉道。伍雲雖然粗莽。他哥子伍星。爲人極是本分。想他的需須生意。夫妻二人那裡度得口來。不如先待小人去誘他到衙裡來。與他說出情由。如肯。大相公借他三五兩本錢。饒他房租。若不肯。趕他出屋。再尋他事故。把利害言之。他自然妥當也。公子說。銀子小事。只要事成。應承❶到手。重重

賞你。說了。朱吉欣然逕往伍家。恰好伍星已歸。朱吉挽了伍星的手。一頭說。一頭走。看看踱到朱衙門首。逕到朱吉房裡坐下。朱吉方纔說出道。我家公子。爲人極是個風流慷慨的漢子。只是忒風流了些。見了人家一個標致婦人。就是蒼蠅見血的一般。死也不放。定要到手纔住。一相好了。十兩半斤。也肯週濟。若還逆了他的意。便弄得那個人家。人亡家破。還不饒他。直待那婦人到手方住。好笑那些癡人。好好的依頭順腦趁他些銀子不要。定要討他惡性發。弄得死裡逃生。端然定要遂他心事纔饒。伍星道。也是個財勢通天。所以幹得這般買賣。若是我們這般人。做夢也還輪不着哩。朱吉道。今日我有一樁事。我有些疑心。我故特特問你。今日午前。我公子在你門外井邊。見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婦人汲水。不想被他見了。他又螞蝗見血的一般。叮住查訪。衆兄弟們說是伍家。我想井邊只有你姓伍。你停會歸家問你令正。今日曾出門汲

水麼。若不是他還好。若是你的時節。又是一樁疑難事了。伍星呆了一會道。哥。大分是了。我早晨不曾汲得水。便去望兄弟纔來。他午上做飯。見沒有水。只得自去汲了。如今怎麼求得一個計較。方可免得這事。朱吉道。若果是。怎生免得。伍星說。哥。做你不着。我連晚移在兄弟處罷。朱吉道。不好。不好。連我也活不成。連你兄弟也吃不成糧了。伍星說。不信怎生利害。朱吉道。我方纔說的。倘若不依從。他便生心毒害。你若移去與兄弟住了。他便把我一狀告在府裡。說我與你妻子通姦。將他金銀若干盜出。藏在你家。恐一時知覺事發。暗地移往兄弟某人家窩囤。那時我被他分付的。上些小小刑法。自然招了。你却如何。伍星見說。目定口呆。道。這事怎了。朱吉道。依了他便公安婆樂。得他些銀子做本錢。況妻子還是你的。神不知。鬼不聞。只我四人知道。有何難事。伍星說。恐我蓮姑心下未肯。朱吉笑道。人家婦女。瞞了丈夫。千方百計去偷人。一個

丈夫明明要他如此。那裡有個不肯的。他口內裝腔不允。心中樂不可言。你今回去。把我這番說話。細細與嫂嫂說知。我黃昏時。從你後門來接他。明日早早送他回來。少也有幾兩銀子哩。伍星說。想來實難。這亡八要被人罵了。朱吉道。別人怎生知道。難道我來罵你。這露水夫妻也是前世種的。自古三世修來同一宿。又曰千里姻緣使線牽。我和你是強不得的。若是得他喜歡之時。後來享用不盡。伍星起身作別。回到家中。見了妻子。問曰。你今日午上。可往井邊汲水麼。蓮姑道。因做飯沒水。我去汲的。正汲完了。提水歸家。不想撞着朱公子。他便直定了脚。直看我閉上了門方去。有這般樣一個書獃。你道眞好笑麼。伍星嘆了一口氣。不說。蓮姑見丈夫不樂。便問。爲何着惱。伍星把朱吉利害之言。前前後後。一一說了。蓮姑道。這般事。如何做得。自古道。欲人不知。除非莫爲。一被人知。怎樣做人。伍星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事今晚從他。性命

可保。待我悄悄去到杭州海寧。租下一間住房。傢伙什物。早先移去安頓定妥了。與兄弟說知。一溜風去了。方可免禍。若不如此。恐蕭牆禍起矣。蓮姑道。羞人答答。怎生幹着這般事來。伍星道。終不然自己渾家肯送與別人睡的。只是保守你我身命之計。只索從他罷了。夫妻二人正商議間。天色看看晚將下來。只見朱吉推門進來。笑吟吟道。恭喜。公子說道你是忠厚人。着我送十兩白銀。紅綠紗二疋。與嫂嫂做衣服穿。伍星道。精精晦氣。汲得一桶水兒。做出這般大事。一邊說話。把這銀紗收了進去。連忙將錢買些酒餚。請朱吉吃着。說說道道。不覺黃昏。朱吉催了蓮姑。往後門從私路而去。進了朱衙後門。領他到公子的外書房坐下。只見書房裡邊。走出朱公子來。笑嘻嘻上前作揖。蓮姑還禮。朱吉捧出酒盒放在燈前。朱吉出門去了。公子拴上房門。便斟了一杯酒送與蓮姑。自己斟了一杯坐下。叫。伍娘子請。蓮姑只是假意不吃。公子再三

勸他。略哈一口兒放下。公子自吃了幾杯。走到身邊勸他。只是不吃。被公子❷抱至床沿。扯下小衣。推倒床上。雲雨起來。

洞房幽。平徑絕。拂袖出門。踏破花心月。鐘鼓樓中聲未歇。歡娛佳境。直入何曾怯。擁香衾。情兩結。握雨攜雲。暗把春偷設。苦短良宵容易別。試聽紫燕深深說。　漏聲沈。人影絕。素手相攜。轉過花陰月。蓮步輕移嬌又歇。怕人瞧見。欲進羞還怯。口脂香。羅帶結。誓海盟山。盡向枕邊設。可恨雞聲催曉別。臨時猶自低低說。

須臾雨住雲停。脫衣就枕。到五鼓。重整餘情。天明起身。公子自送蓮姑歸家。自此或時來接。或時間隔幾日。兩下做起。算來也有一個月了。蓮姑一日與丈夫說。你如今作速往杭州。租下房屋。快快回來。與你商議。伍星取些盤纏銀子往杭州。不提。且說朱公子。一日自來要接蓮姑家

去。蓮姑道。我那丈夫嗔我與你做了勾當。朱吉管家原說公子擡舉我們一場富貴。如今弄得衣食反艱難了。我便說。公子是個貴人。他怎生肯食言。只是我不曾開口說。他忘懷了。如今你打聽外邊。有什麽好做的生意。我與公子借百十兩銀子。與你做本錢。趁將出來。只要准准還他便了。他今日歡歡喜喜。往寧波府問做貨的生意去了。若是回來。要公子扶持他一番。也是擡舉我一場。公子笑道。這百把銀子。極是小事。今晚你到我家下去睡。蓮姑道。今晚家下無人。你尋別人去罷。公子道。我想着你。要與你睡哩。蓮姑道。我這邊房屋雖小。且是精潔。只沒有好鋪陳。你着朱吉另取一副被褥來。到在我家睡罷。公子進房一看。道。果然精潔。隨到家中。忙着朱吉取了被褥酒餚。擺在伍家。蓮姑故意放出許多妖嬈體態。媚語甜言。奉承他這一百兩銀子。朱公子十分着迷。蓮姑又去取了他頭上一枝金挖耳。到晚來。二人做事。比每常大不相同。

公子問道。與你相好月餘。並不曾見你如此有趣。原何今晚這般有興。蓮姑道。在你家書房做事。恐有耳隔牆。故不放膽。今在我家。兩邊又無緊鄰。止得你我兩個。還怕誰人。拘束他怎的。公子道。原來爲此。從今再不到家中去也。自此把這朱公子弄得火熱。無日不來。且說伍星。一到杭州。他道此處乃省會之地。若居於此。恐鄉試秀才。或衙門人役。來往看見。反爲不妙。不如往海寧縣中住下。那個尋得我着。竟搭了船。往海寧縣北寺前賃下一間住房。交了房銀。隨往溫州歸來。不只一日。到家見了妻子。把海寧租房一事。說與妻子得知。蓮姑把借他一百兩銀子。併假說寧波做酓之事。一一說了。道。銀子已拿來了。我已藏在箱中。你快去接了二叔。與他一別。我們便好去了。伍星去營中。尋着兄弟到家。把朱公子之事。從頭至尾。說得明明白白。如今嫂嫂着我來請你到家作別。說得話完。早已到了。見了嫂嫂。蓮姑預先辦下酒餚。擺將出來。三

人坐下。伍雲一邊吃。一邊想。怒氣吽吽。按不住一腔惡氣。他道。哥嫂在上。那廝勢大。當他不起。你今得了一百兩銀子。遥自逃去。他一時怎肯干休。他必然要來尋我。那時我必殺他。斷然償命。倘是不致相殺。竟告了我。要我招成哥嫂那裡去了。我怎肯說出。動起刑法來。又要吃苦。我已定下一計在此。但事未成。不可先說。恐機不密。禍先行耳。到明日。我先把總名下告病。退了兵糧。哥哥明日先僱下船。把要緊之物。俱搬放船中。臨期空身下船。遥去便了。當日酒散。伍雲竟退了糧。伍星僱了船隻。把動用家伙。一應器皿。盡情搬在船中。叫了兄弟。只待下船。伍雲道。且慢着。待五鼓出城可矣。嫂嫂可自走去約了朱道明來家。只說哥哥往寧波去了。今夜接他來歇。多備些酒。只管勸他吃得十分沈醉。待他不知人事之時。嫂嫂先往船中安歇。我與哥哥歸結一件公案。五鼓出城。開船便了。說罷。兄弟二人遥往街坊去了。蓮姑正出後門。恰見朱公

子半醉不醒的撞將過來。蓮姑接着。笑道。我特來接你。我丈夫拿了銀子。方纔往寧波去了。公子堆下笑來。道。姐姐。如今同你往家去也。一步步同到伍家。蓮姑把酒大碗送去與他吃。一塊兒坐下了。摟摟親親。兩個調得火滚。公子帶酒。又行了些房事。蓮姑重新又灌他十來碗酒。至黃昏時候。果然人事也不知了。伍家兄弟已進了門。伍星忙送妻子下了船睡。連忙進城。趕到家中。兄弟二人把朱公子擡在地下。將上下大小衣服。脫得精赤。巾結金簪。盡情取了。把鋪陳捲起。衣服之類。打做一捆放下。伍雲預備下五色筆墨。把公子畫上一個天藍鬼臉。紅眼眶。紅嘴唇。渾身五彩。畫了一個活鬼。就似那迎神會的千里眼順風耳一般模樣。又把瀝青。火上熬洋。用了木梳把他頭髮梳通。蘸了瀝青於木梳之上。又去梳他頭髮。那髮見了瀝青。都直矗起來。就是那呂純陽收的柳樹精一般。十分怕人。粧點得完。已是五鼓。城門已是關了。着伍星拿

了石塊。到朱衙大門上擂鼓一般亂打。那門公報入裡邊。一衆管家想道。這門打得古怪。喚起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棍在手。方纔開門。伍星聽見開門。還往樓上。駝了鋪蓋出城。這伍雲手執青柴。一把提起朱公子。直到街上。着實嘴上打來。朱公子還是半醒的。叫聲。阿喲。便往家中走來。恰撞着朱家正開大門。火光之中。見一活鬼往內搶入。衆家人都吃一嚇。吶一聲喊。一齊亂打亂攧。公子口中叫說。是我。人多亂嚷。那裡聽得出。直趕到公子書房中。朱道明急了。竟往自己床下爬進去躲。一衆家人道。好了。大家一齊亂攧。弄得血腥氣臭得甚緊。想道。一定死了。天已大明。衆人把鈎鐮鎗鈎將出來。仔細一看。見身上畫的一般。把水去潑在身上一沖。見肉是白的。許多鎗孔。又將水把臉上一潑。雪白一副好臉。衆人上前仔細一認。叫聲。不好了。不知被何人用此惡計。如何是好。他父母在朝。妻妾俱在家的。聽見丈夫被人粧害。看了屍首。便擂天

擂地一般。哭將起來。家中男婦大小。一齊大哭。止有朱吉說。昨夜相公在伍家去歇。一定是他家謀害。一齊去看。止留得一張桌子。兩張竹椅。一張涼床。其餘寸草也無。大家齊說。是他謀害。不必言矣。逕往軍營。來尋伍雲。衆行伍道。他告退錢糧已五日矣。衆人只得歸家。說。伍家逃去。一時那裡尋他。須與諸親各眷。一齊聞說而來。一面調停入殮。一面赴府告理。那太府見是當朝公子。自然准理。差捕究竟起來。人是你家家人搠死的。與他何干。況又無證見。乃捕❸風捉影之事。那裡究得。只索慢慢拖繩(緩)放了。這伍家船隻。逕往海寧住下。蓮姑取出前銀。兄弟二人販些糴糶生意。已發千金。不想蓮姑向與朱❹公子十分愛極之時。身已受孕。後來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兒子。眉清目秀。儼如朱道明一般。伍雲道。哥嫂在上。此子不是親骨血。仍是朱家孽種。我弟兄二人辛勤苦力。掙了家私。終不然又還仇人之子。拿來溺死了罷。伍星見說。

賢弟見教極是。蓮姑急止曰。不可。雖非丈夫所生。實是妾身所育。怎忍一旦棄之。如今叔叔年已長大。尚無嬸嬸。妾身年幼。必然還有生育。存下此子。待❺斷乳哺。倘後生了子姪。將此子付還朱家。使他不絕宗嗣。亦是一點陰隲。❻朱家雖是謀奸。原係明求。亦非強佔。這死亦慘況。得他百有餘金。亦不爲薄。理合將此子斷乳送還。使朱門不幸中之幸也。伍氏兄弟連聲道好。其年伍雲娶下一房妻室。就是海寧東門外人。次年就生一個兒子。蓮姑生的已是三歲。那瘡痘已出完了。遂斷了乳。蓮姑次年又生一子。與伍星道。如今子姪都有。可將朱子送還。伍星道。怎好送去。蓮姑道。誰着你上門送去。但只須我寫數字。付與朱吉。直道其事。待至夜間。把字縛在朱兒身上。天明開門。他家便知分曉了。伍雲道。嫂嫂。你寫下書來。待我與你做個賓老。送他去罷。蓮姑次日寫了一封字兒。又把向時取公子頭上的金挖耳。一總封了。縛在朱兒身上。炒了

乾糧糕餅之類。伍雲取了盤費。別了兄嫂妻子。逕往永嘉而來。不只一日。到了永嘉。進得城來。已是上更時分。投了酒肆。吃了酒飯。睡到天早。天色微明。抱了小兒。逕至朱家門首。輕輕放下他。即時避去。只見朱家開門。正是朱吉。往街上來。聽得小兒哭響。連忙回頭。見一個三四歲的娃子哭響。朱吉一見。吃了一驚。❼往下一看。那娃子的面貌。竟與亡過公子的容顏一般。又見胸前衣帶上縛着一封書。上寫。溫州府永嘉縣朱府管家開拆。朱吉想道。不知什麼原故。正在那裡思量。不想朱尙書已告致仕。歸家半年多了。終日爲着無有子孫。十分煩惱。其夜三更時分。他與夫人皆得一夢。夢見道明兒子說與爹娘。不須煩惱你的孫子。今日到了。醒來。夫妻二人正在說夢。兩下一般言語。只見朱吉抱了娃兒進內。傳與王尙書小姐得知。那公子妻房聽見。慌忙傳稟公婆。兩老口兒都在堂上。先把娃兒一看。兩老人家見他面貌儼如兒子一般。暗

暗稱奇。忙把字兒拆開。見一枝金挖耳。媳婦上前一認。道。此挖乃媳婦之物。上面有字。四年前丈夫取去挖耳。遂帶於髻上。後來媳婦取討。云已被伍家蓮姑要了。原何在此。書中必有原故。快將書看。上寫着。

君家公子逞豪強。　奸偷人妻入洞房。

幸爾朱門生餓莩。　陰功培植可綿長。

後又寫。此子生於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歲。正月十七日。卯時。其間事體。問朱吉悉知。朱吉便道。是了。小公子是伍家妻子所生。實大公子親骨血也。衆人齊問。把那年汲水情由。後來謀害之事。一一說知。媳婦道。向來無處尋獲。想他必有人在此。快着人四下跟尋。送官究罪。朱尙書道。不可。當日之死。乃是不肖子自取其禍。況人之生死。亦是未生之前註定。豈能改易。如今蒙他送還此子。極大恩德。遇着不明之人。恨已入骨。早早送死矣。況寄來詩上。還勸積陰功培植。豈可恩將仇報乎。今日我

們正是。

不幸中之幸。　無孫竟有孫。

即時分付管家。把娃兒沐浴更衣。接取諸親各自。(眷)齊來吃酒。悉道其詳。就席上取名朱再輝。尙書自此放生戒殺。齋僧佈施。修橋砌路。愛老施貧。裝修佛像。貴糴賤糶。饒租免利。持齋念佛。惜字敬書。一應家人不許生事害人。足跡不履公門。極惡一個人家。竟變爲淸涼世界。王小姐一心看管再輝。直至二十一歲進學。其年萬曆癸酉。登了鄉榜。次年甲戌。中了進士。後來知覺伍家蓮姑是他親母。差人到處尋訪。竟無踪跡。伍氏弟兄已極富了。子姪已進了學。俱昌隆於後。在朱氏。日行陰德。再輝貴矣。在蓮姑。存心還子。不絕朱氏之後。伍氏富矣。豈非天之不錯乎。

總評

井邊乍見村姑。席上便思眠婦。豪奴一說。愚儒便從。喜巧婦謀成百金。令親夫遠避千里。伍雲鬼計。勝比神謀。朱子家兇。慘於國法。百金買得千金子。一世傳流萬世宗。蓮姑一片仁心。天意十分厚報。朱門日行陰隲。子孫世代昌隆。

校記

❶「承」原作「成」，據《歡喜奇觀》改。

❷「子」原作「了」，據《歡喜奇觀》改。

❸「捕」原作「搏」，據《歡喜奇觀》改。

❹「朱」原作「未」，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❺「待」原作「侍」，據《歡喜奇觀》改。
❻「隲」原作「隙」，據《歡喜奇觀》改。
❼「鷥」原作「篤」，據《歡喜奇觀》改。

第二十二回　黃煥之慕色受官刑

吳歌　詠尼僧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了❶和尚夜夜忙。三個光頭好似師弟
師兄拜師父。只是鐃鈸緣何在裡床。

元朝杭州臨平鎮上。有一尼姑梵林曰明因寺。層巒聳翠。烟霧橫斜。飛閣流丹。琉璃鱗次。幢旛飄舞。寶蓋飛揚。瓶插山花。爐焚檀降。正是。

琪樹行行開白社。　香雲靄靄透青霄。

寺中一個老尼。年三十二歲。法名本空。有一少尼。年廿四歲。法名玄空。其年萬曆己丑歲。有一宦家姓田。住於長安。因事被逮。小姐年方二八。因而避入明因寺。投師受❷戒。法名性空。本空見他性格幽閒。態度幽雅。況几席間自多吟咏。丰采異常。使彼爲知客。但是宦家夫人小姐到

寺燒香隨喜。都是知客陪伴。此寺向靈。遊客光棍因而生事。本空具呈本府。求禁遊客。太守將宋朝仁烈皇后手書三十二字。與尼貼於本寺。

衆生自度。佛不能度。
欲正其心。先誠其意。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罪從心生。還從心滅。

於是門禁甚嚴。人罕得進。惟每年六月十九日觀音成道良辰。是日大開寺門。二三女尼集於殿上誦經。人可直抵寢室。次年庚寅六月十九。滿鎮男女集聚在寺。但見知客顏色殊麗。體態妖嬈。見者無不嘖嘖垂涎。適值鎮上典當鋪內徽州黃廷者。名金色。字煥之。乃當中銀主。少年美貌。俊雅超羣。慷慨風流。美哉蘊藉。因慕西湖山水。在臨平鎮上當中讀書。便往西湖遊玩也。不期十九觀音勝會。他聞知。即往隨喜一番。一

到殿前。偶見知客。如醉如癡。在殿角頭踱來踱去。那裡肯回。本空每因缺乏。往當典錢。見他常在當中與徽人譃笑。有些面善。因此拿一杯香茶。叫道。相公過來請茶。那煥之聽見。滿心歡喜。過來與本空玄空二尼施禮。見了知客。分外深深作揖。道。多謝師父美情。小生正渴。如得瓊漿。念小生何敢當之。老尼道。清茶何勞致謝。那煥之口裡喃喃答應。眼睛不住的一眼看了知客。性空也動心情。見他不住的一眼看着。恐被人見。托事進去。煥之見去。如失珍寶一般。怏怏不樂。不覺天色晚將下來。道場已散。再望不見出來。再往也不像樣。只得別了本空玄空。取路歸去。到得當中。一心想念。次日復去。寺門緊閉。無計求開。不再復覩矣。到了七月中旬。本空持衣一件。到當中典錢。恰好煥之突出。見了本空。笑容可掬道。日前重蒙賜茶。請師父到裡邊待茶。本空只得進到書房坐下。命僕烹茶相待。道。師父你出家人。典錢何用。本空道。乃知客命來典

的。因他父母是顯宦。一時被權臣譖害進京。後來俱故在京師。今乃中元令節。是目連救母生(升)天之日。各家追薦亡魂。知客思念父母無錢使用。故着我來典錢。煥之笑道。原來知客這般孝順。不枉縉紳之家。我有錢一千。煩送使用。此衣送還。本空再三懇留。煥之立意送與。歸與知客言及高情。知客已知十九日留茶之人。惟笑而已。未免將錢使用。過得幾日。乃一官家夫人欲誦法華經道場一晝夜。受得襯銀貳兩。知客浼本空加利送還黃生。本空送去。黃生留坐於房。煥之笑曰。師父差矣。我因功名蹭蹬。方將捐資助修殿宇。需須微物要還。前日何不留衣爲質。留吃了茶。堅辭不收而別。本空回。以黃生之言語之。知客曰。黃郎何許人。乃能喜捨如是耶。於時欲探隱情。遂手製餅飥數百枚。浼本空持去。煥之見說知客手製送他。喜出望外。道。師父喜殺小生也。便留他到後房。着僮子炊煮。同與師父享之。於是二人對坐。各以眉目傳情。

黃郎想到。若不先制此人。終難做事。其時四顧無人。上前摟住。本空尚在青年。心火難按。順從其意。須臾事畢。厚贈本空。道。我有金簪一枝。乞轉送知客。本空曰。郎君得隴望蜀乎。煥之笑曰。眞我知心人也。辭去。到寺。見了知客。道。黃郎着我送你一隻金簪。知客曰。此物奚其至哉。擲於地下。本空訝曰。彼以喜捨我們。何得怪乎。知客曰。此非師所知也。本空說。何所見而知之。知客曰。黃家當開幾年矣。尼曰。我務小時開的。想有三十餘年矣。知客說。黃郎幾年上來的。尼曰。我已見他三年了。知客曰。三年間曾有喜捨否。尼曰。喜捨出一時善心。向來曾未有也。知客曰。據師之言。黃郎實有他意。非喜捨也。尼曰。如今此簪何以應之。知客曰。這事不難。師可即持簪去。說與黃郎。檀越既以善心喜捨。合寺並皆感仰。今檀越且收貯此簪。待鼎新殿宇之時。來領白金耳。他若無他言。師且留之。如有他意。必然另有一番說話。師悉記取。歸來說與我知。尼只得

又去。煥之笑曰。師父來何速也。本空取出金簪送還。又將知客所言。一一說之。煥之曰。此語我已知之。有書數行。幸爲我致意知客。乞師萬勿見阻。尼曰。事成之後。何以謝我。黄曰。成事之後。當出入空門耳。尼笑曰。快寫。煥之援筆書曰。

自謁仙姿。徒深企想。緣慳分淺。不獲再覩丰儀。欲求西域金身。見憐下士。愧非漢武。莫降仙姬。切切痛腸。搖搖晝夜。聊具金珥以作贄儀。不過謂裴航之玉杵臼。他日一大奇事耳。奈何不慨存也。

本空得書持歸。送與知客。性空拆而視之。笑而不言。次日。取紙筆書札復云。

操凜冰霜。披緇削髮。空門禪定。倏爾將期。忽承金珥寵頒。如納溝壑之内。雖深感佩。不敢稽留。謹蹈不恭。負荆異日。

浼本空送去。煥之一見讀之。愈增思慕。於是留尼雲雨。私贈金帛。要圖方便。尼許以乘機邁會。我來通你消息。煥之叮囑再三。辭去。歸見知客。微露其機。說。書猷見你回書。稱讚不已。一心想着天鵝肉吃哩。知客笑曰。年少無知。人人如此。不要理他便了。口內雖與本空如此說着硬語。心中早已軟了。時時在念。每每形於紙筆。有一首詩書完。放於硯匣之下。詩云。

斷俗入禪林。身清心不清。
夜來風雨過。疑是叩門聲。

且說黃煥之自後朝思暮想。廢寢忘餐。欲見無能。欲丟不捨。一日。踱至前村雲淨庵。信步走到庵中。恰好這日老尼姑道人一個也不在。庵止有小尼姑。年長廿一歲。名喚了凡。生得肌如白雪。臉似夭桃。兩眼含秋。雙眉歛翠。見了黃煥之。道。相公何來。煥之慌忙答禮。道。特來隨喜。仔細

把了凡一看。生得不下於❸知客。道。寶庵共有幾位上人。了凡曰。止得一個老師。一個燒火老道人。僅三人而已。煥之見說。請令師相見。曰。家師纔去買辦果品香燭去了。有失迎候。請相公少坐。待小尼烹茶奉貢。煥之道。寶庵自有道人。何勞親去煮茶。了凡道。隨侍家師挑着素品之類。因此不在。煥之聽見止得他獨自一個。心下又起念頭。想道。明因寺向無音信往來。若得他與我如此。做一幫手。必妥當矣。便笑道。小師父。明因寺知客師父曾會過麼。了凡曰。極相知的。又曰。師父可識字否。曰。經典上朝夕誦讀。雖不廣博。略略曉得幾個。煥之曰。師父可曾見玉簪記麼。了凡心知挑他。故意說。實不曾見。煥之笑曰。可曉得潘必正與陳妙常的故事否。了凡說。他二人如今在陰司地獄裡坐。煥之說。這小小風流罪過。怎生便得下獄。了凡道。事雖然小。不知怎生得這般重罪。煥之笑曰。小師父。你可曉得情輕法重麼。如今我與師父。奈何要知法犯

法了。小尼說。相公。我是沒髮的。說也沒用。煥之見他甚有情興。便上前抱住。要去親嘴。小尼再三推阻道。叫將起來。看你怎麼。煥之笑道。你蹻將起來。我便直入進去。放出力氣。抱至幽室。扯下小衣。直抵其處。原來是半路出家的。且是熟溜得好。小尼道。可恨你這些惡少年。見了婦人便要如此。煥之曰。誰叫你生此可容之洞。一時情興勃然。便要如此。兩下津津有味。情不能捨。約你明日。可來得麼。了凡說。明日王衙夫人在此誦經。後日初十也不能得。直至中秋二鼓。我掩上山門。你可悄地進來。我候你便了。煥之大喜道。我如期有事。與你商量。不可失約。了凡曰。不勞分付。兩下辭別。煥之洋洋得意而歸。即思圖謀知客之計。巴得到了中秋。當中管理人等請他賞月。

關山一點。風月雙清。碧海結其愁容。青天明其心事。華非假燭。一方正可中庭。朗自明樓。五夜渾同間氣。春秋異感。夷夏

同看。喫瓜子於橋頭。劈❹蓮房於水次。童較新聲之曲。婢傳長恨之歌。俯仰松林。如行水藻。徘徊江檻。似濯冰壺。桂魄長生。皎女應能比色。瓊樓高峙。嫦娥若不勝寒。未識古時。幾經興廢。何知此後。照許悲歡。玉人歌舞。嬉殘樹杪之光。嫠婦嗟夫。頻顧樓西之影。別憐兒女。會憶瑟樽。欲將絲絡挽回。豈許槐陰障隔。自上弦以至生魄。未嘗一夕廢遊。或暢飲而與清談。何可片時無友。守拙幾同待兔。分身願化爲蟾。襟懷寂寞。幾忘流連暮旦。酬酌酊酩。直欲穩睡終宵。

煥之其意不在酒。便托辭曰。前村有約賞月。必不可辭。諸兄盡興。待我領彼盛情便來。遂出了當中。一步步走到庵來。約莫二更時分。四顧無人。把門一推。是拴上的。心下不然。只聽得起拴響。那門已扯開半扇。煥之推身進去。隨手拴上。見了凡素袂相迎。煥之在月光之下看他。比前

日越加嬌媚。做出許多愛慕之情。問。二老人家可安寢了麼。了凡說。他們心無掛念。此時熟睡之矣。看此月色。未忍撇他。與你月下談心。如何。煥之曰。最好。了凡曰。君年幾何。那方人氏。姓甚名誰。妻室有無。煥之曰。我姓黃名金色。別字煥之。年已二十一歲。徽州休寧人氏。聘妻左氏。尚未成婚。先收愛妾林苑花在家。十八歲上到本鎮當內攻書。了凡曰。觀君襟懷消(瀟)灑。態度風流。我欲從你爲第三室。心下如何。煥之大喜道。雖得愛卿一點眞心。令我何福消受。當此月明之下。交拜立誓。慢慢蓄髮歸家。永爲夫婦。正是。

乃今已訂閨中婦。　以後休敲月下門。

二人立誓已畢。了凡曰。以月爲題。聯詩一首。以紀其事。

碧空雲淨展琉璃。　三五良宵月色奇。

盈滿已週千世界。　明宵尤訝一痕虧。

向勞玉斧修輪影。　願借金風長桂枝。

今對嫦娥同設誓。　賞心端不負佳期。

了凡持此詩到知客房以說他。知客起身不語。久之曰。句偶有私。心原無染。了凡曰。倘有知心客。我願爲君圖。知客起索前詩。了凡據袖不與。固問其人。知客附耳細說其故。了凡曰。莫非黃郎乎。知客點首曰。然。了凡曰。黃郎溫柔如玉。爾眞謂得所配矣。遂出珍珠同心結二枚。詩一首。奉與知客。詩曰。

纍纍珍珠結。　相將到大羅。

知音頻悵望。　莫擲謝鯤梭。

知客曰。此從何來。了凡曰。爾心上人托我致意。向蒙慨允。願結同心。得敘佳期。粉身以謝。知客赧然曰。某落髮空門。何能爲黃郎作兒女態耶。了凡曰。爾未識人道之樂耳。倘飽其味。日擁黃郎。不令歸矣。知客曰。黃

郎何足牽我方寸。了凡累促回音。知客不肯。又促再三。知客拂箋寫曰。

郎情溫似玉。妾意堅如金。

金玉兩相契。百年同此心。

了凡辭出明因寺。就道往黃家當中。煥之接見。引入內房。出知客回詩。誦之大喜。拴上房門。與之謔浪。良久而別。〔且〕說黃金色聘妻左氏。年已及笄。見夫家未有迎娶之期。鬱鬱不樂。久之成病。明醫妙藥。石上澆水。父母知其心病。令媒妁往黃家催娶。❺黃家即時修書。差人到臨平投下。煥之看了。進退兩難。踟躕未決。❻即往雲淨庵。浼了凡轉致知客。了凡只得爲黃郎。投明因寺而來。與知客相見。言黃郎想切。求促會期。知客泣下曰。我非草木。不近人情。第人遙地阻。黃郎能飛渡耶。了凡曰。只要你訂一佳期。我導引爾室。如何。知客俛首不言。了凡曰。業已許久。遲疑何益。促之再四。知客啓笥取白綾帕。題詩於上。

妾年方及笄。那知月下期。
今宵郎共枕。桃瓣點春衣。

付了凡持去。密地送與煥之。見帕上之詩。十分大喜。不意果然猶處子也。喜躍過望。巴不得到天晚。共了凡同去。且說臨平鎮上。有光棍五六人。專在本地闖禍。若尋出事來。內中做歪做好。假意贊助。詐得銀子。大家平分。以詐人爲業。終日在街坊覺察。人家有事。幸災樂禍。一有些需小事。便捕風吹火。弄得老大起來。這是他們的主意上頭了。他這些人每每見黃煥之在明因寺前。雲淨庵裡走着。心下懷疑。初然見他是個財主。又是讀書之人。不敢惹他。後來見本空了凡綢繆日甚。便道。賊尼姑。乃是人人可捉之事。況是有錢之人。小小雛兒。若不捉他。却不當面錯過一樁好買賣也。於是暗埋機局。分頭緝探。這一番煥之留了凡吃了夜飯。至黃昏悄悄而來。將近明因寺。遠遠望見有人探望。似有心捉

獲之狀。不敢近前。只得退而避去。如是二次。寺前之人如把守者。遂歸當中。留了凡同寢。但心中大失所望。夜來知客久候。直到四更不至。深自悔恨。題詩怨曰。

嫩蕚未經風雨潤。（竟是妙常更生）　柔條先被雪霜摧。

從今不學閒花草。　總是春來也不回。

和衣就寢。天明。了凡突至。曰。夜來有五六人困守寺門。不能前進。我同黃郎直至四鼓方回。特令我早來請罪。併續佳期。知客憂形於色。以詩贈了凡。了凡曰。汝恨黃郎。莫飲冷水。知客曰。誰似爾登門覓漢。慣品玉簫。了凡曰。汝未見黃郎。便知玉簫好品耶。今晚始嚐之。如何。知客曰。寺外有人。莫要如此。再待後看。必須無覺察者。方可再圖。了凡曰。若是有人伺候。必不進來。毋勞囑我。別去。且說這班光棍聚語曰。昨晚分明見有二人。隱隱約約投寺而來。後來徘徊退去。如之奈何。內一人喚名王

七。原是田副使家中走狗的人。他明知寺內知客是主人小姐。不好在衆人面前說得原故。道。你們做事眞眞莽撞。比如捉賊見贓。捉姦見雙。姦夫不曾進內。反把守了寺門。何由而入。必須放他進內。從從容容。慢慢爲之方可。衆人一齊笑道。王七哥之言極是。遂皆散去。至晚。了凡約了煥之。慢慢走至明因寺。見四顧無人。把門輕輕扣了幾下。只見本空出來開門。放了二人進內。引至知客內房相見。歡喜至極。玄空擺出酒餚。五人坐在一桌。恣情暢飲。了凡斟酒一杯。奉黃郎曰。

郎飲合歡杯。　嬌花醉後開。
相逢成夜宿。　檀越雲雨來。

復斟酒一杯。奉知客曰。

五人大笑。煥之曰。月前家父有書來云。聘妻左氏。病勢危迫。❼促我歸娶。我因戀愛芳卿。不忍歸家。不期今早訃音一至。嗚咽不已。今芳卿宦

室嬌姿。向空門權避。今蒙不棄。以結三生。借了凡爲媒。本空主婚。對天設誓。以圖偕老。大家一齊道好。玄空列香燭於佛前。促二人對天交拜。各執一巵稱慶。知客吟曰。

旋蓄香雲學戴花。從今不着舊袈裟。
寧操井臼供甘旨。分理機梭棄法華。
越宿頓知鴛被暖。乍粧殊謂鳳釵奢。
禪心匪爲春心膩。女子生而願有家。

飲至三鼓。各皆就寢。煥之抱知客而睡。知客謂黃曰。

平❽生未識燈花間。倏到花關骨盡寒。

願郎愛護。勿恣顛狂。黃以白綾帕取紅。知客嬌啼不勝。黃取燈下一觀。曰。桃瓣驗矣。知客還❾留住黃郎在寺讀書。勿許出來。恐被人捉獲着了。凡往來取辦。俱是了凡。自即蓄髮待長。同到黃門。這班光棍久察不

見。只疑外未及內。不知在內而不出外也。住已年餘。知客髮已成粧矣。黃郎自當料理。治備于歸。竟自放心出入。早忘有人算計。一夕。黃有急事要到當中。方啓寺門。一夥光棍把煥之縛⓾住。連了凡扯了。道。好個修行清靜法門。敢爲着這般汚事。我們如今捉他二人到官。憑官正法。煥之請饒。情願出銀求免。⓫在於光棍。本欲詐錢到手。便假意要放了。誰知哄動了里甲。便要執定送官。將二人竟自捉了下船。直至杭州。次早赴府投首。太守見衆口一詞。況黃尼二人皆無言辯。竟每人責了廿板。枷號於府門之外。看者捱山塞海而來。內有好事者。作詩八句。以嘲了凡。

五更三點寺門開。　多少豪家俊秀來。
佛殿化爲延婿館。　鐘樓竟似望夫臺。
去年子弟曾有孕。　今歲闍黎又帶胎。

可惜後園三寶地。 一年埋了許多孩。

竟書成大字。貼於府壁。見者無不相笑。且說明因寺裡。因出門捉去之時。裡邊並不知道。在黃家當裡。只說黃煥之在寺中。並不來尋。雲淨庵只疑了凡在明因寺裡。又不在意。知客日夜盼望黃郎。不見到來。只說當中料理。竟不知枷於杭州府前也。一日。知客正癡想間。忽聞扣門甚急。疑爲黃郎至矣。玄空啓門。見一少年。云。求見知客。玄空只得報將進去。知客因爲蓄髮。不便見人。又着玄空問道。姓甚名誰。有何事故到來。那少年答道。我乃知客兄弟。田元便是。知客早也聽見。連忙出來相見。悲喜兩生。便問。兄弟。聞你在徽州躲避。在彼處可好麼。田元道。蒙姐姐垂念。小弟一到徽州。恰好遇年家兄弟爲媒。把小弟贅在黃家爲婿。故此身安。今權奸已被直臣苦諫。冰山一解。勢皆倒矣。聖上把從前被害之家。有無罪罰。一應赦免。今我家亦在赦內。向籍田產。依先給還。今弟

先來報知姐姐。即往府間具呈領給去也。知客見說。滿面歡喜道。謝天謝地。不期也有今日。說。弟婦幾時得會麽。田元道。他父親隨後同他到來。弟今即去。待弟一回。同姐姐往家中去住。重整家園。說罷出門。次早已到杭州。一到府前。只見許多人湧着。都看那尼姑少年。田元上前一看。見枷條上寫着。枷號姦騙尼僧犯人一名黃金色。只聽見一人說道。這個後生。快快活活一個人。恰在這裡吃這般樣苦。田元問道。兄知他是什麽樣人。那人說道。他是徽州府人。家中開一當鋪。在於臨平鎮上。因搭識了尼姑。家中妻子死了。也不回去。他在家中十分快活的。如今反受這般苦楚。田元正待要再問。恰好打了三梆。即時換了衣巾。進了衙門。上堂行禮。太守看了手本。方知乃同年田副使之子。留至後堂吃茶。田元稟稱。小姪蒙老伯覆庇。蒙聖上給還田產等物。求老伯推愛先人。求示給領。太守道。領教。又說。賢姪還有別事見教麽。田元稟道。適見

府門外枷號奸騙尼僧黄金色。小姪實爲不平。向來在臨平當内攻書。偶爾閒步。往尼庵經過。恰遇尼姑出門别幹。湊着一班光棍。一時起意。活捉前來。止望將錢解贖。誰知當内尚未知之。那有銀子。只得送府。今黄生又無人寄信。連這三餐不給。死在旦夕。但可恨這般光棍。老伯還該細審重處纔是。太守道。領教。送至堂上。一面取犯人開枷。一面差人拿臨平鎭上光棍重責。須臾。二犯開枷釋放。道。黄金色回家。尼姑了凡還俗聽嫁。不提。且説田元歸來。見了姐姐。向時逃散家人。聽見物歸原主。一齊都走攏來。到庵相見。叩頭求收。田元回道。你各人且回。待我調停端正。你須再來。於是遂同向日管帳之人清查產業。及原先一應所失物件。有無之間。依先成一宦門規矩。即時請了田小姐到長安。歸家居住。本空玄空二尼隨侍。把明因寺暫時封鎖。恰好徽州黄家。送着女兒到田衙完聚。田元接進丈人住下。整酒以待。即日着人往臨平鎭上。

尋他兒子黃金色到來相會。人到當中尋取。當中諸人回道。向在明因寺讀書。久不來了。着人陪往明因寺。只見封鎖好了。竟無下落。正在疑想之間。只見煥之同着了凡投寺而來。兩邊見了。各吃一驚。煥之見寺門封鎖。好生驚恐。及問兩邊人。皆不知細的。只得同了來人。忙到長安。來見父親。一見田元出接。並不知來意。延進內廳。見了父親。拜畢。又見妹子同了知客出來。心下驚喜不定。知客細語始末。方知妹夫即妻子之弟田元也。煥之稟過父親。妹夫（一門姻）之姐即媳婦也。於是大開喜席。團圓歡慶。煥之密令了凡蓄髮。以報同他受罪之情。又過年餘。一妻一妾纔到徽州拜見父母。那林苑花多年不見丈夫。如得珍寶一般。後奮志攻書。進了徽州府學。後復往杭。厚贈明因寺本空玄空。併雲淨庵老尼。好事者作金簪傳奇行於世。予今錄之。與玉簪並傳。可爲雙美乎。

校記

❶「了」原作「子」，據《歡喜奇觀》改。

❷「受」原作「授」，據《歡喜奇觀》改。

❸「於」原作「如」，據《歡喜奇觀》改。

❹「膀」原作「髀」，據《歡喜奇觀》改。

❺「娶」原作「聚」，據《歡喜奇觀》改。

❻「決」原作「結」，據《歡喜奇觀》改。

❼「迫」原作「簡」，據《歡喜奇觀》改。

❽「平」原作「干」，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❾「還」原作「遠」，據《歡喜奇觀》改。

❿「縛」原作「結」，據《歡喜奇觀》改。

⓫「兔」原作「人」，據《歡喜奇觀》改。

第二十三回　夢花生媚引鳳鸞交

百字箴

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
少杯不亂性。忍氣免傷財。
貴自勤中得。富從儉裡來。
溫柔終有益。強暴必招災。
善處眞君子。教唆是禍胎。
積德須修省。欺心枉喫齋。
暗中休使箭。乖裡放些呆。
官司休出入。鄉黨要和諧。
守分心常樂。閒非口莫開。

世人知此理。　災退福星來。

話說正德年間。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有一個世家。姓王。乃是有名盛族。有一枝生在城西。名喚王國卿。娶妻邢氏。後因生產而亡。尚未續絃。其父王尚禮。見兒子雖然進了泮宮。未得秋風得意。道。我兒。你趁無媳婦。正好用功。以遂平生之志。遂移於南莊書院。果是淸幽。正好讀書。偶集唐句四季讀書之樂。

春日讀書樂

春風動簾春草芳。□沫　柳花綴雪沾琴床。鮑防
山屏潑翠晴亦雨。劉文房　燕泥落紙風還香。蘇廷
沈酣六籍心千古。達兼善　要使文風變齊魯。李子構
讀書之樂樂趣生。吳漳　枝上流鶯三四聲。楊誠齋

夏日讀書樂

蓮池遇雨薰風香。施鈞　閒邊我愛夏日長。江子賓
推琴枕石玩羲畫。錢起　涼生玉簟凝寒霜。練高
自去自來梁上燕。杜甫　點點飛花落硯台。成沼竹
讀書之樂樂趣長。吳澹　夢回春草生池塘。徐逸

秋日讀書樂

新涼颯颯生郊墟。凌敬存　閒邊正好讀我書。凌雲漢
眼明俱下五行字。劉子房　年少今開萬卷餘。杜甫
蕭蕭靈籟生陰壑。元好問　風月雙清動寥廓。孟益
讀書之樂樂趣清。吳澹　樹間淅瀝來秋聲。達兼善

冬日讀書樂

古人文史足三冬。張嬪　此時下帷好用功。李子構
小窗映雪擁虛白。姚揆　聖賢心事吾從容。車端

青氈坐逼霜風冷。秦不花 弱初添簷日影。武元衡❶

讀書之樂樂趣濃。吳澂 吾伊聲送梅花風。邵業

王國卿埋頭苦讀。自知學富三冬。篤志芸窗。果是胸藏二酉。其年又是鄉試。天下開科取士。國卿未免往杭州科舉。因此歸家與父母說知其事。王尚禮道。我兒。我正有事與汝商量。昨夜三更時分。夢一天神道。汝子今當在宜男草❷上。遂付宜男草一枝與我。倏而驚醒。我想也不知是功名疑難。也不知今科是汝得意之秋。故賜宜男之夢。國卿曰。父親之言固是。又恐說孩兒浙場不利。或論移南就監乎。也未可知。尚禮曰。將此情禱之關帝。自有辨矣。父子即時沐浴更衣。詣廟焚香暗祝。求得第六十三籤。詩曰。

曩時貶北且圖南。 筋力雖衰尚一般。
欲識生前君大數。 前三三與後三三。

父子認定要往南京納監。二人拜辭出廟。打點南行。就往學中動了文書。學道出了批迴。因詩中有三三之句。擇了三月初三日起行。喚下一隻小船。帶六百兩銀子。段疋衣服。打點得端端正正。帶一老僕王年。又與他使費銀二十兩。又帶小使阿定。一路往西興而來。次早正渡錢塘江。

萬里西興浦口潮。　浪花眞似海門高。
誰將一夜山中雨。　換作三江八月潮。

須臾過了錢塘江。上岸僱人挑着行李。直至長橋下船。正在西湖之中。國卿四望。應接不暇。有詩紀之。

澄湖湛湛浸長空。　淑氣薰人盡物同。
一鏡浮光十餘里。　兩山倒影百千重。
清虛底晰深和淺。　蕩漾沙分淡與濃。

到了昭慶寺前上岸。過了聖堂橋下了城河。船到了新河壩。王年去寫了一隻大浪船。撐到新河壩北岸。把行李搬過了塘。一齊下船。往北新關進發。一路上南來北往。伊伊啞啞。俱是船隻。說不盡途中風景。道不盡滿路花香。那船慢慢的行到百家濱。將次晚了。傍着鄰船而住。王年置酒船頭。請國卿夜飲。國卿舉酒向天一看。只見一彎新月斜掛柳梢。遂將初月一詞。朗吟於口曰。

此景誰云都寂寞。濱涯幾處壯芙蓉。

舉頭正看行雲。斜眼突然見月。光回破鏡。影上疲弦。淡淡池邊。未能照字。依依水際。尚淺明樓。魚駭網而深藏。雁畏弓而高逝。幾人相憶。萬里同看。旋窺窗紙。弄梅影之橫斜。纔麗(顧)屋稜。掛客愁而掩映。高樓笛已頻吹。曲檻砧無暗搗。女兒學拜。解惜清光。少婦穿針。獨嫌斜照。河漢驟能改色。關

❸山不覺增寒。而試比蛾眉。淡掃芙蓉之面。若令依帳。始孕珊瑚之鈎。旋看桂復生根。不慮花難滿面。天朦朧而若曉。夜迢遞而始長。毋俟三五全明。已喜一痕浸白。是使閒人蕩子。能關千里相思。舞榭歌樓。準擬二句遊戲。當一簾之際。照高枕之人。吟側華陽角巾。徙遍湘文竹簟。天無風雨。長開北海之樽。人有精神。漸秉❹西窗之燭。

國卿自吟自酌。須臾痕月沈西。明星拱北。❺覺已半醺。下艙而寢。次早船已齊開。直至塘棲住船。王年上岸買辦餚品。國卿獨坐艙中。只聽得耳邊廂叫一聲。相公。帶我前邊去也。國卿擡頭一看。見一個十六七歲標致小官。生得一貌如花。十分堪愛。便問。小友。你要我帶你那一邊去。那小官便一脚走上船來。答道。相公。小可乃吳縣人。因初一日與同夥伴在天竺進香。人多挨擠脫了。直走到松木場。船多認不出。過了兩日。

並不見影。大分等不見我。先自回了。盤纏衣被俱在船中。如今身無錢鈔。懇求相公附攜到舍。船錢飯錢加厚奉還。國卿道。原來如此。到蘇州正某便路。送你回去不妨。小友姓甚名誰。青春幾多了。小官答道。夢花生。年長十七歲。因幼年多病。不曾讀得幾年書。便抛棄了。還未有終身藝業。國卿道。小友青春美質。還該讀書纔是。花生道。不幸父母雙亡。止得一個家姐。今年二十二歲。姐夫又沒了。家下無人。姐妹胡亂度日。讀書一事。說不起了。只見王年買辦已完。下船看見。心下想道。那裡來這一個標致小官。問阿定。他來做什麼的。阿定說。燒香失了伴。要搭我們的船到蘇州去的。相公已許他帶去。要請他吃着酒飯哩。梢公解纜開船。看看離了塘棲。一路上說說笑笑。國卿正是寂寞難過。有了這個小官。就有許多興趣起來。到得崇德。❻天又晚了。王年分付住船。把夜酒擺在船頭上。二人對坐而飲。初四夜的月。比初三的又滿亮些。二人正

說笑高興。只聽得前邊高樓上吹起笛來。自覺有趣。花生❼聽了一回。道。是吹的還未純熟。便往裡邊衣帶解下一管笛來。拿在手中吹響。國卿一見。道。妙人。這人果是趣品。稱讚不已。花生吹得響亮。鄰船上俱立出來寂聽。無不稱好。國卿大喜。❽把酒自斟兩甌。與花生對吃。此時國卿恨不得一口水呑〈一〉下肚裡去。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二人猜拳豁指。吃得十分沈醉。將至月色沈西。下艙脫衣而睡。在夢花生。酒雖醉矣。尤恐國卿要摸手摸脚。留心而待。國卿果然有酒。便有心於此。也不便睏。聽見船中寂靜。起身小解。上床時。便往花生身邊捱下。花生只做睡的。國卿渴鳳鰥魚。幸逢得意。猶如渴龍遇水。便輕輕湊❾着。潤些津唾。一步步直入佳境。不住的動將起來。夢花〔生〕假意驚醒。待回身。已被國卿摟緊的。只得憑他像意。有一隻曲子名爲江兒水。

單指後庭情趣。

玉貌雪爲膚。且休誇馮子都。前開後聳強如婦。情投意孚。神交體酥。六龍飛轡何須顧。耳邊呼。這般滋味。勝却似醍醐。

須臾事畢。各自拭淨。摟抱而睡。直至五鼓。重到陽臺。兩意相投。國卿此時便有心要花生同到南京去了。與花生說知。花生說。蒙你好意。你不要我去。我也要陪你同行。怎生捨⑩得好好的便忍撇開了。自此二人行則並肩。坐則合股。勝似夫婦一般。直至初八日。到了蘇州。夢花生道。舍下離此不遠。把船搖到河口上岸。到舍下盤桓幾日。等到十五。月色若好。上虎丘山上一耍。再去未遲。說話之間。已到夢家岸邊。花生挽了國卿之手。上岸扣門。只聽得裡邊嬌滴滴聲音問聲。是誰。花生道。兄弟回了。巫娘一面開門。一面說。他們初六已自歸家。把些衣被送將來了。你在那裡耽閣。此時纔來。開門一看。與國卿打個照面。連忙作揖。巫娘

回禮。避了進去。國卿一見。魂不在身。想道。兄弟標致也十二分了。怎生姐姐又高幾分。眞是天姿國色。我是孤男。他是寡女。這段姻緣豈肯[又着]輕輕[迷了]放過。舉目一看。他房屋雖然窄小。且是收拾得十分精緻。蘇州人極會裝點的。兩邊壁子上。斗方貼滿。上邊掛一幅姜太公釣魚的圖畫。花瓶內揷的桃李木筆粉團海棠幾種名花。十分精雅。細看姜公圖畫。寫着唐詩集句一首。

渭水西風日夜流。周□圖　子牙曾此獨垂鈎。胡曾
釣璜應兆先書呂。潘純　受命於姬晚遇周。權德
同載後車尊尚父。薛逢　封齊列土定諸侯。王繼學
人生際遇何遲速。宋庠　八十年來已白頭。邵棠

正爾稱讚。花生送出一壺松蘿茶來。奉上國卿。道。今晚舍下小酌。就在後房安歇。把行李拿了上來。好放心吃酒。國卿見說。道。怎好相攪。還在

船裡罷。花生道。蘇州小菜酒。莫要相誚。⑪國卿忙叫王年與阿定。把皮箱鋪蓋取了上來。先與船家酒吃。由他自睡。你且上來。王年把箱子等物都送到臥房去了。花生着阿定捧出許多精品。擺在桌上。請國卿上坐。斟起三白酒來。二人對酌。這番吃酒。不比船裡。更覺放心快樂。酒已半醺。國卿取笑道。賢弟美矣。令姐更美。賢弟就矣。令姐肯就否。花生笑曰。說這般話該打。國卿道。果然該打。我說幾種該打的替我罷。

白日過街老鼠。　頑童懶讀詩書。
狸貓廚下盜鮮魚。　醜婦堂前對嘴。
猛虎來傷存孝。　耕牛懶拽耙犂。
前廳拷問殺人的。　春日土牛粉碎。

花生道。眞都該打的。說得好。要吃一杯。國卿道。我如今說幾件不該打的。你也吃一杯。如何。花生道。你說得好。我也吃你一杯。道。

日出樓頭更鼓。　漁翁捲網歸家。
鐵鋪改藝作生涯。　彈弩無弦高掛。
皂隸修行辨道。　油坊改賣芝麻。
囚人遇赦放還家。　夜靜鞦韆空架。

花生大笑道。果然都不打的。我吃一杯。國卿道。我醉了。要睡矣。可安置我。花生又灌他兩杯。扶他進到後房上床。脫衣而睡。花生着阿定收了。與巫娘料理。二人吃酒完時。着他二人下船去了。國卿夜間仍與花生幹着風流事兒。花生低語道。輕些。我姐姐臥房貼着此壁。恐他聽見不像。國卿道。他聽見高興起來。無人搭救怎麼好。花生道。却不道心癢難撓。國卿道。你姐姐寡居。我亦無婦。你與我做媒。如何。花生道。你自己與他說。國卿笑曰。叫我怎樣啓齒。花生說。教我也難開口。國卿道。實是你姐姐標致。怎生娶得塡房方好。你須爲我商量。花生道。也罷。我教道一

思無邪匯寶

個法兒。你明日只做要買些物件。着我同了王年阿定搖船到閶門。待我故意擔閣些時辰。你在家用些工夫。看是如何。國卿曰。是雖如此。倘然變起臉來。怎麼是好。花生道。他爲人柔順溫雅。不是那撒潑婦人。就是不諧。必不致於高叫。放心去了。兩人計議已定。不覺天明。起來梳洗。吃完早飯。道。王年。你們同夢大舍往閶門買些物件回來。我在此靜坐。看一日書。可坐了船去。應一聲同去了。國卿拴上了門。仍舊後房坐下。把書本來揭。巫娘親送一杯香茶。放在桌上。國卿一見。連忙起身作揖道。大娘子。在此厚攪。何以克當。巫娘道。舍弟多虧擕帶。謝之不盡。國卿說。前聞令弟說大娘子青年守寡。甚是難得。只是那冷雨淒風之際。花前月下之時。安得不動情乎。巫娘笑道。奴身是個俗品。並無此意。國卿道。昨夜與令弟言有一敝友喪偶。尚未續絃。在下爲媒。大娘子可肯否。巫娘道。何等樣人家。國卿道。與在下差不多兒。巫娘說。恐無福承當。國

卿道。好說。若是在下。得大娘子這般國色。入金屋之中。朝夕禮拜。巫娘笑道。折殺奴家。遂自回身進房去了。國卿心火按納不住。道。看他意思。像個肯的。不免放大了膽。（色膽如天）進房裡去看他怎麼。巫娘正走出門。國卿捱身進去。兩下裡撞了一個滿懷。國卿隨勢摟住不放。巫娘道。不宜如此。快放手。國卿便抱放床上。用起強來。巫娘只得半推半就。成了鳳友鸞交。十分恩愛。巫娘說。我定要嫁你。國卿說。一定要娶你。足足將午。二人方罷。巫娘廚下炊煮。花生恰好又到。扣門。國卿忙開。道。買了幾柄時扇。兩件玉器。一條眞虎丘細蓆。一把時壺。擺上許多於桌上。王年說。大相公午後好去了。國卿說。我今日身子倦了。過日且看。兩人坐下。又吃酒作樂。花生笑曰。可曾妥當了麼。國卿搖頭。花生道。要立誓了。國卿道。神祇那管這般小事。花生笑曰。你實對我說。我今晚讓你二人快活一夜。你若哄我。我只不睡着。看你怎好過去。國卿罵道。小刮毒。望你周全。兩

人傳杯弄盞。花生假意裝醉。先去床上睡了。王年阿定俱下了船。國卿一留(溜)風。竟到巫娘床上睡着。巫娘道。你且在那邊去睡。我掩門等你。恐兄弟知道。不像意思。國卿不聽他說。竟脫衣睡了。巫娘無奈。只得上床就寢。一時間雲雨起來。津津聲響。花生聽見。那物直矗起來。不免勞五姑娘一齊動手。這一番。國卿無限歡娛。想着。老父做得好夢。被我得了雙美。中與不中回來。一定娶他爲妻。到次早抽身。船家催逼起身。國卿再三不許。又與他五錢船銀。要過了十五。到虎丘耍子。次日方行。船上人沒奈何。等到十五巳牌時分。一時大雨傾盆。至晚越大得緊了。正是。

萬事不如杯在手。　人生幾見月當頭。

且(將)遊虎丘的酒餚。擺在家中吃了。王年見雨大。同阿定先到船中安歇。花生閉上大門。接了姐姐。三人共席。巫娘也就出來同坐。三人

歡樂無窮。欣然有趣。就於席上調情。互相謔笑說。止今晚與令姐歡聚。明朝止好我與你在船裡盤桓。到夜儘力歡娛。盡情舞弄。十六清晨。早又大晴了。王年起船發了行李。國卿與巫娘輕輕話別。只見巫娘叫肚痛得緊。雙手按住肚腹。簇(蹙)着眉尖。哼哼的叫個不住。大家別了巫娘下船去了。花生又拿了笛兒吹吹唱唱。喜喜歡歡。一路兒去了。這日行了三十餘里路。只見後邊岸上有個漢子趕來。口中叫道。夢二舍。慢慢的去。夢花生聽見。倚定艙門看道。呀。計老伯。趕來何事。⑫那老計道。不好了。你那姐肚痛得緊。要死。要我特來趕你。快⑬轉到家裡。花生聽說。道。家姐臨危。不得不去。我回家一看不妨。我即趕來陪你。如有長短。過了首七出殯安葬後。逕至承恩寺相會⑭便了。國卿道。一同轉去。如何。花生道。功名大事。那有回頭之理。你放心前去。決來便了。梢公擺了船。花生跳上岸。與國卿作別。兀自眼睜睜的不忍相別。國卿站在船

頭上。反顧夢花生。十步九回。兩下直待不見踪影。方纔下船。國卿呆呆而想。又喜又苦。喜的是寂然得了雙艷。苦的是巫娘不知生死。花生又不在面前。把花生笛兒在口邊吹了又吹。那裡吹得響。去上床睡了。又夢見與巫娘嬉笑。醒來又是一夢。到二十。方到南京。在承恩寺裡租了一間僧房住下。山門首貼一張紅紙。上寫着。浙紹王寓本寺西房。如夢花生來。逕進。次日。國卿到國子監。打聽舊例。又請了承應到戶部查照舊規。一應端正。次早上納。把皮箱擡到主人家。將鑰匙開了箱子。把天平擺在面前。國卿取出一封五十兩的銀子。拆開一看。竟是一封鵝卵石。一齊大驚道。奇了。連忙又拆一封。也是鵝卵石。國卿驚得臉上鐵青。一連拆到底。都是石頭。主人家收了天平。王年道。我莫非起身匆忙。差拿來了。國卿道。豈有此理。阿定說。莫非是夢家裡⑮暗地換了。國卿想道。他是好好一個人家。怎生會幹這般的事。只得別了回寓。王年又說。

夢家事有可疑。那日他姐姐明明好的。一時間便肚疼起來。又着人趕了夢小官回去。大分是他弄⑯手脚了。國卿想了一會。道。這也有因。他故意設的圈套。如今趁早趕回未遲。王年說。若果是他。此時不知在那裡去躲了。他等你來拿他不成。國卿道。如今怎麼好回去。見父母不得。不如死休。王年道。相公差矣。你是個好秀才。有期望的。況撞着強盜的。也有千千萬萬。國卿道。如今他們又不是強盜。王年大笑起來。相公你又差了。定要持刀弄斧。放火殺人的。纔是強盜。他比惡的略略善些兒。要銀子心腸。與強盜是一般兒的。這是美人計。被他作⑰弄。還笑是個歡喜破財。如今納不成監。文書還在。只要到杭州見提學。動一張被盜失銀呈子。備准附學。連忙趕回補考。若得遺才。錄得一名科舉。中了。回家見老主人直言其事。不中。只說在南京應試下第回的。有何大事。便要輕生。國卿深感其言。遂送了些房金。到水西門下了船隻。一逕回來。

到了蘇州。先着王年訪問夢家消息。王年問了眞信。下船回復主人。他道。日前這間房子。是一個姓巫的私窠子。正月間租了移來住的。他兄弟叫巫二官。原在南京做吹唱的。十六晚間搬移別處去了。王國卿嘆道。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阿定說。假意叫做夢花生。我家老相公倒前日夢草生哩。國卿道。是也。想這六百兩銀子該是他的。父親夢見宜男草。誰知倒被夢花生騙了去。只是關聖帝君也這般幫襯着他。王年道。不要說六百兩銀子。便是六個銅錢。也是定數。行又數日。又到了北新關上。王年還了船錢。叫上一乘轎子。把鋪陳擱在轎上。空皮箱阿定拿了。王年挑了些須行李。一直擡到道前。租了一間樓房寓下。紹興府考遺才。又考過了。好生煩悶。幸喜王年身邊盤費尙自充豫。(裕)捱到八月初頭。宗師下了演武

場。大收十一府生員。至期面稟其事。方得收考。初七日黃昏。方纔出案。不意錄得一名。連晚買了卷子。往布政司納了。一直尋往貢院。東橋河下小寓安歇。忙忙打疊進場。三場文字。頗皆稱意。至八月廿九日。方纔開榜。一連跑過了許多報人。國卿不見響動。十分煩惱。只見一聲報響。道。紹興王國卿相公中了舉人。榜上中在八十一名。王年去看了榜文。歡歡喜喜來說道。中了中了。八十一名。主人家各皆歡喜。國卿往貢院訪問房師名姓。披紅簪花。遊街赴宴。忙忙不題。且說報子飛馬跑到紹興。到王家開鑼放炮。王尚禮只說是南京報子。滿心歡喜。不期掛出紅紙上寫。貴府相公王高中浙江第八十一名。王尚禮不信。道。胡說。我小兒是監生。在南京應試。這班走空的光棍。敢是賺我麼。那些報子一齊說將起來。只見取出刊的題名錄來。上邊寫得明明白白的。第八十一名。王國卿。紹興府山陰縣。附學生。習易經。還在半疑半信之間。只得安

排酒飯。請着報人。一面着人到杭州打聽去了。王國卿恐父母懷疑。着王年急歸報與。再來伏侍。王年到了家中。見了老主人。備言其事。王尙禮一聞。憂中變喜。即時又打發兩個家人。拿了幾十兩銀子。同王年到杭州去了。國卿在省城忙了一個月。方得回家。拜了父母諸親百眷。上墳祭祖。擇日齋沐。詣關帝廟焚香拜謝。那日籤詩。欲識生前君大數。前三三與後三三。方信三三見九。九九八十一。果然中了詩數。其神靈應如此。有一豪門。送年庚。情願續絃。王尙禮聘而未娶。待春試之後。再娶未遲。一到仲冬。國卿上京春試。尙禮交付千金曰。我兒。這次船中再不可搭人了。父子大笑。春闈高捷。每於小唱中尋覓夢花生。竟無跡踪。王國卿常常靜裡思之。不覺呵呵大笑。隨筆而書曰。

雪白花銀足六百。　前後算來十二日。

一夜用銀五十金。　幸爾饒得一管笛。

總評⑱

一笛橫吹。王子寂然思鳳。數聲嘹亮。平⑲生豈是無心。媚人花關。故放嬌花勾引蝶。頓開金鎖。偷移白鏹石名鵝。一時腹痛。效西子之捧心。百里追回。轉嗣⑳宗之快步。移宮換羽。俏麗寃家。懊恨南宮罷想。王尙父夢兆無靈。還歸浙榜登科。關帝君籤詩有准。偶錄此回。後人可鑒。

校記

❶「衡」原作「衝」，據《歡喜奇觀》改。

❷「宜男草」原作「宜草男」，據文義改。

❸「關」原作「開」，據《歡喜奇觀》改。

❹「秉」原作「乘」，據《歡喜奇觀》改。

❺「明星拱北」原作「明見俊北」，據《歡喜奇觀》改。

❻「德」原作「得」，據《歡喜奇觀》改。

❼「花生」原作「生花」，據上下文改。

❽「喜」原作「官」，據《歡喜奇觀》改。

❾「湊」原作「轃」，據《歡喜奇觀》改。

❿「捨」原作「合」，據《歡喜奇觀》改。

⓫「誚」原作「哨」，據《歡喜奇觀》改。

⓬「趕來何事」原作「舍虜能調」，據《歡喜奇觀》改。

⓭「快」原作「虜」，據《歡喜奇觀》改。

⓮「會」原作「舍」，據《歡喜奇觀》改。

⓯「裡」原作「俚」，據《歡喜奇觀》改。

⑯「弄」原作「美」，據《歡喜奇觀》改。

⑰「作」原作「還」，據《歡喜奇觀》改。

⑱「總評」二字原無，據《歡喜奇觀》加。

⑲「平」原作「評」，據《歡喜奇觀》改。

⑳「嗣」原作「戴」，據《歡喜奇觀》改。

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設鴛鴦計

賣花聲

今日北池遊。漾漾輕舟。波光瀲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　好妓好歌喉。不醉無休。勸君滿滿罄金甌。縱使花前常病酒。也是風流。

一枝梅乃梁上君子的綽號。大凡到人家偷了物件。就於失主壁上畫一枝梅花而去。其失主曉得盜者是一枝梅。總呈告捕廳。無能捉獲。以下偷兒俱敬服他一點直氣。再不累及諸人。就是應捕也皆讚嘆他的。一日。又去盜了現任副使衙中。金銀首飾。細軟珠寶。約值千金。竟於臥房壁上畫了一枝梅花去了。副使衙中次日起來。失了千金物件。見畫一枝梅於房內。着令手下忙請府縣都到私衙議事。說起一枝梅偷盜。

罪不容誅。乞貴府貴縣嚴比捕人。限三日內解道府。縣官聞知失盜。俱各不安。回到衙門。把一班應捕一概廿板。限三日之內捉獲一枝梅。如怠緩。重責五十。決不姑免。衆應捕一齊慌了。道。怕沒別處搜尋。怎倒在老虎口裡奪食。如今大家分頭尋覓。却尋到第三日。那裡有。只見一枝梅立在府前道。小弟恐累哥們今日受責。我今出頭。等你們請功。我若坐在牢裡之時。說過夜間要放我出來。此道如若不依我說。後邊不來搭救你們。大家一齊說。依你依你。一枝梅把捕人先見知縣。知縣轉送於府。府主即時解道。副使一見賊人解到。咬牙恨道。大膽奴才。快快還我贓來。他說。老爺在上。物件都在。小人是一枝梅徒弟。那日老爺衙中失的。果是師父偷去。他道。爲官的貪贓壞法。淩虐小民。剝民脂膏。充爲己用。故此偷去。仍散與貧窮之輩。若論一枝梅手段。神仙也捉他不住。他能劍術傷人。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如今老爺再試他。少不得幾日

之間。還到老爺衙中來也。副使見說。倒吃一驚。世間有這般狠賊。把他且監在牢裡。待捉了一枝梅。一總處死。應捕帶了出來。一齊怨暢道。承你好情。出來自認。怎生到官。又說這般大話。一枝梅道。我今日出來。是救你們的打。我說謊。是救我身的打。應捕道。他如今又要尋一枝梅。那裡還有。賊曰。不妨。我今日進監去坐。三日後。晚間放我出來。我自出脫你們也。應捕們一齊買酒請他吃了。一到監裡。牢頭俱各請他。道。好漢好漢。到三日後。牢頭悄悄放他出來。他走出縣前。一逕去了。一虎跳。打進副使衙中。戴一鬍鬚。頭戴九華巾。腰間插一把利劍。把副使臥房內殘燈挑起。將壁上畫了一枝梅花。又往縣裡牢中去了。副使親眼看見。聽見前日說一枝梅能取人首級。故不敢聲張。反驚得魂不附體。次日出堂。即差人往縣監裡取出小賊。道。你果然不說謊。昨夜親見一枝梅是一鬍子。一物不取。仍畫一枝梅花去了。據你說。他本事高強。你的手

段如何。那賊道。老爺在上。自古強將手裡沒弱兵。今老爺試取便了。副使分付取一把酒壺來。只見一個門子取了一把無蓋一枝瓶的酒壺。副使就於上面畫了幾個花押。道。今晚將此壺放我臥房桌上。你盜得到手。明日放你。賊曰。乞老爺令人押起。方好爲之。就着四個應捕押起他。帶了出衙。又去吃酒。應捕笑曰。你眞眞會弄手脚。今晚之事。怎生爲之。一枝梅道。你管我做甚。吃酒散了。應捕放他自己行爲。到了三更時分。預先辦下豬尿胞一個。空節竹竿一枝。帶在身邊。悄悄上屋。揭起天窗一看。見那把酒壺擺在桌上。他把尿胞縛於竹竿頭上。搠在壺瓶肚裡。將口布住竹竿吹下氣去。那尿胞漲得漫大。將壺輕輕提起。取了下屋。副使一看。壺已不見。四壁端然不動。心下稱奇道。此賊只宜善釋。若是加刑。一時懷恨性命難保。坐下早堂。只見應捕帶了偷壺之賊。當堂送上壺瓶。花押一些不動。道。好手段。好手段。放你前去。以後不許在我

地方攪擾。如下次拿住。決不姑恕。一枝梅磕了一個頭。竟出來了。一衆應捕大笑。竟扯了他往酒肆中吃酒去了。酒席中間。應捕道。我的賊爺爺。以後依老爺分付。別處尋些❶生意罷。一枝梅道。我如今往別處尋些勾當。再不來累你們了。正是。

海濶從魚躍。　天空任鳥飛。

且說浙江湖州府長興縣。有一富家張朝相。他父親在日。因他是獨養兒子。不忍以嚴法加他讀書。長成十六歲。文理略略粗通。料難取進。欲要與他納監。有志未行。其年娶妻陸氏。夫妻二人正好快活。不期父母雙亡。丢了巨萬家財。與他夫妻享用。該下田地產業。皆一管家張才掌管。其內助全虧陸氏一力承當。張朝相其年已廿五歲了。尚無子嗣。每欲置妾生子。況陸氏青年多病。有心非一日矣。其年夏初之際。有一漢子領了十五六歲一個女子。到在門首。道。有一急事。將此女來賣。或當

亦可。門上報其原故。朝相與陸氏走出廳前。道。領進來看。那漢子領了女子進來。朝相夫妻擡頭一看。見那女子。

雲一綰。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　挑四顆。
腰一娜。小小金蓮步洛波。教人奈爾何。

朝相夫妻看罷。道。好一個女子。你要多少銀子。那漢道。此女就是兩個銀子也還增得些。只因在下一時間要急用。又沒個中人。只要銀十兩也罷。朝相道。也使得。你姓名家鄉。說與我聽。那漢道。在下姓梅。行一。去住無定踪。終日間吳頭楚尾。也是個四海爲家的人。這女子名喚端英。今年十六歲了。他祖籍松江華亭人氏。是我義妹。餘者不必問了。快取銀子與我去罷。陸氏向內取了一封銀子。交付丈夫。朝相道。梅君。銀子在此。你可收下。幾時來看你妹兒。梅一道。這也難期。看便道就來。叫聲。請了。往外就走。陸氏領了端英到房中。着他坐下。道。你姓甚麼。父親作

何生理。端英道。父親路布明(叨)中成化十六年庚子科舉人。曾在貴府歸安作教。因親母早故。娶了後母。連生兩個兄弟。父親得病故了。後母日逐淩併奴身。梅一兄目擊其毒。一時俠腸。欲帶奴到家。聞他家又有幾個惡少年。一言難盡。故此着奴奉侍郎君娘子度日而已。陸氏道。原來是好人家女兒。我當另眼相看。放心便了。朝相道。你女工針指可曉得麽。道。奴身自幼習學女工。至於翰墨書史也曾看來。陸氏道。旣會針指。在我房中做些女工便了。就有心要與丈夫爲妾。遂於房中後軒安床坐起。正是。

集唐

青鳥遙傳喜信來。　鬱葱佳氣滿蓬萊。
誰知簫史知音客。　悄得秦姬到鳳臺。

陸氏每每勸丈夫道。端英十分才貌。你何拘腐過甚。早生得一男。早一

年歡喜。朝相道。我的心裡說。你正在青年。自然有孕。何消忙得。陸氏道。你還在睡裡夢裡。每夜不見我身子是火炭熱的。況且月經前後無准。焉有孕來。看這般病症。多因是誤了。你還自做些主意方是。朝相見妻子說的都是眞話。便覺心中酸楚起來。也每每向後軒把端英挑逗。端英亦知其意。遂取花箋拂了寫道。

失翅青鸞似困雞。　遇隨孤鶴過湖西。
春風桃李空嗟怨。　秋月芙蓉強護持。
仙子自居蓬島境。　漁郎慢想武陵溪。
金鈴掛在花枝上。　未許流鶯聲亂啼。

寫罷。粘於壁上。陸氏進軒閒話。偶擡頭見了此詩。已知丈夫挑逗。未曾着手。出來見了朝相。道。你幾時曾與端英取笑來。朝相曰。何曾。陸氏笑曰。他題詩先已招成。你還要胡賴。朝相曰。詩意怎麼說。陸氏念了一遍。

道。已是肯的。只要你再遲遲。朝相曰。何以見之。陸氏說。漁郎謾（慢）想武陵溪。慢字明說了。未許流鶯聲亂啼。未字已明說了。朝相曰。他若不肯。詩句怎樣回。陸氏說。滯貨。他若不肯。題個漁郎休想。不許流鶯了。看你這般夯滯。只欠讀書。朝相道。我書雖未博。學已成章。奈何我命中無金紫之榮。讀他怎麼。豈不聞。

布衣空惹洛陽塵。頭白金章未在身。
命運不該朱紫貴。終歸林下❷作閒人。

陸氏道。你既不爲文。還須習武。豈可虛此一生。朝相笑道。這陣上殺伐之事。一發不願爲之。在家豐衣足食。肥馬輕裘。紫蟹黃雞。山餚海味。稱不得是個山中宰相。怎教我擔驚受怕。草宿露眠。白白送顆頭與人討賞。豈不聞。

頻年烽火八邊愁。裘馬平生非貴遊。

莫笑談兵向樽俎。　書生原不爲封侯。

陸氏笑道。豈不聞。男兒立大節。不武便爲文。朝相曰。豈不聞。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陸氏大笑道。我身子懶得不與你對了。隨你做些什麼。恰好季秋天氣。天香飄過。黄菊舒金。那後園裡萬樹芙蓉。有一種。一日白。次日淺紅。三日黄。四日深紅。此乃邛州木芙蓉也。又有一種。早間白色。晚作淡紅。名曰醉芙蓉。種種各異。不可勝數。即令置酒於後園亭上。請❸了妻房陸氏併端英。一齊往園中玩賞。

九月江南。觸處金風散錦。一時木落。滿林玉樹淡妝。牡丹未許稱王。蜀葵纔堪作使。朱唇得酒。薄暈生顏。翠袖捲紗。新紅襯肉。千堆錦繡。剪絨綠地春光。萬斛胭脂。瀉出銀河秋色。窺牆映沼。類桃李之無言。鑒月拒霜。化雁鴻之有信。上苑睡醒金埒。西湖香載蘭舟。薛媛井邊。漬堪作紙。楚臣江上。製不成

衣。二八傾城。下蔡女郎之笑。三千望幸。阿房宮女之心。但於秋水相鮮。不向春陽怨晚。綺羅隊列。追號國之宵遊。絲管風遒。宴吳王之春殿。折歸並蒂。插向淨瓶。採得孤芳。將遺遠道。閉户人憐臥病。涉江客費相思。若使出有壺觴。每置一秋醉賞。更得居無風雨。尚貪半夜同眠。

陸氏叫。端英。對此名花。正宜稱賞。你何鬱鬱不樂。莫非懷想雲間之意麼。端英道。妾聞花間墜淚。非韻人所爲。念想高情。實懷酸楚。朝相問曰。爲何一時這般悲苦。却爲何來。端英道。妾有一事。藏之久矣。欲言不言。實難啓齒。但人多耳目。又恐洩漏眞情。待靜夜相商。方無別慮。朝相見天已晚。分付收拾。大家齊出園門。到了臥房。秉起紅燭。陸氏遂屏去男女。自己拴了外門。夫妻二人着端英坐下。問他因着何事。至於淚流。幸勿隱諱。端英曰。妾實松江路布之女。實爲晚母日夜凌辱。一夜有賊入

房。隱藏已久。初來本心實欲偷竊。因母親是夜把妾十分毒打。一時此賊頓起不平。大喝一聲。把母親踢倒。竟飛挽賤妾而出。直至嘉興飯店安歇。妾問其因。他說。我本是有名竊盜一枝梅便是。昨晚實欲偷盜爾室。只因汝母將你毒打。即起一時不平之氣。帶汝前來。妾恐遭他淫汚。跽泣求歸。一枝梅笑曰。汝誤矣。我雖然爲盜。所得之物。實不自留。而有所得。隨濟貧苦人也。實有鋤強扶弱之心。今救你出來。不過一片熱腸。焉有他意哉。如懷此心。碎屍報汝。妾遂放心隨他。又到湖州。妾又言曰。承俠士救奴。終日朝燕暮楚。並無了期。怎得一安身之所方好。他道。爲爾思之久矣。我有同夥十二人。皆江湖好漢。俱在太湖。我若送你至彼。反又落在火坑中了。我一路上訪得長興張家。極其富麗。將你先賣他幾兩銀子。你在他家。觀其動用黃白之物藏於何所。待初冬我來。先通你消息。約在某日。要妾爲內應。如期開門。直入取物而歸。爲妾作粧資。

再配人家。妾自來見郎君主母。待妾如親生。妾之後母。待妾如奴婢。今蒙侍賞名花。當此隆恩。一時想着初來之意。怎忍爲之。淚出痛腸。不能遽[4]止耳。朝相夫妻見說。二人慌[5]了。道。賢妹如此。怎生是好。端英曰。郎君主母勿憂。奴寧捹死。以謝主人。決不忍爲妾而害恩主矣。一枝梅雖係綠林。實存赤膽。是日如來。郎君當盛開一席於後園。相敬如賓。待妾道及高情。郎君再奉白金三百與彼。決不相受。可保永無虞矣。陸氏道。賢妹之言是也。自古凶拳不打笑面。老虎何嘗吃伏肉。只須以禮待之。料然亦無事矣。朝相見妻子分剖。心下豁然。仍着端英床頭取酒。三人酌至雞鳴。各皆就寢。不覺光陰撚指。又是初冬。門上人傳說。端英姐家裡有人來了。朝相見說。忙至後軒。道。賢妹。梅君到了。端英連忙出來。道。郎君先出去迎他到此相見。張朝相整衣相迎。分賓主坐下。待茶已畢。延入後房。端英相見。一枝梅舉眼一觀。見端英依然處子。反生得白

胖了許多。端英開口便道。張家郎君早知梅伯是一江湖俠士。別後思慕想直至如今。聞初冬到來。終日兩夫妻藏酒鵠望。酒餚已製(置)後園矣。一枝梅聽罷。心下生疑。爲何他倒曉得我。就知我的本來面目。也不該如此恭敬。且看他怎生樣光景。只見朝相恭恭敬敬請到後園。端英隨後一同坐下。開口說道。蒙君救拔。此恩粉骨難報。不期張家郎君曾與先君在歸安學中。交厚的契友。一聞奴身是路布之女。便如親生一般看待。此二人恩。犬馬不忘也。故說起救拔高情。如救己女一般。故此恭候非一日矣。此一杯酒。待妾爲壽。竟自拿了酒杯。滿滿斟奉。雙膝跪下。一枝梅連忙亦跪道。妹妹原何行此禮。快快請起。端英跪着道。還求恩赦前情。全奴犬馬之心。一枝梅道。是了是了。再舉初心。天地不容。端英再拜而起。朝相便敬大杯。端英也頻頻而勸道。梅恩人若醉了。在此園亭上安歇。一枝梅道。再領三杯。吾當別也。張朝相苦苦相留。端

英十分強屈。一枝梅道。我業已許你保全了。今有一衆弟兄。在於東門外等我回音。若再擔待。彼必走來。反竟不便矣。朝相進內。忙取出白銀三百兩。一盤掇了。送與梅君。一枝梅道。這你的一團好意。我已儘知。不然一分也不受。但有夥計在彼。一時沒了盤纏。他便向盤中取了兩錠。放在袖中。又連吃了三碗。叫聲。請了。竟往外走。二人忙忙隨送。直至大門外。一溜風去了。陸氏初聞一枝梅報說來了。便抖倒在床。起來不得。端英與朝相走到床邊。道。去了。可起來。陸氏道。起來不得了。便從這一日病重起來。醫人無效。卜問無靈。端英衣不解帶。日夜攙扶。猶如至親骨肉一般。難得好意。不期這病一日重如一日。初然發嗽。嗽久成啞。漸漸如燈盡油乾一般。寂然隱了。張朝相大哭起來。一門大小男女。無不痛哭。端英如喪考妣一般。累死累活的大哭。自古死者不可復生。哭之無益。張朝相未免治喪料理。出殯安葬。方纔完事。此時親友就來說合

親事。張朝相一力固辭。回道。尚無百日之期。安有重婚之理。一面着人打聽。華亭路家還有何人宗族。併端英曾有親事不曾。張才一逕往松江進發。到了華亭。進城訪問。指引在登科牌匾門樓內便是。張才遂問貼鄰。道。路舉人一個女兒。後妻生兩個兒子。後妻將女兒打罵不過。七月中。半夜裡走出一個好漢。把女兒搶去了。未知下落。如今二子已長成了。張才聽了實信。逕自回家。復了主人。張朝相道。我恐端英非是路布之女。或已受某家聘定過的。今根脚已清。便浼本宗長兄❻爲媒。竟選十二月廿七日黃道良辰。娶爲塡房。完成大事。端英已覺歡喜。至期雙雙燕爾。合巹于飛。有詩讚曰。

秦女新添五夜香。　宮花光映領巾長。
胸前帶得宜男草。　莫誤卿卿學太常。

又曰。

夙緣有喜晤今期。　鸞鳳喈喈戲綵幃。
惟願綢繆山海固。　雙飛雙宿共還啼。

至次年十月。端英分娩。生下一個兒子。朝相十分大喜。彌月之時。諸親歡慶。置酒相待。又過二年。又生一子。夫妻好生快活。後來端英到了三十歲。同了丈夫。帶二個兒子。往松江娘家而來。晚母還未曉得。二個兒弟竟不認得。及至說起前因。方知是女兒女婿。端英下拜。晚母甚是慚愧。又着二❼個外甥拜了外婆娘舅。一時間骨肉團圓。大排筵宴。一衆親鄰慶賀。席間說出一枝梅之事。俱道。此人乃崑崙手段。一人說。還可比着許虞侯的伎倆。又說。就是紫釵記黃衫豪這般爽快。又說。還像古押衙死裡求生的計較。有人說。他的女兒又不是死的。內中口快的說。若那夜不搶得去。少不得要打殺了。大家歡笑而散。張家夫妻住了十日。辭別歸家。二邊往來不絕。這回小說。特意翻案做的。一部全册正❽

有二十四家。前邊二十三回。俱是歡喜寃家。惟此一回。乃圓滿之筆。做了寃家歡喜。比如一枝梅盜了現任官的金銀。府縣官把捕人打了二十。限三日內定要。如沒有。還重責。那些應捕爲他打了。又尋不着。恨他家七世寃家。他三日後立在府前。等着捕人解官。衆人一見。如得珍寶。好生歡喜。後來解到道衙。副使失了千金。心中恨他如醋。恨不得食肉寢❾皮。豈不是個惡寃家。反被一枝梅把利害一言。道尊害怕。反不追究贓物。把賊放了。豈不歡喜。比如繼母前邊凌併。豈非寃家。今日重逢。好生歡喜。比如一枝梅戳端英一節。原爲蓄意劫掠。豈非寃家。至末後竟爲冰釋。反爲退盜。好生歡喜。如有世人兩相仇恨。做了一世寃家。到後來或因小事解怨釋結。亦是歡喜。今特借此一回小說。如幽谷生春之意。看傳者。當作如是觀。處世者。亦當作如是觀。

總批

一枝梅巧計穿窬。八路垂涎金帛。❿修（繼）母鞭笞。雄心奮激。效虞侯之竊章台。寄西氏而吞吳室。端英花間淚零。心中惻隱。巧釋綠林。金湯象室。是一奇女子耶。完成筆段巧矣。

校記

❶「些」原作「此」，據《歡喜奇觀》及下文改。

❷「下」原作「不」，據《歡喜奇觀》改。

❸「請」原作「讀」，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❹「遽」原作「劇」，據《歡喜奇觀》改。

❺「慌」原作「謊」，據《歡喜奇觀》改。

❻「兄」原作「是」，據《歡喜奇觀》改。

❼「二」原作「三」，據上文及《歡喜奇觀》改。

❽「正」原作「止」，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❾「寢」原作「湌」，據《歡喜奇觀》改。

❿「帛」原作「角」，據《歡喜奇觀》改。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歡喜冤家　二十四回／（明）西湖漁隱主人編.--
初版,--臺北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4］
冊；　公分.--(思無邪滙寶；10-11)
ISBN 957-8592-34-5（上冊：精裝）.--ISBN
957-8592-35-3（下冊：精裝）

857.44　　84005492

思無邪滙寶〔拾壹〕

歡喜冤家(下)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許瓊禧
校　　對／陳櫻瓊・李美黛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14 F
電　　話／(02) 7730868
傳　　眞／(02) 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　　版／1995年7月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35-3(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